



READERS

读者®

留言板 流量明星的垮塌 撞一出人间吵闹 她从海上来



ISSN 1005-1805



读者微信



读者微博

2021·21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746期 十一月上

PDF过刊杂志收藏购买微信: bfwz888888

PDF杂志购买微信



LY



龙源网APP
「名刊甄选」套餐会员



扫码下载APP



“ 只需一个APP 畅读上千种 名刊大刊 ”

【限时活动】订阅「龙源网」app“名刊甄选套餐”年会员，可专享**“第二年会费1元”**

【套餐介绍】套餐内囊括180+种热门杂志，你想读的，都在这里

详细杂志清单可扫描右侧二维码了解

【费用说明】首年会费198元/年，第二年1元，合计199元



扫码立即订阅

【您关心的】

- 1、如何参与活动：扫描上方活动二维码，输入手机号并付款199元即可
- 2、如何查询购买的套餐：用手机号码登录「龙源网」APP--我的--我的订购--我的套餐订购
- 3、本产品均为电子杂志，需手机端阅读，非纸质杂志



有疑问请咨询官方客服微信



◎草 予

勉人，需往高处领，前路越远，便会因无限可能而越发迷人；劝人，则要往宽处引，来日方长，世事难料，心宽，岁月便宽。也就是说，勉人得说岁月静好，百舸千帆，宜争流竞渡；劝人得说世事无常，没有时时处处都称心如意的，宜劝慰随遇而安。

半称心，并非妥协退让，而是事中尽力求索，事后随缘，不做过多要求。能否称心如意，往往只在一念之间。福可易祸，失可换得，人一豁达便觉岁月澄明，一偏执就会认为世界不怀好意。半称心，半如意，少得便喜，自然不会怨天尤人，也不至于为了一己之愿而慌不择路。

人生多半如此：快乐有时，如意一二，幸福少许。于是，才有对坐共饮的人，忙时要你停杯，“别急着饮，先放五斤心情，三两精神，一片冰心”。

(张秋伟摘自微信公众号“草予”)





READERS

读者

ISSN 1005-1805 | CN 62-1118/Z

主管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刘永升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宁恢

常务副社长 侯润章

副社长 副总编辑 张涛 王祎

潘萍 陈天竺

编辑部

执行主编 李霞 贾真

美术总监 刘全镭 李艳凌

责任编辑 贾真

编辑 南衡山 张妍

桑云婷

美术编辑 刘全镭

版权 尹莲 2130213

制版 祁国宏

电话 (0931) 2130196 / 2130198

经营部

主任 韩学斌 2130410

发行总监 雷洋 2130168

发行经理

王焱 2130171 夏玉柱 2130125

韩蕊 2130159 雷博 2130132

马国森 2130161

广告经理 伊宁 2130173

服务热线 4001005353

传真 (0931) 2130411

综合部

副主任 王丹 2130328

行政助理 樊又菲 2130425

孟钊 2130273

稿酬 叶丽琼 2130258

邮购 白熠峰 2130250

陈志明 2130329

目

2021年第21期 (总第746期)

专题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 16 故事以外的故事 张抗抗
50 和平年代的守护神 霹雳蓝

文苑

- 1 半称心 草予
4 留言板 西蒙·伍德
5 我的爱人像冰 爱德蒙·斯宾塞
6 此地已是我家乡 陈丹燕
9 绿色的星星 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
35 美腿小姐 詹姆斯·瑟伯
72 终身卧底 胡续冬

人物

- 10 撞一出人间吵闹 陈雪霁
42 许先生 路明
44 他，就是刘翔 张玮

杂谈

- 20 艰辛与成全 李会鑫
48 你有什么不知足的 李松蔚
53 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 马未都
59 摄影是怀旧的艺术 琥珀
67 二手时间 蒋曼

话题

- 32 流量明星的垮塌 李少威

人生

- 8 月光下的母亲 何君华
22 一个中国家庭的奇幻漂流 罗芊
38 她从海上来 吴晓乐
43 最后一次演唱会 鹏飞
56 姥姥和季羡林是同学 倪萍
60 艰难的酒事 毕飞宇

生活

- 14 另一种时间 星野道夫

半月刊 (十一月上)

录

生活

- | | | |
|----|------------------|--------|
| 25 | 醉蟹销魂 | 程 磊 |
| 26 | “挽救式”和“污染式”的人生故事 | 陈海贤 |
| 52 | 孤独之妙 | 丁小村 |
| 54 | 做刺猬还是当狐狸 | 罗振宇 |
| 68 | 发掘语言的魅力 | 李·科克雷尔 |

文明

- | | | |
|----|-------------|---------------|
| 28 | “一口锅”与国家机密 | 林欣浩 |
| 41 | 智慧之巅是德行 | 鲍鹏山 |
| 62 | 无欲则勇 | 清风慕竹 |
| 64 | 你偷偷搭乘飞船登陆月球 | 科迪·卡西迪 保罗·多赫蒂 |
| 66 | 奥丁的硬币 | 刘 按 |
| 69 | 什么是什么 | 流沙河 |
| 70 | 工坊里的“三重奏” | 魏 雪 |

悦读

- | | | |
|----|-------|------|
| 19 | 言论 | |
| 30 | 秋叶寄情 | 艾伦·肖 |
| 36 | 幽默与漫画 | |

意林

- | | | |
|----|-------|----------|
| 63 | 手段 | 安东尼·德·梅勒 |
| 63 | 幸福的方法 | 安吉拉·阿霍拉 |
| 63 | 答问皇上 | 月如钩 |

点滴

- | | | |
|----|-----------|--------------|
| 15 | 大孤寂 | 胡竹峰 |
| 18 | 在山谷中穿行 | 达芙妮·杜穆里埃 |
| 21 | 柔软的世界 | 慈 琪 |
| 24 | 安全脱险法 | 杰克·谢弗 马文·卡林斯 |
| 27 | 半字哲学 | 韩铁铮 |
| 49 | 快乐比任何学问都难 | 陈文茜 |
| 55 | 请您快来 | 吕叔春 |
| 61 | 淡出 | 袁哲生 |

封面

女孩与鸟 (摄影作品)

联系我们

电 话 (0931)2130258
传 真 (0931)2130422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信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 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读者大道568号

品牌发展部

主 任 温 彬 2130321
副 主 任 王玉柱 2130278

新媒体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4007631166
通联邮箱
duzhetianyuan@duzhe.com



读者微博



读者读书会



读者抖音



读者京东旗舰店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进入“订阅”频道,关注《读者》

印刷发行

印 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定 价 9元
广告发布登记号 6200000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上海市汇业(兰州)律师事务所
(0931) 4524528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数字形态出版的及语音版《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作者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100050,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 e-mail: wenzhuxie@126.com。



汤姆站在那里，盯着白板上的留言。他手里拿着湿抹布，在字迹上方停住了。突然，一种强烈的失落感攫住了他，令他无法摆脱。一条普通的留言何以变得如此重要？似乎他绝不应该把它擦掉。

汤姆：

别忘了回家时顺道买些鸡蛋和牛奶。

苏珊

这是她写给他的最后一条留言。

今天，汤姆埋葬了苏珊。按照他设想的那样，举行了私密的葬礼。他是一个不喜欢张扬的人。

留言板是苏珊想出的主意。1989年，他们刚结婚不久，汤姆从办公室顺手牵羊带回来一块小白板，把它挂在厨

留言板

●〔英〕西蒙·伍德

◎鞠薇译

房墙上的电话旁。但她从未像当初计划的那样，用它记录电话留言，而是写自己的留言。

装上白板的第二天晚上，汤姆发现了苏珊写给他的第一条留言。

汤姆：

我爱你。

苏珊亲

汤姆的胸中翻涌起一股爱意，几乎无法呼吸。他冲上楼，发现苏珊正在等他。

他怎么能抹掉苏珊最后的

留言？这个留言板代表了一种只有他们知道的交流方式，他们二人的私密语言。汤姆不会这么做，不会落下手中的抹布。他永远不会擦掉苏珊的最后一条留言，这将是她永久的纪念碑。

他把抹布扔了出去，它“啪”的一声落在水槽边。他得收拾一下房间了。在苏珊去世后的短短时间里，家里已经变得乱七八糟，真令人吃惊。如果她知道这地方被毁成这副模样，一定会不高兴的。汤姆开始打起精神——捡起扔在地上的东西，清理所有污秽。

他穿过房间，感觉一切都变了。阴冷、萎靡、陌生——这不是他的家。这里缺少孩子的欢声笑语，缺少活力与光明。

不是因为他们不能生育，或者负担不起。然而，他们就是没能有孩子。如果有一天他回家发现了这样的留言，这个世界将会多么完美。

汤姆：

我怀孕了！

苏珊

他想，这还是有可能的。他还年轻，可以再婚生子。但这意味着要找一个人，了解她，爱上她。目前，他无法想象会出现这种情况，他甚至无法想象如何熬过这一周。

别这样，汤姆！你不能这么想。

汤姆弯下腰，捡起掉在地上的白板记号笔。它是那种取下笔帽，笔芯会散发出刺鼻香味的笔。这种香味弥漫在空气中，久久无法消散。他摘下笔帽，深吸了一下。不知怎的，





这气味让人舒服，但同时也让人痛苦。在过去的10年里，他闻过多少次这种香味？他叹了口气。

汤姆迅速将笔帽盖上。他吸入太多这该死的气味，头刺痛了一下。如果不加小心，他会头痛的。汤姆恭恭敬敬地把笔放回白板上的笔槽里。

汤姆再次注视着苏珊的留言，想起他们在上面写的所有留言。如果他仔细看，可以看到许多留言的模糊痕迹，它们并没有被完全抹去。可擦除记号笔留下的痕迹并不可完全消除，白板的纯白色已被玷污，只有四个角落依然纯净如初。汤姆抚摸着污损的区域，希望能有魔力再现那些昔日的留言。

但是什么也没发生，汤姆的幻想被打破。其实那些留言并不总是充满爱意。结婚一年后，有关爱的信息越来越少，更多的是无聊的日常生活。许多都是以“别忘了……”或“我需要你……”开头，再后来甚至是“我是不是每次都得重复……”

时至今日，他几乎忘记了那些以“我真高兴你是我丈夫”开头，或者“你不来，我就没法做任何事”的留言。

近年来，留言板俨然成了一名教官，每当他走进厨房，它就会默默地对他发号施令。该死！这个留言板发出的更多的是责备和蔑视，而不是爱的讯息。那么，他为什么要让这个恶魔活着？即使在它“奄奄一息”时，也没什么好话，只是一条差他跑腿的留言。

“去你妈的！”汤姆咒骂着白板。

他气冲冲地来到水槽边，捡起刚才扔掉的抹布，拿到水龙头下，用冰冷的水冲洗，然后拧干。他要确保抹布足够湿，抹一下就能消除那条命令。

怀着复仇的念头，带着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汤姆走到白板前。有多少次，他留下一条充满爱意的留言，换来的却是侮辱；有多少次，他按照吩咐完成了工作，得到的却是责备；有多少次，留言里隐含着“讨厌”或“失败”的字眼。

“有多少次，苏珊？”汤姆怨恨地说。

汤姆抡起握着抹布的拳头，他已经读过最后一条可恶的留言了。他的拳头砸在留言板旁边的墙上，但差了一点。他真的做不到。

如果汤姆毁了那条留言，就是毁了自己。他安装留言板是出于爱，出于一个充满爱的要求。留言板的意义远远大于

它所记录的那些讨厌的信息。

“别忘了回家时顺道买些鸡蛋和牛奶。”这也许是一个蹩脚的墓志铭，但不应该被清除。汤姆用冰凉的抹布包住那只疼痛的手，泪水从脸上滚落下来。

“对不起。”他喃喃地说。

汤姆回到水槽边，他有一个煎锅要清洗。他将热水管对着煎锅“哗哗”地冲着，在不粘锅表面喷了大量洗洁精，心不在焉地望着花园，看也不看正在清洗的锅。

他的目光落在花园隐秘处新挖的土堆上，紧靠着后面的篱笆，今天早上，他将妻子埋在了那里——他根本没想用煎锅砸她，但她不该没完没了地埋怨他忘了买鸡蛋和牛奶。

汤姆检查了一下煎锅，以及顺着水槽滴落的血水，洗完煎锅，他要拖拖地板。她曾在留言板上留言：“别把厨房弄得乱七八糟。”

（陆静摘自《海外文摘》2021年第8期，李小光图）

我的爱人像冰

●〔英〕爱德蒙·斯宾塞

◎胡家峦 译

我的爱人像冰，我就像火
我的热望如此炽烈，为何
却无法融化她冰一样的
冷，

恳求越切，她越冷酷坚
硬？

又是为何，我过度的热切

不曾被她寒心的冷浇灭，
反而热汗腾腾愈烧愈烈，
熊熊火焰越发腾起跳跃？
可还有什么比这更神奇：
无所不化的火，烧硬了冰，
而那在酷寒中凝结的冰，
却能神奇地把烈火燃起？
温柔的心中这爱的力量，
竟能改变万物的走向。

（长夜深蓝摘自时代文艺出版社《外国经典诗歌选集》一书）



我父母带着八个大箱子和他们的三个孩子，来到上海火车站，听说是在三月的一个傍晚。

那时我三岁多，不记得具体的日期。但我记得，火车站候车室屋顶上的霓虹灯是红色的。

我指着它们对母亲说：“上海。”

母亲对父亲说：“这孩子认得字了。”

我父亲赞许地冲我笑了笑。

那天，父母带着我们和我们家的箱子来到五原路的院落里，那里有我们的家。我的小床是绿色的，床架子上有四只铜铃。

我们家三个孩子都认为自己是北方孩子，在灿烂的蓝天下生活，穿蓝色棉猴御寒，我们与这个终年多云的港口城市全无干系。可是日子也就这样在犹疑的认同中过去了。慢慢地，我们各自在上海成了家，从家里搬出去，而我们的父母始终住在原处，只是房子渐渐老去。原来漆了绿漆的木窗木门，如今大多数人家都换成了塑钢的。

别人偶尔问起我的家乡在哪里，我总是说，我生活在大都市里，我家门口从未有小河流过，也没有一棵歪脖子老槐树，因此，我是有家无

乡。

在春天，玉兰花映着满树的花影，茶花落了满地红英，粉色的吉野樱安静精致，却在微风里千朵万朵飘落下来，奔赴凋零。一路看着街上的花，想到的是将我一手带大，又照

此地已是我家乡

●陈丹燕

顾我孩子长大的姑妈中风了，去世了。如今，我无论到了哪里，也找不到那个穿天蓝色大襟衣服的九十六岁的白发苍苍的矮小老太太。

她中风的那天，我去医院时，看到的是满树桃花和玉

兰。她出院那天，八重樱沉甸甸地荡漾在枝丫上。她再入院的那天，玉兰树的花都落尽了，满树新绿。她病危的那天深夜，街上飘荡着淡蓝色的夜雾，还有含笑花清爽的香味。在我更小的时候，上海满城萧索，年年春天都没有花。但是生活并未亏欠我，我得到的最大补偿就是，我从小都跟姑妈睡在一张大床上，直到长大出嫁。

一年以后，春天到来以前，父亲以九十二岁的高龄去世。我从不怀疑自己是父亲最疼爱的孩子，在父亲的葬礼上，我心里只有一个词：唇亡齿寒。

我开始频繁地回家探望母亲。上海的冬天总是下雨，天气阴冷，这个冬天，我身体里也一直是黯淡的、浮肿的。直到有一天，春天突然到来，好像一只肮脏的玻璃瓶突然被摔碎了一样，到处都是闪闪发光的碎玻璃。

我在回家的路上。

在我家门口，有一棵高大的雪松遮住了蓝天。它站在墙角的花坛里，那个早已失修又萧条的花坛，冬青树丛里世代都住着野猫。

春天那湿润的，一团和气的微风经过松树的枝丫扑在我脸





上。它让我突然想到自己的少年时代，在春天的傍晚，沿着华亭路走到东湖路，去我最要好的朋友家聊天，或者一起拉手风琴。中学时代，我学手风琴，她也学手风琴。我还记得那种宁静的、凉爽的、沉甸甸的春风如何掀起耳朵两边的细碎头发，它们从不会长长，只软软地倒伏在面颊旁。如今，我和少年时代的手风琴伙伴，已经做了半生的知己，我们的孩子也都成人了。

路过雪松墨绿色枝丫的那几分钟里，我路过了自己的整个青少年时代。

在这座我小时候常感陌生的城市，现在处处能找到丢失了的过去。往事是那么具体却又虚幻，它们在时间的深处，不可触摸却又毫不褪色，继续缠绕。我从未想过此地就是自己的家乡，即使没有小河与老槐树，那都市中的几条街道，几棵老树，几个春夜，也是家乡。

第一次从德国回来，我特地带了满满一箱子东西，里面有调料、巧克力，甚至一个蛋糕。箱子太重，出租车司机拒绝帮我搬箱子。

我站在楼下，一遍遍高喊我丈夫的名字。然后，我听到孩子兴奋地大叫：“我妈妈回来啦！”

我孩子才三岁，正是当年我到达上海的那个年纪。她得站在马桶盖上，才能攀上面向院子的狭长窗台。在上海多云的天空下，她从北窗露出小半个脑袋和一根歪歪斜斜的小辫子。“妈妈啊！妈妈啊！”她一

声接一声地叫着，赞叹我们重逢了。

如今，她已经是一个终日忙碌的设计师，生活在万里之遥的地方。而我也自那年起，开始了在欧洲各地断断续续的旅行。如今已经二十八年了。那真是漫长的、看不见尽头的旅行。只是每次的回程机票目的地都是上海，每次都回家。

父母家的八只箱子早已被我收入自己家的客厅。那些箱子有它们各自的名字，蓝箱子、牛皮箱子、大黑箱子、铁皮箱子……父母当年就是这样一一称呼它们的。当年迁徙时，父亲将白纸贴在箱子拎把旁边，给那些箱子编了号，还是用毛笔写的，陈七、陈十。那几张白纸都还贴得好好的，只是泛了黄。最小一只皮箱是我祖父的，现在，那里面收着祖父的一只铁皮烟丝盒子，以及姑妈钩帽子的铁钩针。

箱子上放着我家最后一张合家欢，爸爸坐在轮椅上，大哥满头白发，小哥哥看上去很帅，但实际上他肺上的癌细胞已经发动，可我们都不知道，只是忙着与爸爸惜别。那张照片是2011年春天拍的，我们家四代同堂，丁香花园的草坪青翠一团。这是我们家从命运手中偷来的最后一个完满的春天。而对我家最小的孩子李翼来说，却是与他爸爸家的长辈们第一次见面。这个孩子2010年像我一样出生在北京，像我爸爸小时候一样姓李，像我姑妈一样属虎，像我们家所有的人一样，籍贯广西平乐。

清明时节，我们带着鲜花去祭扫。在郊区，我们兄妹买下一块墓地，地里有棵罗汉松，它遮盖着土地。还有一块大石，刻着我家的来历。父亲与姑妈在这里归入大地，然后是我二哥。他们的骨灰滋养着这棵松树。我家的人都知道，以后我们也会来到这棵松下，与他们团圆。有一块家庭墓地的感觉是奇异而安稳的。

他们现在都在土里，围绕着那棵松树。石碑上嵌着他们的照片，比起我们家最后一张合家欢，他们在石碑上的照片里笑得很疑惑，那是一种迷了路的样子。他们的名字下方刻着他们这一生简短的历史。他们出生在不同的城市，却都卒于上海。他们是此地的永久居民，因此，此地已经是我的家乡。

放下橙子、苹果，撒上新鲜的花瓣，点燃线香：“你们在这里过得还好吗？”

心里却想，也许他们在地下也很想念我们吧，所以那棵罗汉松才会那样苍翠。

用手掌按在那覆盖了我至亲的泥土上，被春日晒暖的泥土，让人想起最后握着他们的手时，留在自己掌心里的体温。大概这就是家乡的泥土。远走天涯的人，用小玻璃瓶装起一撮泥土，挂在脖子上。要是在异乡水土不服，就挖出一小块泥土，用开水冲了喝下去。听说这个土法子治好了不少人过敏的身体。

（荣 麦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陈丹燕的上海》一书，王 赟图）



月光下的母亲

●何君华

我跟陈老师讲，我母亲病了，我要回去看她。陈老师同意了。

陈老师不可能不同意。因为现在已是下午5点，我在县中学寄宿，我家离学校有30多里。这个时候来请假，想必我母亲病得很重。

我不是一个好孩子，我撒了谎。我母亲根本没病，我是饿了，或者说是馋了。学校食堂的饭太难吃了，天天吃咸菜，顿顿吃腌萝卜，我都吃腻了，我要回去吃一碗我母亲做的鸡蛋手擀面。

的鸡蛋手擀面。

我最爱吃母亲做的鸡蛋手擀面了。我们学校只有在每月月底两天放假，其他时间学生都在学校寄宿。每个月上学的那天清晨，母亲都会为我做一碗鸡蛋手擀面。上学太没意思了，如果不是这碗鸡蛋手擀面，我想我一天学也不愿上。

我坐最后一趟班车到镇上，镇上已经没有机动车的影子，我只好徒步回家。

天上的月亮真大，地上一个行人也没有。我走啊走，肚子饿得发慌，心里只盼着早点吃到母亲做的鸡蛋手擀面，步伐便愈来愈快。

走到四流山时，我借着月光看见我们村打谷场上有一个人影。那人正奋力地在木桶上抽打着成垛的麦子。

那时，我们那里还没有脱粒机这样的农用机械，即便有也没人用得起，家家户户都是这样手工脱粒。这种脱粒方式速度慢、效率低，要赶在入秋时将全部的谷子脱粒归仓，实在是一项顶耗时费力的大工程，但即便如此，也从来没听说过有人连夜赶着脱粒的。

我在心里嘀咕，是谁这么晚还在干活儿呢，心下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我加快步伐走到家门口，赶紧用手

摸门。我的手摸到了一把铁锁。我知道，打谷场上的人不是别人。

我哭了。

还能是谁呢？别人家都是夫妻二人一起赶工，我父亲在浙江打工，家里家外的活儿只有母亲一个人干，除了她还能是谁呢？

我哭了，号啕大哭。

母亲做的鸡蛋手擀面好吃，她自己却从来舍不得吃一碗。母亲就这样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还要没日没夜地干活供我上学……等哭完，我没拿钥匙开门，也没去打谷场喊母亲，而是扭头往学校的方向走去，鸡蛋手擀面也被我全然抛到脑后。

我知道路上肯定没有车了，只能徒步回学校，就算这样，我也决计不回头。

茫茫月光下，乡村公路上阒寂无人，我一个人赶夜路，却没有感到一丝害怕。我徒步30多里路回到学校时，天已经大亮。

陈老师关切地问我母亲的病怎样了，我说我母亲没病，是我病了。说着，我的眼泪又不





绿色的星星

◎ [俄] 维克托·阿斯塔耶夫
◎ 陈淑贤 张大本 译

我和朋友漫步在丘索瓦亚河支流科伊瓦河畔。森林仍然郁郁葱葱，两岸仍然覆盖着苔草，岸边湖泊里睡莲的绿色卵形叶子仍然没有遮满湖面，蜘蛛网的细丝仍然悬挂在空中。转眼间下起了雪。

透过无声的雪幕，世界显得那么畏怯，绿色的反光不停地闪烁、闪烁。而在前方，在伫立不动的白色王国里有众多的火光眨着眼睛。我们走近一看，原来是一棵披上红装的花楸树。花楸树生来怯声怯气，它比其他的树木更早地预感到即将降雪，便急忙把自己染成了秋天的颜色。深红色的羽状叶从树上凋落，沙沙

作响，声音哀婉凄凉，它们落在洁白但不耀眼的雪地上，感到孤独，充满忧伤。还不到寒冷的季节，白雪还没有泛出银光。

此刻，雪下得稀稀落落，愈来愈多的绿色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终于看到了森林和天宇。那是彤云贯空的天幕，乌云间的缝隙里露出了几块淡素的蓝天。河两岸是圣洁的雪，因此河水显得暗淡、阴森可怖。岩石也不像夏天时那样在河面上映出倒影。

一大群一大群的水鸭在河面超低空飞行，落在光秃秃的鹅卵石上，把头藏在翅膀底下。

雪在融化。山丘裸露出本来的颜色。白桦树的绿叶上、冷杉树柔软的枝梢上有大颗大颗的水珠频频滴下。森林里风声簌簌，树枝折断发出阵阵咔嚓声。

这是什么？我们眼前出现许多大颗大颗的绿色星星！只有在森林里，只有在降下初雪后，才有可能看到这样的星星。这样的星星，像神话传说中的蕨类植物的星状叶片，在酷寒季节的玻璃窗

上也能够看到。只不过窗上的星星形体很小，而且是白色的，在这里，却是硕大的绿色星星。

蕨一束束、一团团地蔓生、匍匐，沉甸甸的雪片压在蕨类植物的叶子上，叶子线条清晰，贴到地面。蕨的巨大齿状星星叶片神秘地、童话般地舒展、蔓延。在童年时我曾经听别人说，如果谁找到星状的蕨，并摘下来拿在手上，谁就会变成隐身人。现在，凝视着这颗有魔力的星星，我开始相信这个传说。我相信一切与森林有关的传说。

（晓晓竹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树号》一书，刘璇图）

争气地落下来，怎么也止不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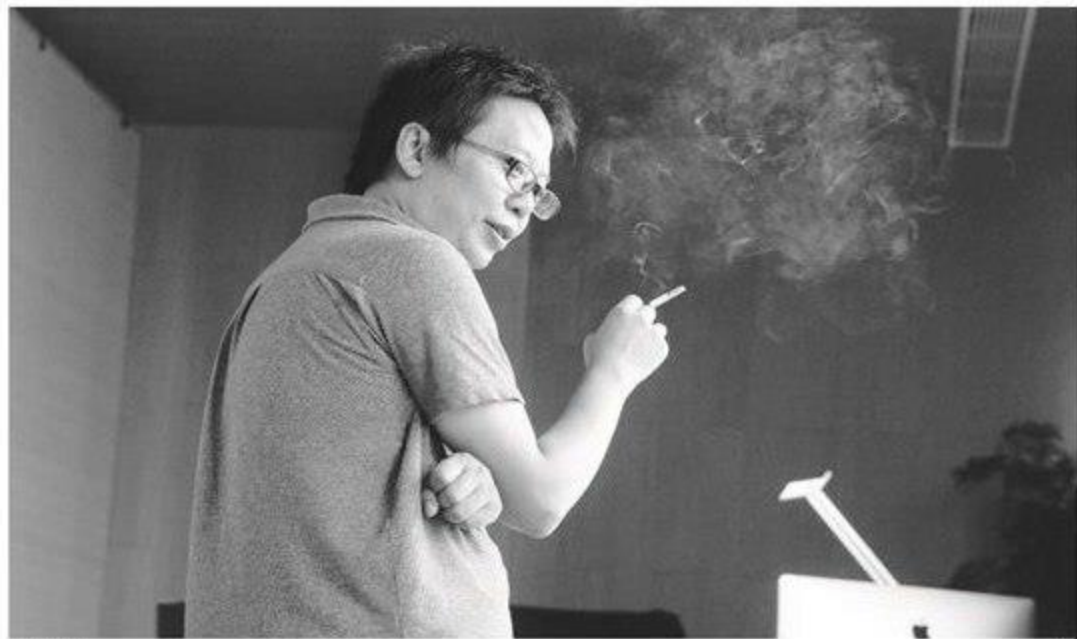
陈老师不明所以地看着我，想问我为什么哭，但似乎很快明白了什么。他终于没开口，只是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知道，我该收起自己的娇贵病，也该认真学习了。

从昨晚到今晨一粒米没进，但我一点儿也不觉得饿，我径直向教室走去。

我以前只知道有人冒着毒辣的阳光干活儿；那一晚，我知道，也有人顶着月光干活儿。

（秋凌之摘自《中国青年报》，张伯涛图）



胡续冬

撞一出人间吵闹

◎陈雪霁

返回火星

2021年8月23日凌晨3点21分，著名诗人王家新发布微信朋友圈：“夜里近两点得知确切消息，不敢相信也不能接受，胡续冬丢下他的家人和爱女、他的朋友和学生、他的诗和译稿，还有他的笑声，突然就走了！”

像一颗炸弹，在每一个与他有关的圈层轰出巨响。人们被这消息猛撞，久久回不了神。

胡续冬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任教，同时担任北京大学巴西文化中心副主任。他在巴西文化中心的办公室，对他的学生而言，宛如乐园。学生们喊他“胡子老师”，他们与他分享书籍、零食，还有拉美特产马黛茶。

胡续冬曾在内心深处害怕教师这个职业。因为总上同一

门课，会让人突然意识到人生陷入同样的循环，所以每次重上诗歌课程，他都会在讲授内容中刻意更换一些诗人。面对每一届新的学生，听见他们的讨论，听着他们“或笨拙或狡黠的嗓音”，胡续冬就会跳出循环，飞出地球。

他在为课程诗集所作的序言里写道：“到火星上去读更奇怪的诗。难道不是吗？星期二，西班牙语是Martes，词源就是火星。每周二下午，我们都在火星读诗。”

“每周二上火星”，已经成为北大西语系学生的传统项目。在这位“宇航员”的带领下，学生们在诗里见识了世界上不同语种、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诗人，从火星上俯瞰整个人类的文明世界。

胡续冬为人风趣，语言犀利。安静时，他会坐在一旁读书；热闹时，他会跟别人聊

天、争论，他的嗓门儿很大，表达中带着充沛的情感。截然相反的两种力量在他身上碰撞，展现出一种强大的张力，这种张力奇异地指向一处——使他人快乐。

如今，指针转动又归零。像从火星来的人，撞到地球，玩了一圈，又回到那个读诗的世界。

胡闹

17岁以前，生于重庆合川的胡续冬因父亲随军队调动而多次迁居，随后一直生活在湖北十堰。那时他的名字还是胡旭东。后来，他说自己喜欢冬天，希望冬天永远延续下去，便改名续冬。

胡续冬喜欢冬天，但他非常怕冷。因为体型偏瘦，天一凉，他的衣服加得比谁都快。“细瘦的天线腿在风中颤颤巍巍地呼唤着天底下最美好的事物——秋裤。”

大家都习惯叫他“胡子”。这外号听上去给人一种粗犷又憨厚的印象，却与他的外貌不甚相符。胡续冬很瘦，眼睛很大，作家巫昂形容他，“有一种又南美又四川的奇特模样”。

他的身上总有一种矛盾。一正一反，两种极端，彼此对冲，相互角力，在躯体内胡闹。在这一矛盾的作用力下，他也到世界上胡闹。

这种胡闹从他年少时开始。

在十堰这座小城里，因为口拙、木讷、不善沟通交际，胡续冬一路胡闹着度过青春



期，以此释放不断膨胀的生命力。到了北大，胡续冬留着长发，扎着小辫子，在楼道里乱窜，在草坪上唱歌，同学评价他“就像个不良少年”。

有一次在草坪上唱歌，他反反复复唱同一句歌词，罗大佑的“就这么飘来飘去，飘来飘去，就这么飘来飘去”，没完没了，旁边的同学不堪其扰，双方发生口角和争斗。冲突中，胡续冬仓皇逃窜，爬上了一棵树。

在与胡续冬同一时期入学的周濂看来：“这很诗人。”

在北大，胡续冬开始正式接触诗歌。他大量阅读了海子、骆一禾、臧棣、西川的作品，与冷霜等人加入五四文学社。文艺对上生猛，撞出新的生命轨道，一切开始改变。他开始提笔写诗，而后声名斐然。

1993年春天，海子的祭日，胡续冬参加了五四文学社举办的未名湖诗会，诗会取得巨大成功。会后，大家到胡续冬的宿舍彻夜喝酒，喝到尽兴之时，放声狂歌，同学吴飞评价：“那歌声是声嘶力竭、非常难听的，胡续冬的声音尤其如此。”

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大家就会搞这样的长夜聚饮。胡续冬的宿舍，就是大家聚会的基地。

玩着、闹着，胡续冬也成了最早一代的“斜杠青年”。写诗之余，他开始创业。读博士期间，他参与创建北大在线新青年网站，一边运营网站，一边写博士论文。

对毕业论文，胡续冬就“随便整”，短短几个月整出15万字谈论20世纪90年代诗歌写作问题的论文，轻松通过答辩。这位中文系毕业的诗人，在外国语学院当了老师，之后又去巴西教了两年书。

北大教授戴锦华曾是胡续冬的师长，后来与他成为同事。她用“互不待见”形容自己和胡续冬的关系：“我觉得我们俩始终有某种微妙的互相不待见。”

戴锦华刚到北大时，教授女性文学课程，反响热烈。课后有人交上来一篇学生作业，观点鲜明，文字漂亮，角度独特，特别突出。戴锦华在课堂上表扬这篇论文，才发现作者是个连一节课也没上过的学生，“就是续冬”。

后来，胡续冬参加博士入学考试，戴锦华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和其他老师一起出题，考生们抽签作答，每人两道。别人抽完题目，一直在设法说话，答满半个小时。胡续冬抽到第一题后，用六七句话说完所有核心要点，便再不多说一句话，全程不到5分钟。

考官们啼笑皆非。“很想夸他，但又觉得有点被冒犯了。在我这一生的教书生涯中，没有遇到第二个这样的学生。”戴锦华印象深刻。

第二题，胡续冬报考的导师点他来回答自己出的题，他就放弃已经抽到的另一道题，同样给出了准确的答案。

考官们允许胡续冬离场。他走到门口，拉开门，又回过来说：“我还是很想答我抽到

的那道题。”接着，他站在门边，非常准确地把那道对一般考生而言太偏的题回答出来，答完后自己关门走了。

戴锦华评价这个学生“才华横溢”。后来两个人常在各种场合相遇，聊天时，胡续冬总会略带刻薄地调侃她。“我也会带一点刻薄回应他。我们两个人交往的时候总是有点语带机锋。一定要说的话，我就觉得我们都在说反话。”

下 凡

胡续冬爱猫。每天下午，北大校园的角落里总有一大一小两个身影游荡着，在每一处有猫出没的地方寻摸，把自带的猫粮、猫罐头喂进猫儿们的肚皮。

胡续冬一般会骑一辆老式自行车，车后座放上自制的儿童座椅，载着女儿，在未名湖边有猫出没的地方放下猫粮。

父女俩记得那些猫之间的关系。谁跟谁又打架了，谁胖了谁瘦了，他们了如指掌。两个人还一起为猫取名，用固定的名字认真地称呼它们。

北大流浪猫有专门的关爱协会，有时，他们会赶在“猫协”之前，给新猫取名，并让猫协采用；有时遇到已在“猫协”登记在册有名有姓的猫，父女俩也会起专属它们的昵称。比如一只被大伙儿称作“麒麟”的长毛猫，女儿刀刀亲切地称呼它为“老拖把”。

胡续冬总在朋友圈转发北大“猫协”的各种文章和消息，其中有一条《猫咪讣告》，他摘录了其中的一段



话：“流浪从来都不是最好的生活，燕园也不是流浪猫的天堂。对流浪的它们而言，即使是安度晚年这样的小小愿望，也显得那样奢侈。”

在胡续冬的朋友圈“吸猫”，成了胡续冬许多学生的习惯。自从去年领养了“圆明园宫猫”玲珑，胡续冬也成为真正的有猫人士。

“猫奴”和“女儿奴”，是所有人对胡续冬的评价。他的微信朋友圈封面，是一张他的大手捧着女儿小手的特写照片。女儿出生后，他的诗歌中，越来越多地出现诸如“我有一个漂亮女儿”“像我女儿一样水灵的村庄”这样温柔的句子。

胡续冬常带女儿出门遛弯儿，天天接送女儿上下学。逢人说起闺女，他就眉飞色舞，一到点就以“女儿需要接送”或“做饭”的理由毅然离开。他很少晚上参加饭局，也推掉不少活动，只为陪伴女儿。

他从不给刀刀报任何课外补习班，一放学就带着她满园子转，喂猫，找蘑菇，和其他孩子一起玩儿。

胡续冬的许多学生都认为，“那个小姑娘非常有主见，是一个充满灵性的孩子，也可能是我们见过的最可爱的孩子”。

北大中文系的李国华老师常在接送孩子的路上遇到胡续冬。大清早上学，有些孩子是不高兴的，但是刀刀的脸上总是笑盈盈的。“没有好的家庭氛围，大概很难如此。”

胡续冬的妻子阿子平时会和他一起送孩子上学。丈夫骑自行车载着孩子，她骑车跟在后面，这情景温暖而隆重。

天冷时，李国华接连几天只见胡续冬一个人送孩子，便问：“孩子妈妈怎么不来送了？”胡续冬答：“天太冷，就不让她出来了。”

这个男人不错！李国华心



胡续冬和猫

里想。每次碰到这家人，他都会感到一丝欢喜。“有朋友说，胡子自从结婚生子以后就变成宠娃狂魔、宠妻狂魔。”人们未曾想到，恣意张扬的胡续冬成家后会变成这样一个人，会过这样一种岁月静好、柴米油盐的生活。

胡续冬热爱美食，喜欢做饭，曾与妻子阿子联袂出版了两本有关饮食的书，总结日常的“吃货”生活，传承对饮饌庖厨的热情。厨房对阿子来说，是抚慰心灵的地方；对胡续冬来说，是激发灵感的地方。每当写作才思枯竭，自由度和活力不够的时候，胡续冬就去做饭。

两口子热衷于在厨房研究开发各路美食：蔚秀园菜地里的荠菜、南瓜秧，从四川背回来的各类辣椒、花椒、鱼腥草叶子，湖北特产的洪湖莲藕、木耳……他家的厨房永远活色生香，朋友想来吃饭都要排队，有的排了一年也排不上。曾有朋友来他家吃饭，甚至自带了打包盒。

在胡续冬的家里，仪式感是很重要的。妻子迷恋做饭的仪式感，会用定时器。全家吃饭时，要听《新闻联播》，连猫听见也会跑过来一起吃。胡续冬说，这是从小形成的习惯，类似“贾君鹏，你妈喊你回家吃饭”，是下饭的最好腔调。

吃完饭后收拾厨房——一人做饭，另一人就洗碗。“这是被严格执行的。”

“要好好吃饭！”我看见旁边的草地上

一只松鼠闻声朝我举起了一枚橡果。

你走以后，我那根隐形的大尾巴

一直牵拉着，再也挥不出“家”字，

倒是经常能够在门外抽烟的时候，

看见松鼠们从两棵枫树之间的电线上

飞快地爬过，它们把电线里的电

踩成了一首想你的诗，又通过

110伏的电压传到了我的电脑里。

胡续冬为妻子写过一首诗，《松鼠——给阿子》。满篇



文字，意象都落在“吃”和“家”上。吹起大地上的烟火气，他对爱人诉说着最圣洁的爱意。

切一块时间爆炒

无论诗歌、时评、杂文，还是其他体裁，在胡续冬笔下都有一股幽默辛辣。激情、机灵、反讽、调侃，都在他的写作里体现得淋漓尽致。胡续冬说，写诗就跟做菜一样，自由在食材和香料之间激发活力。

胡续冬成名甚早。1998年，“中国当代诗坛108英雄座次排行榜”上，还以本名胡旭东示人的他年仅24岁，位列第42名。上榜理由是：“胡旭东乃一代侠少的代表人物，于‘博雅塔’下竖起‘偏移堂’大旗，招揽四方英才，广积粮，缓称王，所谋乃大。余三年前在川睹其作，如大江东泻，一片汪洋，所妙处恰在汪洋之中，毫发毕现，栩栩如生。”

北大的诗脉，是一种很神奇的文学史现象，也是真实的文学生活。诗人臧棣用奥登对叶芝一代的英语诗歌语言所做的“革新”，来类比胡续冬对当代诗歌语言所做的贡献。胡适一直梦想用一种“活的语言”来书写现代汉语诗歌，臧棣觉得，胡续冬做到了。

胡续冬是同代中最早为自己寻找独立的诗歌叙述语言，试图建立起自己的文体风格的诗人。翟永明在为胡续冬诗集《日历之力》所作的序言中谈道：“《日历之力》充满了当代写作中现实世界的各种可能

性。口语、俚语、流行语、网络用语，被胡续冬熟练、生动地交叉使用，非常自由，也很有趣。”她认为，胡续冬充分发挥幽默感和戏谑天分，在诗歌文本上，独创出一种地道的胡氏语言。

胡续冬的自由创作，为自己找到了带有幽默意味、特殊修辞方式的诗歌构成方法——动词的名词化，粗口与雅词、方言与京腔混杂等等，并通过这样的诗歌构成方法突显出强烈鲜明的风格特征，把自己与别的诗人区别开来，还对其他写作者产生了影响。

“很多人看到了胡子的机智、幽默、聪明，但在他的诗里，你会看到他还有很细腻、温柔的一面。”诗人凌越说，胡续冬那些看起来比较幽默的诗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真挚。人们说他虽是学院出身，却没有匠气和学究气，是天生的诗人。

更大的背景则是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转向。外部世界的碰撞，为胡续冬的创作调好了最佳火候，备齐了各类作料。

作为“70后”诗人代表，胡续冬的创作环境与以往中国诗人的大有不同。他在中国工业社会高速发展的时期进入大学，起点很高，并从创作之初就表现出一定的诗艺追求与品位。胡续冬理智地观察现实与历史的更迭变幻，拾起底层的、生活的碎片，并向地面落下。

在工业时代，他又一转身撞上了如火如荼的网络时代。

迈出诗的实验室，胡续冬带着游戏化与狂欢性的创作因子，进一步踏进互联网领域。

北大在线新青年网站上线后，胡续冬开辟了文学、音乐、学术、电影、生活几大版块。有一个叫“电影夜航船”的栏目，上面全是网站同人观影后写的影评，没有“水军”，全凭个人趣味。后来，论坛上的网友也来写，每天一篇。之后，胡续冬逐渐发展线下活动，曾请周星驰来做讲座，轰动一时。北大在线新青年迅速成为圈内最有人气、最具创造力的文学网站，“电影夜航船”则成为中国互联网最早的影迷聚集地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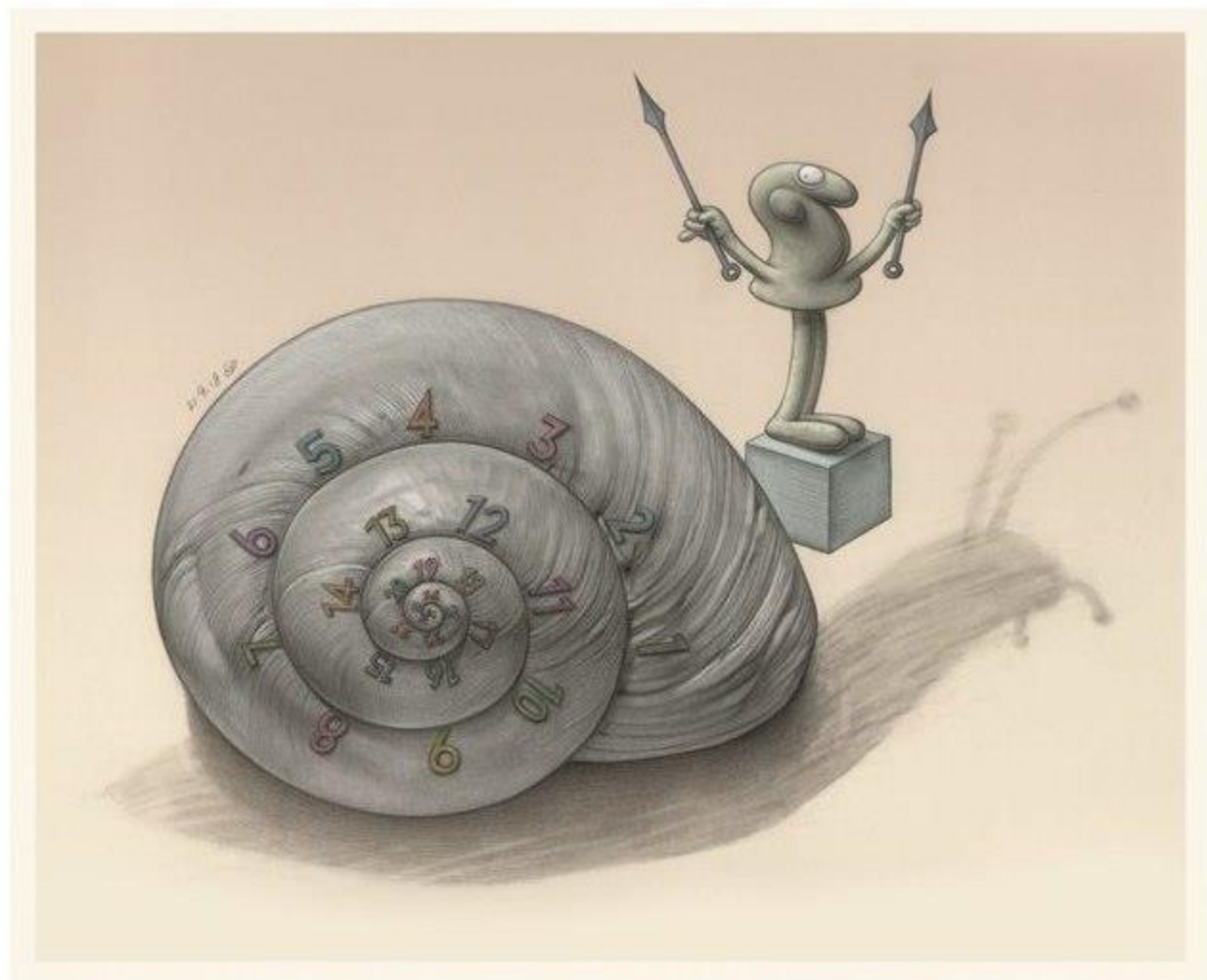
接着，胡续冬又赶上了博客时代、微博时代。他常写博客，记录生活片段。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老师张慧瑜说：“其实，这就是一种很悠闲、很放松的文学、文化状态。”

背靠生活，胡续冬与时代的接驳处撞了个满怀。那里万物生长、泥沙俱下、四通八达。胡续冬捏住时代的后颈，把高雅艺术、草莽世俗通通烩入一锅。属于诗人胡续冬的个人图景，在一个时代的文化图谱中呈现出不一样的色彩。

时间循环往复。在一个没有尽头也没有起始的星期天，胡续冬离开了。与他的传奇一同一去不返的，是人们曾共度的那段时光。他们经过、来过、恣意过，碰撞出火花。

如今，他走了，我们都很怀念他。

（一棵树摘自微信公众号“北京大学”，本刊节选）



另一种时间

● [日] 星野道夫

◎ 曹逸冰 译

一天夜里，我与朋友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当时，我们正在阿拉斯加的冰川上野营，抬头便是满天星斗。

“如果在东京也能看到这么多星星就太好了……工作到深夜，带着一身疲惫下班时，随便抬头一看，宇宙仿佛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能在每天快结束的时候看到那样的光景，是个人都会浮想联翩吧。”

“假设你看到这样的星空，或是美得让人热泪盈眶的夕阳，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把风景之美与当时的心情传达给心爱的人呢？”

“可以拍照啊，如果擅长画画，还能画在画布上给他看……不，还是直接告诉对方比较好。”

“我会把自己的变化告诉他。被夕阳之美感动，一个人会因为心绪的改变而渐渐改变，所以把自己的心情传达给对方是最好的方法。”

大自然会在人一生中每一个时期发出不同的讯息。无论是刚出生的婴孩，还是即将离去的老者，大自然会向他们诉说各不相同的故事。

小时候有一天，我在家附近的空地看完连环画后一路狂奔回家，生怕赶不上晚饭。那

个绝美的黄昏，我至今无法忘怀。那时我如何看待时间，又如何看待周围的世界呢？也许我虽然年幼，却也在一天即将结束的悲伤中朦朦胧胧地意识到，我是不可能永远活下去的。那是孩子所特有的、出于本能的、初次和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吗？现在回想起来，我也经历过好几件让我以不同的角度感知世界的事情。每一段体验，好像都成了我来阿拉斯加之前的人生分歧点。

第一段体验，来自我上小学时碰巧在家附近的电影院看到的一部电影，名叫《蒂科和鲨鱼》。故事发生在南太平洋



大孤寂

●胡竹峰

秋日去司空山，夜行回客舍。夜气上来了，雾气上来了，夜气与雾气莫辨。月

也上来了，肥硕丰满的一轮月，挂在山顶。

月夜看山只有剪影，那剪影巨大莫名，笼罩前方。山风微凉，吹来秋草枯萎的气息，吹来白菜萝卜的气息。几声鸡鸣自农舍而出，

忽然觉得孤寂。一百年的孤寂，一千年的孤寂，一万年的孤寂，亿万年的孤寂。沧海桑田，人生刹那，山影与月影不老。

（月照林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竹简精神》一书）

的塔希堤岛，当地因旅游开发迎来剧变。与鲨鱼为友的当地少年蒂科和来自欧洲的少女游客发展出一段青涩的恋情。这部电影为什么能吸引儿时的我呢？关键在于背景中那一望无际、无比蔚蓝的南太平洋。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女主角名叫“狄安娜”，可见它对我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不久后，我便对北海道产生了强烈的向往。对当时的我来说，北海道是一片特别遥远的土地。我看了各种各样的书，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对棕熊产生了无可救药的兴趣。当我在大都会东京的车厢里摇摇晃晃时，当我置身于你推我搡的嘈杂人群时，我会忽然想起北海道的棕熊。就在我生活的同一时刻，棕熊也生活着，呼吸着……此时此刻，有一头棕熊在某处的山林中跨越倒地的大树，强有力地前进着……我觉得这件事特别不可思议。仔细想想，这其实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在十多岁的少年眼里，这点小事都是触动心弦的。我心想，自然可真有趣，世界可真有意思啊。那时我还无法把这些念头转化成语言，但那应该就是“万物平等共享同一条时间轴”的神奇吧。在

那一刻，世界不再是干巴巴的知识。我虽然还小，却在感官层面第一次真正把握住了世界。

几年前，有一位朋友发表了一段异曲同工的感言。她是个编辑，在东京过着十分忙碌的生活，好不容易才挤出一个星期的时间，跟着我一起出海拍摄鲸鱼。对前一天还在东京忙到深夜的她而言，阿拉斯加东南部的夏天与海景，就是赫然出现在她眼前的异世界。

一天傍晚，我们遇见一小群座头鲸。我们坐着小船，慢慢跟在一边喷水一边前行的座头鲸身后。距离那么近，我们甚至能感觉到鲸呼出的气息。这是多么震撼人心的情景啊——四周尽是冰川与茂密的原始森林，在悠久的时光大潮中，所有的自然元素和谐共存，生生不息。朋友靠着船舷，沐浴着徐徐微风，凝望着奋力前行的鲸群。

就在这时，一头鲸跳出海面，巨大的身躯飞上半空，静止片刻，又沿原路落下，把海面生生劈开。那画面如此震撼，仿佛电影中的慢镜头。

不一会儿，大海重归平静，鲸继续强有力地游动，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种行

为被称为“鲸跃”，我见过好几次，却从没有这么近距离地观察过。人类总想解释动物的每种行为，但到头来我们还是无法理解鲸到底想通过这种行为表达什么。它也许只是想感受一下海面的风，也许只是想随便跳起来试试看罢了。

眼前的光景让我的朋友一句话也说不出。想必打动她的并不是取景框中的巨大鲸鱼，而是大海的广阔，以及生活在此的鲸鱼的渺小吧。

很久以后，她对我说了这样一番话：“虽然东京的工作很忙，但我很庆幸自己去了这一趟。你问我为什么庆幸？因为这次旅行告诉我，当我在东京忙得团团转的时候，也许在同一时间有鲸鱼冲出阿拉斯加的海面……回东京后，我思考了很久，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此行的收获。我想来想去，仍然觉得根本说不清楚。”

我们一天天地活着，而就在同一时刻，另一种时间也的确确在缓慢地流动。能不能在日常生活中用心的一角惦记着这一点，必定会给人带来天壤之别的感悟。

（张 愚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旅行之木》一书，刘 宏图）

1995年早春的一日，我收到一封从《小说月报》编辑部转来的信件。信是从济南发出的，一个陌生的地址，看样子是一封读者来信。

信的大意是这样的：我是济南一所大学的退休教师。最近刚读了《小说月报》1995年第2期上选载的您的长篇小说《赤彤丹朱》系列之一《非梦》。我发现您小说中的某一段故事与我失踪多年的二哥的经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所以我冒昧地给您写信，希望能与您联系，以便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写信的人叫贾民卿，与我作品中在抗战时期牺牲的那位青年人贾起同姓。他说他的二哥原名贾汉卿，出生在青岛，20世纪30年代末离家参加抗战，后辗转至江浙一带，曾在金华地区加入抗日组织朝鲜义勇队，1941年左右与家里失去联系，从此音信全无。



故事以外的故事

● 张抗抗

据说贾汉卿后来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在天目山地区英勇牺牲。但至今几十年过去，家人没有接到过有关方面的任何书面通知，更无法得知贾汉卿遇害的缘由和详细经过，贾汉卿最后的下落便成为一段无人知晓的历史疑案。

贾民卿在信中急切地表示，若小说中曾与贾起相恋的朱小玲，也就是我的母亲依然健在，他希望我母亲能告诉他贾汉卿牺牲前后的真实情况。至少，他和他的妹妹贾子义，还有可能知道汉卿最后的埋骨之地，也许有生之年，还能为死去50多年的亲人祭扫荒坟……

我的手微微颤抖，信纸上的字迹一片模糊。

还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山东人贾起了。他是作为一个真实的烈士和英雄，进入我的生活和记忆的。

那是很多年中一直被妈妈不断叙述着的故事。叙述多半发生在夏日的夜晚，天气闷热无风，溽热难耐，树叶静止不动，像一幅阴森狰狞的剪影。年轻的贾起背着行李向我走来，只是那么一个飘忽的瞬间，我甚至从来没有看清过他的容貌，他便消失在天目山苍莽的丛林之中。唯有那一声凄厉的枪响，每一次都尖锐无情地穿透贾起高大的身躯，然后重重地落在我的心上。

那是真的吗？

这样的问题虽已重复多次，妈妈的回答也不容置疑。但多年前牺牲在浙西大山里的贾起，仍是一个让我疑虑重重、神秘而虚无的谜。

那个被妈妈以悲壮的敬意和至爱的情怀，无数次讲述的故



事，从一开始就萦绕着徘徊不去的悲恸和忏悔。妈妈坦言的悔恨和内疚之情，使我深感贾起之死在她一生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和阴影。由于那种错失无法挽回，她的伤痛确是无以排解和无从解脱的。于是除父亲之外，她一遍遍地向她尚未成年的女儿复述这个故事，诉说她在贾起死后的若干年中，由于一直无法找到贾起家人而生的歉疚和不安——这成为她赎罪和寄情的某种方式。

多年以后，终于有一天，我恍然明白，在我离家北上前那些少女和青年的岁月里，妈妈无法忘却的贾起，每一次从夏夜里若隐若现、飘忽走来的那些日子，恰是贾起牺牲的祭日前后。

故事其实并不十分复杂。1943年，朝鲜义勇队在江西上饶被迫解散，妈妈决定跟着贾起一同去东北寻找抗日联军。北上遥远的路途需要一笔盘缠，妈妈说可以回德清老家去筹集。而去德清，必须经过国民党势力盘踞的浙西天目山。对此，贾起曾表示犹豫，但他最后仍陪同妈妈去了浙西。二人到达於潜后，被相识的熟人认出并告密，突然同时被捕关押。妈妈的家人闻讯赶来，欲用重金将妈妈保释出狱，但妈妈拒绝，坚持要家人将贾起同时保释。就在家人回去筹钱的几天中，风云突变，日军扬言进攻天目山，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调查室奉命将犯人转移至深山。由于途中行动不便，遂在匆促间将一份黑名单上的人秘密枪杀于深山之中。待母亲的家人携款前来，妈妈方知贾起已从容就义，遗体无踪。她哀恸欲绝，却已无法挽回贾起的生命。直至贾起牺牲，妈妈才知道他原来是浙西行署记录在案的中共党员。

妈妈不能原谅自己。贾起从此成为她心里永远的痛。

当我成年以后，我对妈妈说过“人死不能复生”之类的话，况且贾起之死，妈妈只是一个因素，不应承担全部责任。

但妈妈固执地摇头。后来她说：“你难道不懂得贾起之死，与你生命的某种联系吗？如果贾起不死，我也许会嫁给他。那么你就不是现在的你了。”

我无言。

贾起之死，就这样成为我生命的一种缘由。

从此，贾起的亡灵不仅在他每年的祭日来访，还开始突袭式地降临，时时刻刻与我同处。他一次次闯入我的思维，与我娓娓交谈，向我切切发问。于是有一天，我决定要写出这个故事。为妈妈，也为自己。

那时我没有想到这个故事之外还有故事，我只是觉得在这个真实的故事中，潜藏着一些尚未被人透视的更深层的意思。历史已成为过去，但人对于历史的认识与感受，常省常新。

我在小说《赤彤丹朱》第三章结尾处对于贾起之死，有这样一段感慨：

对于这场悲剧，我却持有与我妈妈很不相同的看法……我心里的答案很清楚：因为他爱她。是爱情促使他敢以生命去冒险。他把他的生命同时献给了革命和爱情，死神却比爱神抢先一步到达。事实上，我们所无限景仰的爱情和革命，彼此从没有和睦相处过。革命摧残着爱情，而爱情又折磨着革命。这个爱与死的话题，留给我们后人的，是一个永远的困惑。

我把那封来信，看了一遍又一遍。

我首先想到的是杭州的妈妈。我拿起电话，却又放下。我担心这位乘坐着白色信封，来自长空天际的贾民卿先生，会让妈妈脆弱的心脏一时无法承受。

于是，我把贾老先生的信，郑重其事地装入信封转去杭州家中。再给妹妹打了电话，让她婉言向妈妈陈述。我无法想象妈妈收到信会是什么样子。

那以后的事情，作为小说作者的我已无所作为。妈妈很快给贾民卿老先生回了信。据妹妹报告，妈妈写那封信时，一边写一边哭，信纸撕了一页又一页，从早上一直写到夜里，忧喜交加。令她欣慰的当然是贾起的家人至今依然健在；忧的是当年贾起被秘密杀害以后，她始终未曾得知贾起遗体真实的埋葬地，几十年来，连她都无法为贾起祭扫墓冢，如今更到何处寻觅莽莽大山之中的孤魂呢？

但故事以外的故事，开始在我小说以外真实的人世间延续和发展。

济南的贾民卿先生收到我妈妈的复信之后，将原信转到青岛老家，那里有他们的小妹贾子义。贾家兄妹关于追认贾起为革命烈士的

申请报告，很快送呈青岛市民政部门。报告被批准立案，查证小组的3位同志即赴杭州取证。小说中依然活着的人物，变成贾起一案的证人。历史事实证明，贾起于1940年在浙江遂昌加入中国共产党，牺牲前，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的进步文化活动。他的入党介绍人，一位在南京，一位在北京；他当年从事进步活动的五六位战友和狱中难友至今健在，并居住在杭州。他们都义不容辞地对贾起的革命历史做了证明。1943年，贾起牺牲前后，与他同关一处牢房的杭州大学关非蒙教授，对前来查证的同志说：“我就是一位死里逃生的见证人。当时我在牢房里目送贾起被敌兵押走，过了一阵，听到间断的枪声从山里传来，我明白敌人对贾起下了毒手。”还有一位知情者俞某作证说：“当年，贾起上了国民党党部的黑名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民党於潜县党部书记长曹某被处决时，人民法院贴出判决书，上头列举的第一条罪名，就是杀害共产党员贾起……”

经过多方核查，从有关人员的回忆到公安部门档案、地方党史资料的记载，查证小组对贾起1943年牺牲前后的情况基本查清。一个活生生的青年革命者贾起的形象，在50多年后，终于在干涸的血泊中，重新站了起来。

贾民卿先生曾寄来一张贾起年轻时的照片，委托我转寄给妈妈。照片上的贾起，面庞宽阔，五官端正，眼神凝重而深沉，嘴唇的棱角很是分明，有一种英气逼人的感觉。一头浓密的黑发，用清晰的中线分开，留下了那个年代的标记。

我与他默默相视。他那坚毅而悲壮的眼神，飞过荒郊野岭，穿过时间隧道，在路上整整走了50年。妈妈几十年遥望默念的贾起，就在这一瞬间复活了。

贾起的复活，是因为他从未在他的亲友心中真正死去。

妈妈把一个消失的贾起交给了我。于是我用文字盖了一座永久的房子，用以供奉他漂泊无踪的亡魂，以使他在天之灵得到安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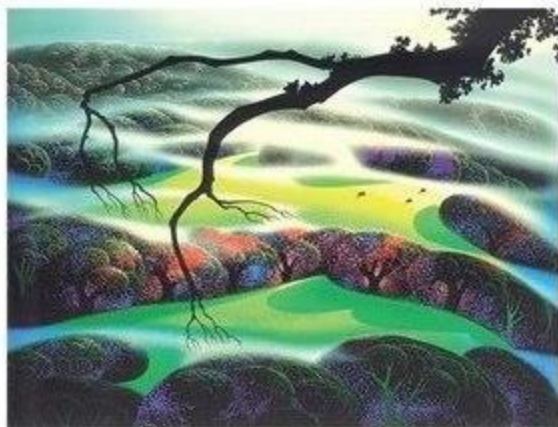
贾起一定曾无数次向妈妈托梦，期待他信赖的女友，去完成这庄严的嘱托。贾起的托付是有前提的，他希望有朝一日，让朱小玲的女儿用笔写下他们以鲜血奉献的真诚与抗争，也借此给予他的家人一份文字的凭据。

冥冥之中，其实贾起一直在试图引领我，只是我的彻悟来得太晚。那不是神灵也不是信仰，而是一种长存于世的生命信息。

（大浪淘沙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回忆找到我》一书，本刊节选，李晨图）

我们骑马在山谷中穿行，两侧是沿山坡延展开来的森林。我猜测那些都是杉树，它们集聚在一起，带着各种层次的绿色，生动而惊人的色块与柔和苍白的颜色相调和，而低处和顶端则是银绿色，还有昏沉暗黑的绿色，一丛丛如铺展开的阴影。它们从我们眼前延伸出去，层层叠叠，无可计数，令人眼花缭乱，最终迷失在大山的峭壁之中。

一直向上，愈发被那高度所迷惑，没有通路，也没有生物活动，未曾被踩踏的积雪冻成了冰晶。一袭温暖空气吹在



在山谷中穿行

◎〔英〕达芙妮·杜穆里埃

◎于大卫 译

这块瀑布诞生的地方，形成大片湍急的流水，冲击着高高的凸岩，一路奔向山谷，在山石

上哗哗流过，盘桓辗转。这融化的雪水变成一道白色的小溪，奔流直下。

不管我们走到哪儿，总有一条溪流跟随着我们，那湍急的流水声犹如一首歌，不绝于耳。山上的积雪是白色的，溪流是白色的，天空也是，还有那傍晚来临时沐浴着我们的光也是白的，它让森林变成苍白的鬼魂，拖着阴影的手指，把我们变成奇怪的澄明之物，直到黎明来临。

（王耀清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我不会再次年轻》一书，〔美〕Eyvind Earle图）



自上而下表达，自下而上思考；纵向总结概括，横向归类分组。

——管理是通向成功的梯子

打招呼、抱大腿、耍官威。

——有网友如此总结学生会“三件套”，学生会，是否已变为成人社会的缩影

“贪”字近乎“贫”，“婪”字近乎“焚”。

——贪如水，不过则滔天；焚如火，不过则燎原

如果一艘船不知道该驶去哪个港口，那么任何方向吹来的都不会是顺风。

——认准目标很重要

No No 先生。

——“不喜欢”“不支持”“不重要”……婚姻生活中，从不肯定配偶的那类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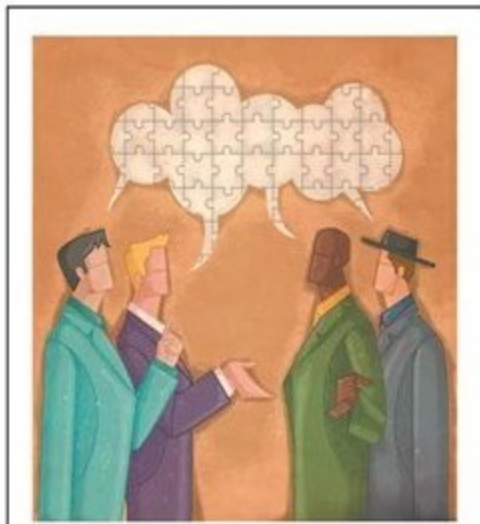
享乐主义型、忙碌奔波型、虚无主义型、感悟幸福型。

——哈佛大学泰勒·本·沙哈尔教授提出的“幸福模型”，把我们的行为分成四种类型

虚拟的世界容易放大人性的幽暗，也容易放大人心中对美好的投射。

——法学学者罗翔

有效的沟通取决于沟通者对话题的充分掌握，而非措辞



言论

的甜美。

——英特尔前 CEO 安迪·葛洛夫认为，要想有效沟通，要先明确沟通的目的是什么

我希望儿子说，我想成为爸爸这样的人；我希望女儿说，我想长大嫁给爸爸这样的人。

——这才是一个男人最大的成功

失败会让你看见自己能力的边界；失败会让你看到输赢之外的风景；失败还有可能让你看到个人以外的世界。

——清华大学梅赐琪老师认为，与成功相比，失败能带给人更多的可能性

时代的情怀、人性化的设计、精品化的生活。

——面对互联网冲击，实体商店的经营模式应该从“繁多”走向“表达”

“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好

好努力”和“年纪不小了，快快结婚”。

——两句最让人抗拒的劝诫

何事居穷道不穷，乱时还与静时同。

——不要让外界的纷扰阻碍你前行

只吃不胖，沾床就睡，不易晒黑，从不近视。

——令人羡慕的四大体质

在言论纷杂的“思想市场”中，每个人都自然地利用专家的观点捍卫自己的偏见。

——在信息、知识和话语权还给公众的时代，“尊重专家，信任专家”变成“选择专家，使用专家”

如果一个地方同事“含量”超过 60%，那么不管这个地方之前是干什么的，现在都是职场了。

——脱口秀演员张灏喆

一旦我们在童年决定用哪种态度和观点，我们就会在随后的人生里始终坚持自己的选择。这些态度和观点，变成我们存在的底层架构。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

有人在，有人等，有人爱，我们才能鼓起勇气，更加自由地探索世界。

——很多人认为，关系会带来束缚，其实，深度关系的尽头才是真正的自由





艰辛与成全

● 李会鑫



一连几个下午，我都在菜市场见到她。

她看上去有60多岁了，齐肩的头发已经花白，参差不齐地垂下来，看上去平时也不怎么打理。此时，她正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整理眼前用蛇皮袋垫着的几把空心菜和几根黄瓜。6月的下午，外面像蒸笼一样，她虽然戴了草帽，脸上还是流了很多汗。

我在想，就这么点东西，全卖了也不过十几块钱，值得她吃力地蹲一下午吗？我拿了一把已经有点蔫的空心菜让她称重。她马上帮我换了一把好的放进塑料袋，然后收了我1.5元钱。我知道那把蔫的很难再卖出去，于是执意要和她换一下。几经推辞之后，她同意了，对我说了句“你人真好”。我问她为什么卖这么少。她说这都是自家种的，现摘现卖，摘多了卖不出去，自

己也吃不了那么多，怕浪费了。我再问她，这一天下来能卖多少钱。她叹了口气，说自己无儿无女，丈夫腿脚不便，也不指望能卖多少，有个十几块钱去买点肉也算过日子了。“日子不就是这样过的吗？”最后，她还说了这么一句，像在问我，又像在自言自语。

现在已经是2020年了，这30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以为大家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很多，没想到还有人过得这么艰辛，十几块钱就是一天的收入。

我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感觉每个人的家庭都很相似，没有谁穿得特别好看，也没有谁吃得特别丰盛。可是到了高中，我忽然发现人与人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有个同学家境富裕，开学的时候父母开着轿车把他送到学校，帮他各种名牌鞋子和衣服搬进宿舍，生

怕孩子受半点委屈；有个同学全家的收入就靠三四亩水田和几十只鸡鸭，父亲来学校送伙食费的时候手里还拿着蛇皮袋，要顺便买些饲料回去。

这是多么明显的差距啊！同样是40多岁，一个雄姿勃发，一个步履蹒跚；一个开高档轿车，一个连鞋子都是破的；一个夹着高档皮包，一个拿着装饲料的蛇皮袋。那位拿着蛇皮袋的父亲趁着周末人少，从教室后门小声地把儿子叫出去，在楼梯处快速地把伙食费塞过去就转身离开了。他没有半点迟疑，也没有回过头看一眼。很明显，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家境，怕儿子被别人看不起，更怕儿子从此在精神上觉得比别人矮一截。在我们这个上百万人口的大县，学生非常多，正是他的儿子，在全县的统考中取得了第一名。我碰巧走上楼梯，看到



整个过程，对他和他的儿子充满了敬意。

以前我不理解为什么学生要穿上统一的校服，看到这些家长后才发现这是多么英明的决定。同样的衣服让被裹着的灵魂看上去更加平等，家庭富裕的学生无法炫耀，家境贫寒的学生无须自卑。特别是对家境贫寒的学生而言，学校通过这个体面的办法让他们无须过早地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维护了他们的尊严，也维护了他们对未来生活的希冀。

然而人总是要成长的，总有一天要面对原生家庭的差别。2010年我在北京求学，听说我们班有女生买一套化妆品就花了3000多元，而就在那时，我亲眼看到有男生去食堂就打了3两米饭和两个馒头，连青菜都舍不得买一份。我的家境不算富裕，但是足够维持生活。看到那个男生趁着人少独自坐在食堂的角落，喝着免费的玉米汤啃着馒头，我忍不住一阵心酸。如果可以选，谁愿意无缘无故受苦呢？

在任何时期，总有一部分人的生活比别人的多一些艰辛。古人曾喟叹“富者田连阡

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鲁迅在《小杂感》中也曾感慨：“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隔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

我看见有些人由于家境贫寒没办法完成学业，想摆脱贫困却没有一技之长；有些人天生残疾，却要肩负起一家人的生活；有些人年老体弱，迈开一步就用尽全身力气。我希望这个社会“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因此有时候会恨自己没有能力帮助他们改变命运，甚至没办法让他们相信人生会迎来转折。

我羡慕那些不需要负重前行的人。他们在家人建造的乐园中愉快地成长，身边从不缺温情的陪伴和坚实的臂膀。在其他入历经风雨时，他们最先看到的却是彩虹。他们也会表示同情、忧虑和安慰，但是他们很难切身体会揭不开锅的家庭忽然得到一块肉时的惊喜和满足。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他们不通人情世故，然而我们不得

不承认，他们过的就是我们向往的生活。虽然岁月的艰辛可以锻炼人，但谁不希望被温柔相待呢？

在人群聚集的地方，我经常观察一些人，从他们的皮肤和皱纹中想象他们来自什么样的家庭，有过什么样的经历。我对那些凭借坚忍不拔的努力而逆天改命的人有一种天然的好感，因为他们本来的处境是很容易让人陷入绝望的，而他们克服了各种各样的磨难，完成了人生的救赎。

我从小就喜欢大团圆的结局。我希望命运有艰辛就有成全，希望疼痛会孕育出珍珠，希望波澜会锻炼人。我那位家境贫寒的高中同学，后来考上了国内一流的大学。听到他被录取的消息，我忽然鼻子发酸，感觉自己的人生也得到了成全。对于他的家庭，前面有多少看不到头的艰辛，后面就会有多少持久的满足。

我期待有一天，来自不同背景的人能彼此笑着打招呼：“嘿，原来你也在这里！”

（离萧天摘自《西部散文选刊》2021年第6期，刘德山图）

柔软的世界

● 慈 琪

起初世界上一切都是柔软的。柔软的石头，柔软的树木，柔软的花朵开在柔软的泥土中。动物也是柔软的，圆圆的眼睛和耳朵在绒毛中温柔地闪着光。

后来，一个疑心很重的家

伙出生了。他想，树枝会不会把我扎破？石头会不会把我磕痛？大象会不会把我踩伤？他越想越害怕，就让自己肩背长出鳞甲，让指头长出硬壳，这样做之后，他觉得安心了，从躲藏的地方走出来。当他走过草地时，他踩烂了花朵和树枝，压碎了石头，鳞甲碰伤了其他动物的眼睛和鼻子。

别的东西都害怕起来。石头赶快让自己变得坚硬，花和树长出尖刺，动物长出牙齿和爪子，紧张兮兮地互相看着，尖刺和爪子闪着光。

柔软的世界被藏了起来，从此很少有人看到它。

（果 果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我讲的故事都不是真的》一书）



宥宥和小伙伴在一起

一个中国家庭的奇幻漂流 ●罗 芊

飞离北京那天是2020年1月18日，很冷，宥宥才4岁。她和爸爸妈妈第一次出国，飞往热情洋溢的西班牙，计划在欧洲游玩一小圈：先到马德里，再去温暖的巴塞罗那，接着去德国慕尼黑、法国斯特拉斯堡。如果一切顺利，行程本该在2020年2月2日画上句号，一家人取道马德里飞回中国。

然而，疫情暴发了……

一

滞留南美洲，是许多意外集合而成的结果。原本一家人受朋友邀约去欧洲游玩是在2019年秋天，因为来不及办理签证，才延后到2020年1月18日出发。那时，宥宥的幼儿园放了寒假，离农历新年还有一周，加上春节假期，15天的行程刚好——回来就可以上班了。

出发时，他们还没有看到跟疫情有关的报道。

消息是在飞抵马德里之后陆续收到的。刚开始，宥宥的妈妈史俊峰心态还挺平稳，她经历过“非典”，并没有过于恐慌。可这一次疫情的严峻程度超乎想象，5天后，他们正在马德里逛皇宫，武汉“封城”了。

接下来几天，坏消息越来越密集。他们订好的民宿，因为他们中国人的身份被擅自取消了不止一次；火车上有个英国人打喷嚏，周围的乘客瞬间都离开了；回国的航班也被取消。

留给史俊峰做决定的时间不多，现有的3个选择分别是：买天价机票回国；滞留欧洲生活几个月——参照“非典”时期的经验，等到夏天新冠肺炎病毒或许会不攻自破；在其他国家生活几个月。

史俊峰是律师，追求严谨，她仔细分析了这3个选择的成本和风险：回国的直飞机票一票难求，若转机也许会令他们滞留在中转国；留在欧洲，签证时间不够长，生活成本过高；相比之下，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好像是个稳妥的选择——他们有朋友在那里，一家人飞往厄瓜多尔的机票只需要人民币8000元，这个国家还有3个月免签，消费水平也不高。

2020年2月2日，史俊峰订了飞往厄瓜多尔的机票。2月5日，飞机从马德里顺利起飞，11个小时后落地厄瓜多尔，飞机触碰到地面的那一刻，机上所有人都开始鼓掌庆贺。在史俊峰的设想中，在3个月免签期满之前，也就是2020年5月之前，一家人肯定能回国。

抱着一种休长假的心态，一家人在厄瓜多尔第一个月的生活十分惬意。厄瓜多尔是个赤道国家，气候类似中国的三亚，衣服不用特意准备，穿T恤、短裤就行。当地人也以大米为主食，市场上卖的秘鲁大米口感有点儿像东北大米，6元人民币一公斤。史俊峰一家借住在朋友的别墅三楼，每月的房租加上生活费折合人民币3000多元，比在北京时还低，她觉得挺不错。

工作上的压力也不大。史俊峰是一名资深律师，2019年的很多案子都提前结案了，剩下几个未结的案件也可以交由合作伙伴完成。丈夫做品牌设计，工作时间比较自由。至于宥宥在念的幼儿园，平日主要教孩子做手工、唱歌、跳舞，请个长假也不耽误什么。

到厄瓜多尔的头一个月，宥宥一家一起去批发市场玩儿，参加泼水节。那时宥宥国内的小伙伴还都在家里待着，而她能成天在厄瓜多尔疯跑，史俊峰越发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对的选择。

择。

没想到仅仅一个月后，疫情就蔓延到南美洲。2020年3月5日，厄瓜多尔发现一例从西班牙输入的感染病例，此前他去过许多人群密集处——病毒由此飞速扩散。3月17日，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除了购买食品和药品等特殊情况，居民原则上不得外出。禁止所有人（包括旅居海外的本国公民）经航空、陆路和海路入境。

2020年7月，原本早该回国的史俊峰一家仍然滞留在南美洲。厄瓜多尔没有直飞中国的航班，要想回国必须经由欧洲转机，而欧洲基本关闭了通行南美洲的航道。7月15日，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发布官方声明，提醒在厄中国公民谨慎选择经第三国（地）转机回国，因为已经有同胞遭遇登机被拒、滞留中转地等情况。

这是史俊峰一家第一次出国旅行，他们没有报旅行团，自己做攻略，在当地自驾游。出发前，史俊峰曾跟朋友开玩笑：“逛得好不好无所谓，能顺利回来就行！”结果，他们还真的没有如期回去。

二

这次辗转欧洲、南美，4岁的宥宥是适应得最快的那个人。

宥宥喜欢新鲜事物，也喜欢结交新朋友。在欧洲，一家人去斯特拉斯堡的途中，车停在加油站休息，宥宥吃着比萨，都能和厨师的女儿搭上话。那是个德国小朋友，两个人一个说德语，一个说中文，用翻译软件玩了很久。

到了厄瓜多尔，她的世界更宽广、更自如了。她变得独立了很多。她可以独立洗澡、洗头发、洗自己的衣服；有一天，她不小心从露台的砖垛上摔下来，自己学着用棉签清理创口；心爱的布娃娃没有穿衣服，她会向楼下阿姨借针线盒尝试自己缝衣服。



宵禁期间，宥宥和爸爸在家包饺子

在这里，孩子多是散养状态，不受什么约束，有些孩子到了初中就一个人去外国上学。宥宥跟他们越来越像，有时候夫妻俩甚至觉得，是宥宥带着他们融入这里。

史俊峰和丈夫经常感慨，不管是到南美洲，还是到非洲，或者到北美洲，宥宥应该都能适应，她像一个“世界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很快就会飞离我们身边”。

三

一家人滞留厄瓜多尔的第8个月，2020年9月23日，赵淑芬女士去世了。

赵淑芬是宥宥的奶奶，由于身体不太好，在北京时一直和宥宥一家同住。

这是一个让人喜爱的长辈。有文化、讲道理，懂得沉默的艺术。疫情刚暴发时，她得知儿子一家要飞往厄瓜多尔，十分支持，让他们放心去，自己在国内没问题。

早在1993年，赵淑芬曾被确诊鼻咽癌，多次放疗后治愈了。此后，赵淑芬每半年复查一次，一直没出现问题，但就在儿子闵宸一家滞留厄瓜多尔后，她例行复查时，医生发现情况不乐观，建议手术。

史俊峰只能拜托自己的妈妈和弟弟全程陪护。病理结果出来，癌症复发了。最后一次放疗在2020年6月进行，结束后，医生说恢复得不错，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3个月后，情况忽然急转直下，赵淑芬女士离世了。

闵宸情绪低沉，他是家中独子，父亲在2008年也因癌症去世。至此，他失去了双亲。闵宸问自己，如果母亲是挣扎着离世，而自己又没能陪在她身边，那么他能接受现在的结果吗？答案是否定的。他说：“我可能这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

闵宸朝中国的方向磕头，跟妈妈说了很多话，一些是道歉，一些是思念。

从北京出发去欧洲那天，他跟母亲说：“妈，我走了，



安全脱险法

●〔美〕杰克·谢弗

马文·卡林斯

◎谭永乐 译

我十几岁的时候，某天走进一个不熟悉的街区。我当时有一种鱼儿出水的不安

全感。为了让我安全地走出这个街区，一位长辈给我提供了一些特别有用的建议：“走路要有一副目标明确的样子，摆动手臂，脚步坚定。如果能做到这些，你就不会被看作一个潜在受害者。”这是一个好建议。

你的行为和语言会向周

围的人释放各种信号。有意识的行动都有其目的。对潜在施暴者来说，你不太可能成为猎物。就像一头狮子追逐穿越非洲草原的兽群时，不可能去瞄准那些健康、敏捷、警觉的羚羊。

（张伟达摘自中信出版集团《像间谍一样观察》一书）

两周之后回来。”当时说完这句话，他心里忽然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这不会是我见我妈的最后一面吧。他自己也解释不清，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母亲离世后，那个预言般的瞬间不断闪回，感觉越来越强烈，闵宸时常后悔自己没有抓住命运的提示。

其实在闵宸小时候，母亲给他留下的并不全是美好的记忆。父亲脾气不好，导致母亲情绪也很激烈，她的教育方式常常是粗暴的。等闵宸有了孩子，母亲变得很温柔、很有耐心。“她把所有曾经做得不好的、不对的，都用另外一种方式回馈给我女儿了。”这也是为什么，女儿在厄瓜多尔常常会提起奶奶。宥宥不是那种情感特别细腻的孩子，她风风火火，特别洒脱，“如果她时常记挂奶奶，说明奶奶真的付出了很多爱”。

知道奶奶去世，宥宥很悲伤。虽然那时她不到5岁，但对死亡已有了模糊的概念，她知道这是永远的离别。奶奶去了另一个世界。

2020年11月万圣节，宥宥说了一句话让闵宸感觉很安慰。她说：“把奶奶的照片存在我的心里和大脑里，我就不再哭了。”

四

2021年5月，史俊峰一家开始筹划回国，

但不久，厄瓜多尔的疫情又变得严重了。

就在几周前，宥宥有一个当地玩伴的父亲因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去世了。他们经常去的公园对面，也有一个人因为新冠肺炎离世，这是他们身边第一次有认识的人被感染。病毒越来越近，宥宥一家又开始了居家隔离的生活。

回国的日子依然无法确定，他们仍在等待。

如果没有这次意外，此时史俊峰应该为宥宥的幼小衔接做准备。2022年9月，宥宥就该上小学了。她和丈夫都没有北京户口，也没有在北京买房，他们本打算尽量想办法让宥宥上北京的公立小学。这是一件让人有些焦虑的事。

但现在，这对夫妻的想法发生了一些改变。他们好像变得从容了，开始接受生活的随机性。他们做好了两手准备，先是办好长期签证，如果一年内还不能回

国，就让宥宥在厄瓜多尔上学。如果能回国，就算宥宥没法在北京上小学，也可以考虑去天津上国际学校。

史俊峰明显感觉到，自己更放松了。她做了10多年律师，追求“结果”和“计划性”，南美人却完全不是这样，他们活在当下。史俊峰觉得自己也受了影响，学会放下金钱，也放下所谓的荣耀。

（夏之炎摘自微信公众号“每日人物”）



宥宥和奶奶



醉蟹销魂

●程磊



一个人如果懂得吃，还特别会做，是一件多么令人尊敬又羡慕的事，可以想象，她的身边一定是不乏朋友的。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人，她的烹饪技能引得街坊之间竞相请教。她是采买的标杆，擅长将细碎鲜活的市井日子过成一条奔流的河。每逢团聚，她都会掸尘、拘鱼、杀鸡，在炉灶之间，将诉说不尽的爱意，融入每一道菜、每一顿饭。

我家的镇桌之菜是醉蟹，母亲当然要规避吃生的东西可能带来的风险，所以这是蒸熟之后再醉的蟹。选蟹、养蟹、制卤、蒸蟹、浸泡，至味鲜吊舌。醉蟹的鲜味很难用笔墨形容，尤其那蟹黄，像陈年佳酿，入口抵心，唇齿间的绝伦鲜味久久不散。

人间鲜味众多，但许多美食品尝后会令人忘记滋味，还有些吃多了会腻，而醉蟹始终让人记忆深刻。这些年来，我与母亲聚少离多，但每年中秋都要回家。母亲知道我要回来，便提前三天开始采买。抵家时，醉蟹便已在桌上。我卸下行囊，花数小时用类似核桃夹子的工具把蟹拆开、吃掉，母亲笑咪咪地在一旁看着，直到满桌残骸。好像只有这时，才让人感到是真真切切地回了家，完整的自己被拼凑了起来，魂也归了位。

母亲的醉蟹是和邻居学的，邻居是宁波人。“秋风起，蟹脚痒”，在外漂泊的江浙人其实心更痒，秋风一起，就会对那膏肉肥美、酒香扑鼻的醉蟹有执念。光蒸是不够的，还要醉。

江南是黄酒的故乡，宁绍地区酒糟制蟹尤为盛行。在这里“入口之物，皆可糟之”，不论荤

素，不论部位，鸡鸭鹅鸽，头爪肠肚，鱼虾蟹贝，毛豆花生，只要扔进糟卤，待入味，盛出来便是一碟开胃小菜。

时间与酒，给予醉蟹的是浓郁悠长的芬芳。而真正的高手，不会拘泥于某一种酒，或某一种固定套路，他们都希望将自己拿手的这道美食升级再升级，用或者不用某一调料，都有逻辑可循。

前两年，我母亲升级了她的醉蟹配方，只是一点小的调整。她原本选用的是陈年绍兴老酒，现在是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点轩尼诗白兰地。她的逻辑是，要增加果香，让口味轻盈起来。白兰地本就是由水果蒸馏而成的高度酒，好的白兰地会有明显的单一水果香气，味道诱人，用来辅助黄酒，是点睛提鲜之笔。过去下的盐减半，用话梅干来代替少掉的那部分盐分，也是为了让口感清爽，提升果香；用新鲜橙子皮和柠檬替代陈皮，也是如此；用冰糖替代砂糖，则是让甜味的层次感更加饱满。

将这肥腴绵润的蟹黄送入口中，细腻、软糯和轻盈中带着微微酒香和花果清香，如同一位邻家女孩，清新素雅、直抵心田。

大概所有最好吃的东西中，都带着沉甸甸的爱，又或许为之感动的不是食物，而是和食物一起经历的韶华。见醉蟹如见亲人，其间，滋味绵长，深藏喜与悲。它给予人们一些确定的安慰，万水千山，随你来去，它都会在那里，不会走失。

（李金锋摘自中信出版集团《吃和远方》一书）

“挽救式”和“污染式”的人生故事

●陈海贤

我有一个来访者，她对遇到的每个喜欢她的男生都非常戒备，觉得那些男生都在骗她。就算不是骗她，她也觉得，等他们发现她真实的样子后，就不会喜欢她了。这就是她心里的故事：一个欺骗和背叛的故事。哪怕她其实是一个漂亮的女生，受过很好的教育，在很不错的公司工作，也仍然无法改变故事的结局。在这个故事里，她不仅给自己分配了角色，还给别人分配了角色——被欺骗的人和骗子。她总是把自己想象得特别脆弱，哪怕她已经有了很多资源，哪怕确实有不错的男生对她表示好感，她仍然视而不见。

麦克亚当斯说，面对挫折，我们通常会有两类故事。

一类是“挽救式”故事。在这类故事里，通常有一个糟糕的开头，主角会遇到各种困境，但随着不断努力和探索，他最终会走出困境，过去的纠结

可能豁然开朗。即使痛苦无法彻底消除，他也会积极地接受，以获得内心的安宁。如果我们秉持的是挽救式故事的想法，在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会预测，自己逐渐走出困境，从中学习到人生智慧。

另一类故事是“污染式”故事。主角最开始的生活还不错，但是现实会逐渐把原先不错的生活打破。他会遇到各种麻烦，麻烦就像污染源一样，污染原先的生活。而他自己对此无能为力，一步错步步错，最终在悔恨中怀念过去。

如果我们秉持的是污染式故事的想法，身处顺境的时候，我们会担心好日子长不了，会有糟糕的事情来终结这一切，所以不敢好好享受；身处逆境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命中早已注定的倒霉事果然来了，转变带来的焦虑和迷茫都会变成证明自己无助的线索。这时候，我们就很容易陷入悲观和沮丧当中。

安东尼·波登是一位著名的美食家，他曾在随笔集《半生不熟》里写下这样一段话：“我早在20岁就该死了。但在40岁的某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火了。50岁的时候，我有了一个女儿。我感觉自己像偷了一辆车，一辆特别好的车，然后每天都在看后视镜，总觉得自己会随时撞车。只是到现在，还没撞上而已。”显然，他心里有一个典型的污染式故事。

而我看到这段话，是在2018年6月的一篇缅怀他的文章里——他自杀了。

怎么从污染式的故事变成挽救式的故事呢？我在浙江大学的时候，曾遇到一个来访者，他因为看了我的一篇关于“浙大病”的文章来找我。这篇文章写的是很多考到浙大的同学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挫折感和失败感——他们都觉得自己本来应该去清华、北大。他就是这样，原来铁定要上北大的，结果错过了奥数的选拔。加上那年的高考数学





题目太简单，他虽然拿了满分，却没能拉开跟其他人的差距，只好来了浙大。他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了大一的时光，终于在大二振作起来，准备好好学习。结果他去医院检查时，发现自己得了骨癌。

当时，他每个月都要去医院例行检查。只要想到又要去做检查，他整个人就会焦虑得直冒冷汗。

那段时间，我只是在咨询室里陪着他，听他讲在癌症病房里遇到的各种关于生死的事，听他讲那些在病房一起合影的病友是怎么一个个消失不见的，听他讲病人要怎么决定，是锯掉一条腿，还是停止治疗接受死亡的命运。所有故事都是那种功败垂成的污染式故事，这给了他很多负面的暗示。

后来我离开浙大，有一段时间，我们失去联系。2016年，我收到他发来的一封邮件。他说自己毕业后去了一家基因公司实习，起因是他看到斯坦福大学关于机器学习的公开课，那里的老师说：“如果有一天癌症被人类攻克，我相信机器学习一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这句话在他心里埋下了种子。他拼尽全力学好数据挖掘的本领，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希望有朝一日能用所学本领对抗癌症。为此，他拒绝了所有大公司的录用邀请。当一家公司的人事主管问他：“你把所有的录用都拒绝了，万一后面没有公司录用你怎么办？”他回答：“很抱歉，我这一生都不会再给自己留后路了。”

对于癌症这种重病，死亡的焦虑会一直给人无形的压力。现在，他找到一个有形的敌人，并最终找到能够对付它的方法。这帮助他从对抗疾病的无助中走了出来。那时候他去复查，医生说他已经撑过了3年康复期，复发的可能性大幅降低。复查的频率从每个月一次变成了3个月一次。

后来，我又见到了他。我问他怎么样，他说工作得挺开心，就是疾病的阴影还在。不久前，他去跑了马拉松，而且是“全马”。他无法战胜身体的疾病，但他想战胜心理的疾病。“癌症病人”这个标签，给他

带来了太多的焦虑和压力。他就是想证明，自己不再是一个病人，甚至能比正常人做得还多。

跑马拉松自然是艰苦的，可一直有一股力量支撑着他向前。最后一段路程要经过一条隧道，隧道很黑，他两条腿都抽筋了，心里很害怕。可是他跟自己说：“我绝不能停在这里，就算爬，我也要爬到终点。”后来他就拖着抽筋的腿，一步步挪到终点。到达终点的那一刻，他哭得很厉害，好像那些疾病、那些痛苦的过去、那些日夜不眠的焦虑，都被抛到了终点线后面。

对他来说，跑步已经不只是跑步，而是变成一种象征，象征着他与疾病的战斗。这种象征编入了他的人生故事，获得了某种真实。最重要的是，这个故事已经不再是一个关于功败垂成的污染式的故事，而是变成一个人历尽艰辛战胜自我的挽救式的故事。这是他全部努力所追求的意义。

2018年7月是他复查的5年期，5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如果这次检查没事，以后他就不用去医院复查了。我一直在心里惦记着他，并坚信他一定会平安无事。

一天，我收到了一条短信。他说：“老师，我通过检查了，向你报个平安。我觉得自己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现在，我醒了。”

我很为他高兴，可是不知道怎么的，我的眼眶湿润了。

（秋水长天摘自台海出版社《了不起的我：自我发展的心理学》一书，毕力格图）

半字哲学 ●韩铁铮

宋代理学家邵雍在《安乐窝中吟》中说：“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这个“半”字用得妙，它说的是一种人生智慧、处世哲学。《道德经》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菜根谭》说：“路留一步，味让三分。”

明末清初的大儒李密庵有一首《半半歌》，其中说“看破浮生过半，半之受用无边”，体现出那种知足常乐、随遇而安的生活状态。这个“半字哲学”，劝告人们心态要从容、豁达，不必事事追求完美，一路阳光不过是一种美好意愿而已。

（晓晓竹摘自《今晚报》2021年8月24日）



著名的“后母戊鼎”和“四羊方尊”都是商代的青铜器，它们在青铜器中非常有代表性，后母戊鼎最大，四羊方尊最为精美。

后母戊鼎高 1.3 米，口长 1.1 米，口宽 0.79 米。你现在可以大致比画一下，后母戊鼎比单人书桌还要大很多。

“鼎”，原本是一种锅，里面装食物，下面放柴火加热。

可如果食物太大，切割后烹饪不就可以了吗，干吗需要那么大的锅呢？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制造这种超大型的青铜器非常困难。因为青铜汁在灌入模具的时候会快速冷却，如果青铜器太大，后面的青铜汁还没有灌完，前面的青铜已经冷却了。这样，做好的青铜器会有裂纹，容易断裂。商周人采取了一些高超的技术手段，才制成了没有裂纹的大型青铜鼎。至于是什么技术，到现在人们还没有完全破解。

总之，古人花费了大量的成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技术困难，造了那么一口“大锅”，总不会是为了做饭省事

吧？

当然不是，后母戊鼎是商代进行祭祀仪式时用的礼器。在祭祀仪式中，需要给先祖的神灵献祭食物。献祭食物需要炊具，久而久之，原本是炊具的鼎就变成仪式的一部分。后母戊鼎就是专门为祭祀制作

“一口锅” 与 国家机密

●林欣浩

的，已经没有烹饪的功能了。

中国人把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用在制作成本很高的礼器上。有这个必要吗？

以前，我们讲的都是物质层面的东西——我们讲能量、讲物资、讲暴力、讲奴隶主对奴隶的压迫是靠鲜血和枷锁。现在，我们来讲一讲精神层面的东西。

如果没有精神生活，管理

社会只能纯粹靠暴力。奴隶社会就是这样：奴隶主不和奴隶讲什么道理，只用鞭子和刑具来控制奴隶。这么做的坏处是：需要太多的看守，因为奴隶的劳动积极性很差，会逃跑和反抗。一言以蔽之，就是监管成本太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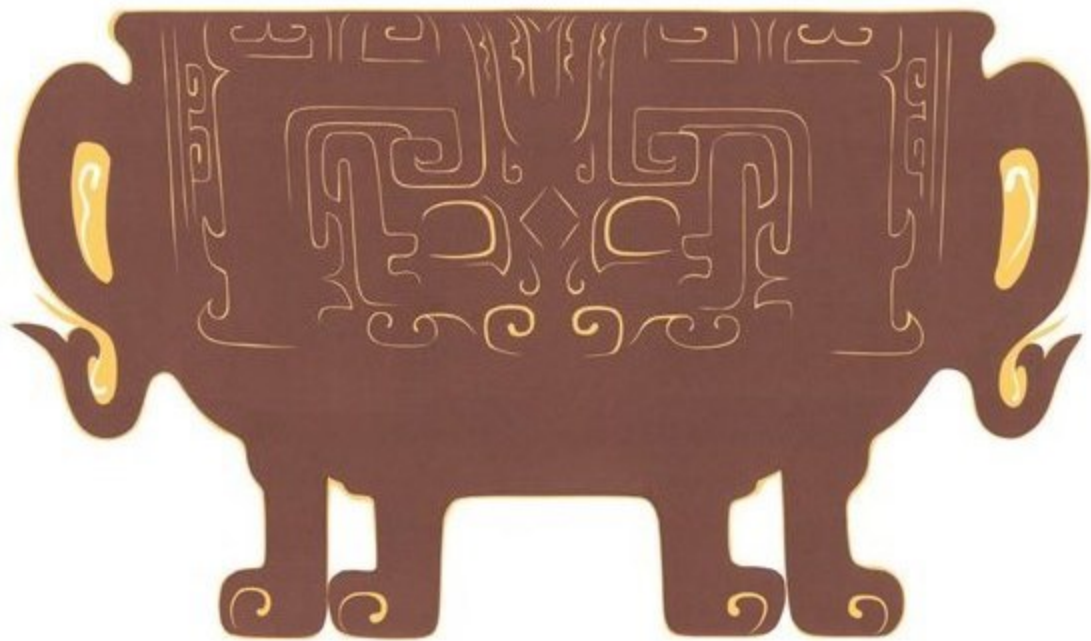
采用精神手段，可以大大减少国家的管理成本。

最简单的例子是祭祀。

世界上的几大文明古国都很看重祭祀。统治者以神灵的名义告诉大众：只要听从统治者的命令，服从社会规范，就可以获得神灵的庇佑，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假如大众相信这番话，那么统治者就可以省掉大量的管理成本，统治效率就会大大提高。

这就是为什么商代的统治者要不惜血本铸造后母戊鼎。祭祀仪式的规模越庞大、用具越精美，它对大众产生的精神影响就越强。

大型的鼎耗资巨大，只有国家才有能力铸造，久而久之，大鼎本身也成了王权的象征。在周朝，对鼎的使用有严



格的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用九鼎，代表天下九州。其他诸侯、大夫按照相应的级别，只能用七鼎、五鼎、三鼎等等。直到今天，“九鼎”这个词还用来指代王权。

春秋时期，有一次周王派使者去见楚王。楚王看似闲聊地问使者：“周王的鼎有多大多重？”使者一听这话，就对楚王说：“周王鼎的轻重，不是你能随便问的！”

使者为什么反应那么激烈呢？因为鼎是王权的象征。楚王问鼎的大小，就相当于在问：“皇帝的龙袍是什么布料做的？皇冠戴上去舒不舒服？”表示他有不臣之心，是一种挑衅的行为。

因此有了“问鼎中原”这个成语，表示有夺取天下的念头。另外还有个词叫“定鼎中原”，意思是已经征服天下，建立王权了。

鼎是国之重器，我们再多说两句。

如果你看到周代的鼎，会发现它和商代的后母戊鼎有明显的区别。商代的鼎造型非常硬朗，多用直角。上面的花纹是一些张牙舞爪、露出狰狞面目的怪兽。

周代的鼎不同，改直角为圆角，鼎口是圆的，肚子也是圆形的。上面的装饰很少再有狰狞的怪兽，而以柔和的曲线代之。

简单地说，周代的鼎，造型少了很多戾气，更偏向圆润儒雅。

表面上看，这只是审美上的变化，实际上，这更是国体

的变化。

前面说过，鼎其实是王室用精神手段管理臣子和国民的工具。商鼎刻满了狰狞的怪兽，这一思路和原始部落用怪兽的形象装饰盾牌、面具如出一辙——用恐怖的形象恐吓对手。这是控制臣民最直接的思路。

商王朝用这招没什么问题，但是周朝就不能这么做了。周王室把天下分封给自己的亲戚，对自己的亲戚怎么能靠恐吓管理呢？

亲戚们一同生活，互相帮助，靠的当然不是暴力和恐吓，而是血缘和感情。周王室也是一样，希望靠王室的血缘和感情来维系统治。

但是，光靠血缘和感情还是有缺点。在分封制下，诸侯的产业可以继承。第一代诸侯和王室之间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大家感情还不错，可年代越久，诸侯和王室之间的血缘关系越远，亲情越淡泊。到那时，王权不就岌岌可危了吗？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周王朝逐渐发展出了一套先进的制度，叫作“礼制”。

“礼制”，简单地说就是一套人和人之间相处的规矩。比如，大臣见了皇帝要三叩九拜，儿子见了爹要恭敬行礼，逢年过节全家都要祭天祭祖，这些都属于“礼制”。

以我们现代人的观点看，“礼制”似乎既烦琐又迂腐。大臣上朝有事儿就直接说呗，你每次都三叩九拜，山呼万岁，搞那么多形式主义有什么意义呢？

有意义。

“礼制”的本质，是通过道德的手段来制定一种秩序，这是一种更高效的统治手段。

古代社会比今天封闭得多，大部分人一辈子都生活在自己的村庄，既听不到外界的消息，也没有能力长途旅行。在这个封闭的小社区，每个人做过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假如你违反了公共道德，那你就彻底地抬不起头了，甚至还会受到肉体上的惩罚。

西周的“礼制”，就是要用官方指定的道德规则去统治群臣和百姓。

具体的办法，是各种看似无用的“礼仪”。如儿子见爹要磕头，弟子见老师要磕头，大臣见皇帝要磕头。这些看似无用的规矩慢慢构成了“儿子要听爹的话”“弟子要听老师的话”“大臣要听皇帝的话”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规范就建立起来了。道德规范一旦建立，政府不需要雇佣大量的人手，就可以维持社会秩序，减少人们互相乱打乱杀的混乱情况。在西周时，“礼制”系统还很粗糙，主要在贵族之间执行，平民还不大懂得这一套。后来，“礼制”被儒家发扬光大，在全国普及，成为统治者统治国家的最重要的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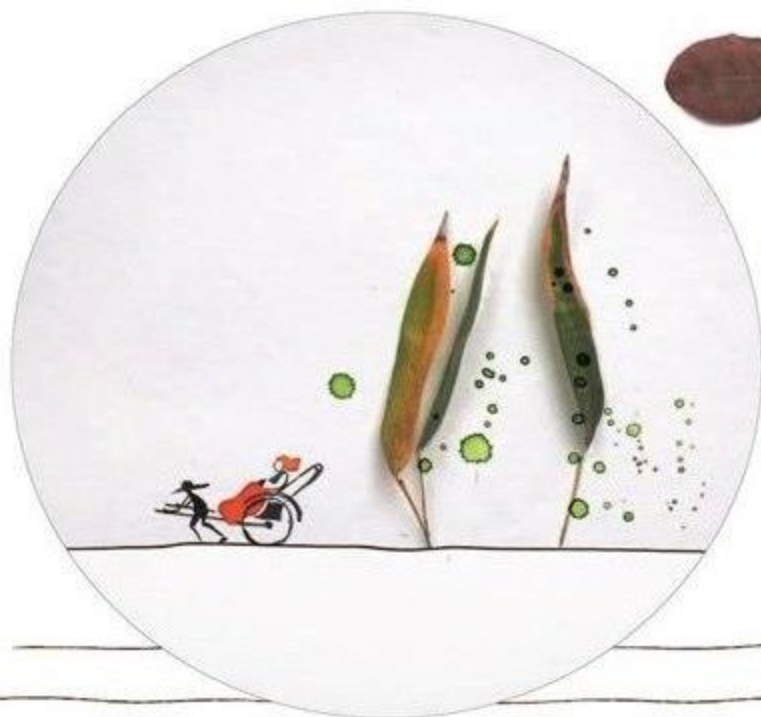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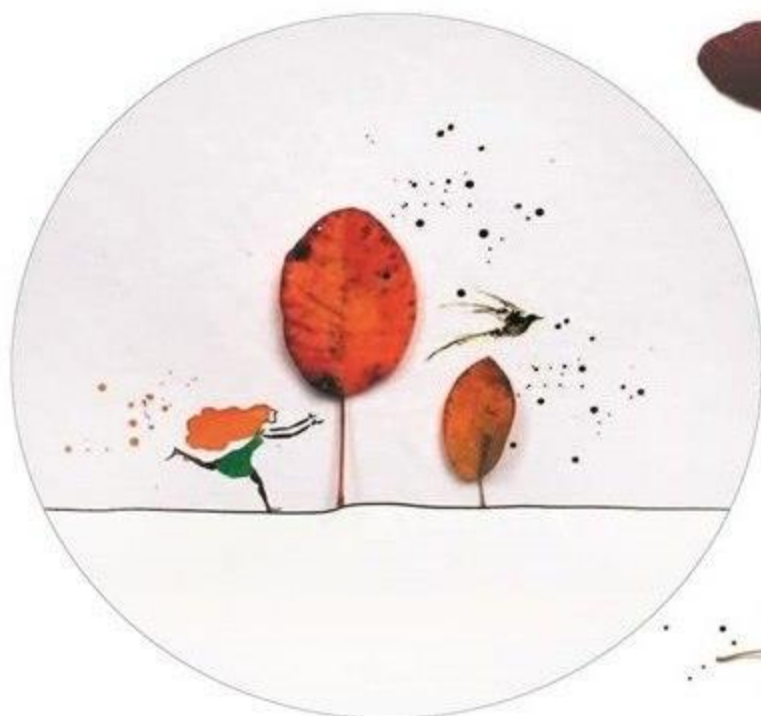
鼎作为礼器，看似毫无用处，却能成为“国之重器”的原因也在于此。以鼎为最高代表的“礼制”，是西周统治中国的一大法宝。

（秋水长天摘自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哇，历史原来可以这样学》一书，赵希岗图）



秋叶寄情

艾伦·肖是一位印度的插画家，每年秋天都会做一系列插图。今年，受秋日美景的启发，艾伦决定收集树叶拍照，然后添加水彩插图来表达对秋天的爱。







1998年，琼瑶剧《还珠格格》的播出，开启了中国影视娱乐业的巨星时代。

仅仅20年后，在一场场的“人设”崩塌中，我们发现那些曾以为熟悉的娱乐人物，已经变得如此陌生。他们随时可能像《画皮》中那样，撕下一张娇俏的脸，露出再无遮拦的动物本性来。

从艺术工作者到陌生动物，有一个变异机制，叫作“明星资本化”。

资本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最强大之处在于，会把卷入其无止境的积累运动中的所有人，变成它的工具，受它役使，最终成为它的奴隶。

20年，是一场饕餮盛宴，也是一个自偿的周期。

过去社会舆论对娱乐明星群体的批评，大多是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展开的，比如，“烂片”“五毛特效”“尴尬演技”等。

然而“艺术”本身会让自我辩护也变得很艺术，这就是明星们的底气所在。他们甩出一个“需求决定供给”的道理，说烂片多是因为“垃圾观众”多，一句话把质疑之声噎回去：“等于……你也有责任吧？”

他们不怕跟任何人讨论所谓“艺术”，因为这种讨论在泡沫背景下，谁的影响力大，谁就占上风。

空壳收购、制造不实消息便于买空卖空、利益输送、洗钱式拍戏、偷税漏税……这才是在“艺术”的防弹衣包裹下的破烂棉絮。防弹衣不能被攻破，但破烂棉絮经不起轻微的拉扯。

这是当下娱乐业最不愿意被触及，最希望把人们的视线从中引开，最想要用一堆低能作品让人们沉醉不知归路从而持续忽视的领域。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确实做到了。

反对“泛娱乐主义”的人们经常拿明星和科学家的收入及获得的社会声誉来做对比，在落差面前感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但这没有任何力量，甚至有点言不及义。因为这种对比要成立，首先就要干掉商业逻辑，但这是做不到，也不理智的。娱乐业和明星都是商业的一

部分，正常的商业回报在任何意识形态下都天经地义。

问题不在于商业，而在于无限泡沫化的信用。

商业是正常的市场逻辑，而信用是资本逻辑，这二者大不一样，甚至根本相悖。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市场逻辑下，一种东西便宜，购买量就会增加；而在资本逻辑下，一种东西便宜，资本反而会加速逃离，让它变得更便宜。

前者由价值支撑，后者靠信用背书。所谓粉丝经济，就是自然凝聚在明星身上的信用带来的收入可能性。明星资本化，是对信用的无限透支、无限泡沫化，因而与劳动脱离，也与价值背离。

每一张漂亮的脸蛋都可能代表一个与艺术创作无关的巨大信用泡沫，这就是今日的明星。

明星的“前身”叫演员。

明星是对影响力较大的演员附加了价值想象之后的新包装，所以它天然地带有泡沫性质。只不过，早期（大约在21世纪之前）中国娱乐明星身上的泡沫，主要不是资本泡沫，而是大众的情感泡沫。追星，是人们对生活的完美想象，是把不可能实现的状态投射在一个人身上，进行对象化、现实化。这就意味着，明星客观上在为社会生产价值——什么样的生活是善的、美的、值得追求的。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类的生产活动是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结合。物质生产是制造产品，比如铁匠打制菜刀，陶艺师制作陶器；而社会再生产的对象是社会本身，即为人们不断求索和定型共同的价值标准、秩序法则。

在传统社会里，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是一体的，都由一个人去完成全过程。以陶艺师制作陶器为例，他认为怎样的陶器是美的、实用的，他就怎样塑造它，一件陶器在制作之前，事实上它已经存在于陶艺师的意识建构当中。在这种状态下，陶艺师是完整的人，他从劳动过程中感受创造性，感受到美，因为整个过程都在他的意志把控之下，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并尽可能做到完美。在生产过程中，他

流量明星的垮塌

● 李少威



是一个整体，具有不可替代性。

直到有一天，一种叫“资本”的力量介入了。资本发现，它可以把陶艺师一撕两半，变成两个人，一个人负责创造，另一个人负责按照前一个人的意见去机械性地生产——头脑和手足被分离开来。社会再生产和物质生产也就在这个过程中被撕裂了。

这就是天才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这篇论文里的重大发现。卢梭的结论是，科学与艺术的所谓“复兴”，让人类开始堕落。浮华腐败的文明日趋瓦解艰苦奋斗的文明，日渐将共同体的基础从劳动者身上转移到“游手好闲分子”身上。

社会再生产环节的科学与艺术被资本逻辑控制，成为它的附庸。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者变成了一个片面、重复、机械、可替代的角色——流水线工人。流水线工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劳动是抽象的，自身的存在也是抽象的。

现在，我们把视线移回到演员身上。

很多早期演员回忆过当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工作状态，那时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演出、拍戏、唱歌，也包括参加活动，代言产品则是后来才有的。他们没有经纪人和助理——没有人为他们安排日程、鞍前马后、协商合同和价格，以及操心收付款，所有的问题都要靠自己来解决。

这个时候的演员是完整的，他知道自己在做

什么，并且了解每一个细节里的喜怒哀乐，真实地体验丰富的人类情感，他们是真实社会的一员，是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结合体。

1998年，当巨星时代来临之后，一切都开始变得不一样。明星拥有了巨大的影响力，而其影响所及的人群又拥有强大的消费力，二者一拍即合，泡沫化的信用，而不是创造性劳动的价值，成为明星收入更重要的来源。紧接着，一步一步地，明星的身价来自股票、投资、资本运作，而不再是作品，作品只是一种抽象的劳动。所谓明星“耍大牌”，根源就在于演戏是跟自身心灵体验毫无关联的抽象劳动。从那以后，明星更注重的是塑造自身，而不是打造作品。塑造自身，是指向无中生有的价格。当然，他们还在等待，等待资本的催化。

市场只是资源配置手段，不是某种社会形态的专利。然而极端化的市场，会产生一种凌空蹈虚的金融投机，即不经过任何生产环节而发生资本增值。

金融的基础就是信用。

明星原本一无所有，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支付能力的增强，人们愿意并有能力为自己的想象以及不切实际的愿望支付成本。这让明星有了一种很重要的资源——信用。

除了合法的金融机构和地下高利贷团体，几乎没有人会真正愿意去研究信用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在极端情况下，信用非常玄乎，跟爱情差不多，只在于你是否相信。





信用其实就是另一种信仰。在一般层面上，信用就是相信资本可以无止境地增值，具体到个人，就是能够给他提供无尽的回报。

资本不是财富，而是一种势能，一种转变为更大资本的倾向，是“想象的财富”和“对财富的想象”。所以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就是“买空卖空、票据投机和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

我们仔细地思考一下，如果明星脱离了艺术生产，他的信用还有什么现实基础？粉丝对他们的完美想象，称不上“现实”，事实上就是虚幻，也可以说是一种“民意”，但这种民意是瞬息万变的。

然而他们只要目前还掌握着粉丝，他们就拥有“民意”，信用就仍然有效。于是我们看到，很多虚幻、浅薄、无意义，乃至连基本演技都不具备的影视作品，仍然获得了无数拥趸。

这样的作品受欢迎，反过来会加强明星的信用。资本在增殖逻辑上特别精细，但在价值层面则往往假装得非常“傻白甜”——一个明星，如果他无论生产什么作品都能被一致叫好（所谓的“流量”），那他就具有巨大的投资价值。以至于，这种投资价值会被放大到人格层面，只要有他在，就是一个坚实的保障，资本就希图和他捆绑在一起。

很好，他实现了一种飞跃。这个时候，资本青睐的根本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这个人。当然，你可以很善意地理解为是对他未来作品的预期，然而，某些流量明星生产过什么好作品？他们未来的作品有什么值得预期？没有，对不对？

不要太过深入。目前我们认为，资本青睐的其实是某些人，那就意味着，这些人，而不是他们的作品，成为交易标的，也是资本冒险的标的。人本身成为商品，就是明星资本化的奥秘。

巨星时代开启，明星们纷纷从创造性的劳动者转型为老板、资本家，但归根结底，是首先转型为商品。对他们而言，可能是物质力量的升级，但对于大众，则是情感的物化。

关于明星资本化，有很多案例，列举一大串明星的名字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只要知道

一点——“幸存者”很少，就够了。

他们接下来会这么玩儿。

第一种玩法，叫空壳收购。我是一个导演，注册了一家公司，实际资产1.36万元，负债1.91万元——一家资不抵债、听上去就像个笑话的公司，被上市公司以10亿元的价格附加一个对赌协议收购，去掉对赌成本，就算每天遛鸟，5年下来一样盈余几个亿。

第二种玩法，叫深度绑定。我是一个影视资本家，我认为这个明星流量有保证，就给他股权，从此一荣俱荣，不离不弃——至少希望如此。

第三种玩法，叫洗钱拍戏。我是一个无名大款，有些钱的来源说不清楚，我就给你1000万元去拍戏，随便花一两百万弄个“作品”出来，剩下的请以利润的名义还给我，钱就变得干干净净了。

还有第四种玩法，就是某位明星给我们演示的，以50倍杠杆“蛇吞象”，相当于空手套白狼。

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当然是因为面对金钱的诱惑，一般人抵抗不住。

需要思考的是另一个层次——他们其实已经被资本逻辑绑架，变得不由自主。资本的使命就是无休止地积累，一切都要服从于积累的需要，所以任何被卷入积累循环中的人和物，都会成为它的工具。所以身在其中，人就会变异，会去人格化。明星因其高度人格化的形象为大众熟知，但和资本联系在一起时，就只剩下一个名字，一切鲜活的个人特质都已经被资本收购。

下一个问题是：明星资本化有什么不好吗？

我把它转换成一个更为具体的问题：我一不追星，二不投资股票，他们怎么玩跟我有关系吗？

有几重关系。第一，文化环境毒化，你会不停地看到一些烂片、烂剧；第二，劳动贬值，实诚的劳动者会产生一种彻底的无望感；第三，资金空转，而它们本来可以被投资在真正的生产上，为我们提供更好的物质和精神产品。



美腿小姐

◎杨立新
冷杉译

◎〔美〕詹姆斯·瑟伯

巴黎附近的一个池塘里住着一只青蛙，她认为自己很了不起。

“我拥有最大的睡莲，最深的下潜空间，最漂亮的大眼泡儿，还有世上最动听的歌喉。”她呱呱叫道。

“你还拥有地上或水中鲜嫩多汁的美腿。”一天，一个人对她说。这是巴黎一家著名餐厅的老板的声音，他正好路过，听到了青蛙所有的自吹自擂。

“我不知道‘鲜嫩多汁’是什么意思。”青蛙说。

“你的词汇之贫乏举世罕见。”

餐厅老板说。这只傻青蛙把每个形容词都当成对自己的夸赞，听了很高兴，羞得脸色更绿了。

“我应该把你摆在某位著名美食家面前，”餐厅老板说，“让一位高贵的食客、一位美味佳肴的鉴赏家来品尝你。”

青蛙听到这些潺潺若溪水、叮咚似击玉的法语发音，简直飘飘欲仙。

“你将受到女王般的款待，”

餐厅老板说，“尽享普罗旺斯风情。当然啦，由我来亲自料理这一切。”

“你接着讲，我还要听。”全神贯注的青蛙听得如痴如醉，催促道。

“你将受到世上最好的美酒佳酿的伺候，”餐厅老板说，“干白葡萄酒最适合你。”

“说下去。”自负而又愚蠢的青蛙一个劲儿地催促。

“每当厨艺爱好者聚会的时候，你都将成为他们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餐厅老板说，“你将作为美食烹饪史上最可口的菜肴名垂史册。”

听到这话，青蛙乐昏了头，完全陶醉在喜悦之中。就在她晕头转向之际，这位巴黎名餐

馆的老板熟练地卸掉了她那两条多汁肥美的大腿，把它们带回他的餐馆，由他亲自监制——如他承诺的那样：做成了一道有着普罗旺斯风情的佳肴，然后连同一瓶干白葡萄酒，端到一位著名美食家的面前。

愚蠢而自负的青蛙很快就会被分食。

（羽惊林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寓言集》一书，邹健图）



如果这几重关系都还太虚，那么下面这个就很实在了——偷税漏税。对个人而言是违法，对社会而言则是不公平，加剧两极分化。你每个月工资几千元还依法纳税，有的人“4天6000万”却以“无损音质”的方式落袋，仅逃掉的税款，可能就够你奋斗几百年。

还有一点让人“细思极恐”——我们看到的大部分影视作品，并不是“谁”想要把它拍成这样，而是“什么”决定了它以这种面目呈现。这个“什么”，就是资本逻辑。你随便逮住一个导演或者编剧，他们都能给你讲一堆不由自主地改戏、加戏、换角的故事。

在这个行业，社会再生产和物质生产极端分裂。原本在市场逻辑下，演员和其他独立艺术家一样，是最有可能实现完整的、创造性劳

动的一个群体，但他们很快就丢失了阵地。社会再生产通过明星资本化，被资本绝对掌握，个人在物质生产上也就再没有发言权。

谁掌握了社会再生产领域，谁垄断了社会法则和价值评判准则，谁就能反过来支配物质生产领域，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

这些“作品”，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和我们下一代的价值观和生存方式，这也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提出的忧虑。卢梭还指出：“长此下去，人们必将愈来愈偏爱那些讨人喜欢的才能，而不看重有实际用处的才能。”

在弗洛伊德看来，这叫“集体心理贫困”，灵魂被欲望统治。

（心望如一摘自微信公众号“南风窗”，黎青图）



无言以对

来了一位顾客，可能是怕我推荐染发、烫发、护理之类的产品，一坐下就对我说：“我怀孕了，什么发型都做不了，只要稍微剪一下就好。”这句话太有杀伤力了，硬生生地把我要说的话堵了回去。我愣了一下，带着膜拜的神情说：“大哥，我服了！”

疯狂

老婆刚生完宝宝，一见我就表现得很急切，我赶忙说：“宝宝很健康……”话未说完，她打断我：“快扶老娘起来，我要去称一称，看瘦了多少斤！”

道德

倒车入库没有倒进去，教练走过来说：“你倒得有问题……”

我腾的一下就火了：“你才道德有问题！我就倒个车，你骂什么人啊！”

假日聚会

有没有开过法拉利、玛莎拉蒂、保时捷的朋友，给我讲讲性能，以及去过迪拜、马尔代夫等地的朋友，给我讲讲详细的旅游费用和攻略。我春节回家聚会，聊天的时候可能会用到，谢谢了！

冷笑话

有一天，小猪佩奇哭着对妈妈说：“小朋友都说我长得像吹风机。”

猪妈妈心疼地说：“乖，下次说话时离妈妈远一点，别



把我头发吹乱了。”

无语

我和老妈一起看新闻，只听主持人说：“某少年花了几天时间，利用网络赚取几十万元……”老妈戳着我的脑袋，一脸鄙视地说：“你看看人家！”紧接着，主持人又说：“但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表达

同桌问我：“你知道‘国宝’这个词，用英文怎么说吗？”

我犹豫着回答：“Panda（熊猫）？”

理由

哥们儿说：“你快结婚吧，现在我还能当个伴郎，趁我还有头发。”

这是我听过的最难拒绝的催婚理由。

体贴

看完比赛回到家里，不见妻子，肉也不见了。正纳闷儿

呢，我看到餐桌上有个便条，上面写道：“老公，我把羊肉拿去让妈料理了。我家人多，恐怕带不回来，到时我会把吃羊肉的精彩场面讲给你听。”

女汉子

闺蜜买了辆车，在后座下放了一根大铁棍。她解释说：“现在开车的人大多脾气不好，我备着好防身。”

昨天下车，她让我先上楼。趁我不注意，她拿着铁棍几下就把车撬进了车位。

适得其反

小明领到暑假作业后，向老师抱怨：“这也太厚了吧！”

老师说：“是吗，我把它变薄四分之一，怎么样？”

小明狂喜，点头。只见老师翻到最后，麻利地把参考答案全撕了……

懒人的境界

小时候，我爸给我讲过好几次“脖子上套饼，却被饿死”的故事，似乎很担心我成为这样的人。但我笃定自己不会，因为我相信科学——自动转饼机一定会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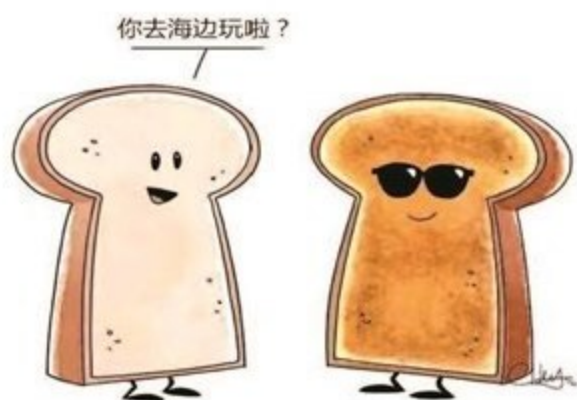
奖励

健身房教练说：“本中心有活动，这个月谁先成功减重5公斤，奖励5万元！”

我说：“现在带我姐来办卡，来得及吗？”

教练：“来得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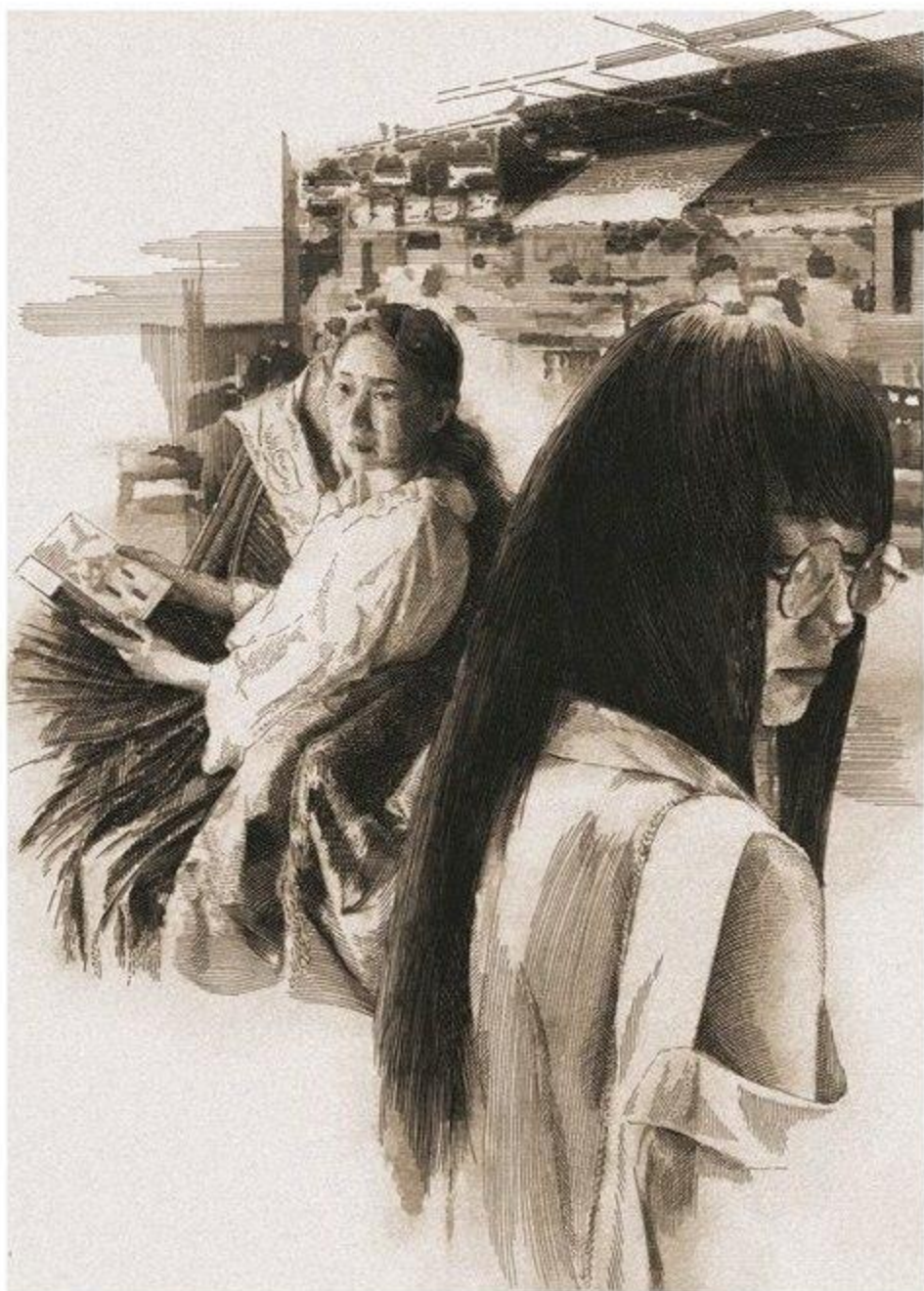
我拿起手机打电话：“姐，你预产期是不是这个月？我跟你说个事……”



给生活加点幽默

●〔美〕赛德里克·霍恩施塔特





她从海上来 ●吴晓乐

母亲的学历止于小学，这是外公的主意。外公很早就表明态度，母亲小学一毕业，就得外出打工以贴补家用。母亲的老师得知后，特意来访，试图说服外公，让母亲继续升学。母亲说，她远远见到老师的身影，就赶紧溜出家门，躲在邻近的巷口，她怕自己在场，大人不好说话。一边躲着，一边忍受胸腔内那急速搏

动的焦躁。母亲拼命祈祷，希望外公会回心转意，自己能够跟其他人一样，无忧无虑地坐在教室里学习。当老师青着脸踏出母亲家门时，母亲的心一沉。外公并不认为女儿坐在教室里，握着铅笔，朗读课文，能让他多买上一瓶酒，而在工厂的生产线上工作却可以。

升学路断，母亲疾奔上邻近的小山丘，望着大海。不能

在父亲面前表达的幽怨，悉数化为泪水。几天后，她成为女工。那一年，她十二岁。

在工厂安顿好，母亲瞒着外公报了夜校，并请同事帮她圆谎。钟一响，母亲就奋力踩着向别人暂借的破“铁马”，哐啷哐啷地去上课。平常浸泡在酒精中醉生梦死的外公，对于钱倒是很精明。没多久，外公算出母亲上呈的加班费有短缺，当下冲往工厂堵人，眼见纸包不住火，同事只得吐露实情——她去读书了。母亲下课返家，外公怒不可遏地将她一顿痛打。母亲退了学，之后几十年，她都没办法回到教室，听上哪怕一个钟头的课程。很有可能，她整个人的一部分，也被彻底地禁锢在那个挨揍的夜晚。

十四岁时，母亲在外婆的建议下，独自踏上前往高雄的船。在高雄，母亲一口澎湖腔的闽南语，常遭人嘲笑。她跟一位同事交情甚笃，下班后，便从对方身上模仿“标准”的闽南语；其他闲暇时间，她继续学普通话，工厂内的报纸是她的免费教材。母亲是这样自修的：左手拿报，右手执笔，一旦出现生字，圈起，拿起字典查找，然后在报纸留白处反复抄写，直至完全记熟那个字的形、音、义。

从小到大，我眼中的母亲，认识很多字，说话也字正腔圆。后来，母亲揭晓个中隐情，我才恍然大悟，母亲无意识地调换着符号与象征，只想获得一种命运：不再被人霸凌。这段经历也滋养出母亲沉



静的个性：她从不贸然评说一个人的好坏，也能忍耐别人对她的胡言乱语，心性平静，波澜不惊。

母亲以长女的身份守护着她的家庭。外公基本不捕鱼了，成天意兴阑珊地晒网。母亲把手足一个个地接到高雄，眼看这个家即将拨云见日，她却罹患重病，近一米七的个子，消瘦到三十八公斤。医生说，唯有台北的医院可以收治。母亲反过来安慰外婆，说她累了，这样就好，不用再治疗了。母亲算过了，交通费、住宿费和医药费会再次压垮这个家庭。母亲瞒着外婆，把大妹唤来榻前，嘱咐她撑起这个家。后来，她奇迹般地以一帖中药渡过难关。母亲说，那时她觉得就这样子走了也无所谓。活着未曾感受到多少幸福，倒想再一次投胎，看看是不是能有更好的生活。

我问母亲，为什么想要孩子？母亲说，前半生，她最常有的情绪是孤独。长年在外拼凑家计，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很短暂。等到日子不再那样匮乏，手足一一成家后，她反而困惑了。母亲打了一个比方：“就像你把家布置得很理想，看了看，很满意，这么舒适，为什么不再邀请一些人来呢？我邀请的人，就是你们。”

我想，母亲之所以渴望孩子，也是想通过我们，让她朝思暮想却永远也得不到的某种氛围得以再现，而这一次她能够不被辜负。孩童的存在，提醒我们，活在当下，也要活在未来。而孩童的未来性，有时

也能使母亲借由我们的童年，去弥补她儿时的遗憾。

我三岁多时，母亲把我们姐弟从奶奶身边接来同住。平日她把我们送入幼儿园，假日则带我们去博物馆。我们一同观看细胞分裂、恐龙灭绝、哺乳类动物幸存的影视资料，对猛犸象和噬菌体的外形激赏不已。我对动植物萌发了浓厚的兴趣，势必认读每一段介绍文字，母亲在我身后一行行朗读，不忘给我解释含义。我们也去书店，这其实是她最享受的时光。为了安抚我们，她允诺，我们离开时能带走一两本自己喜欢的书。我跟弟弟从母亲那犹豫为难的语气中，误以为书是贵得要死、别的小孩子拼命也要获取的奖励。之前进入安静场所而翻涌的躁动，瞬间转化为狩猎般的探险兴趣。

曾有一回，一本书的插图吸引了我。文字没附注音，有些段落我读得很吃力，我抱着那本书，请母亲念给我听，她从自己的书本中抬起头来，迟疑了几秒，说：“妈妈也在读书，你可不可以挑一本简单的自己读？”语毕，她的目光又落回书上。我至今仍忘不了那暗淡的心情。我以为母亲会放下书本，但她没有，她把书本抓得更牢，仿佛那是一张船票，她将乘上船，前往更丰饶的地方。

上小学时，母亲慎重地交给我一样物品：字典。自字典交到我手上的那一秒起，母亲就再也不帮我认读任何一个字——读不出招牌上的字，问她，她只要我记下，让我返家

后查字典。

我当然讨厌母亲的做法。有时童话读得兴起，去问母亲，她也是狠心遥指家中摆放字典的矮柜。为着一个字，得在字典里翻寻，字字都在“此山中”，对于幼小的我，也有“云深不知处”的无奈。我为了轻减日后的负担，若课文学到“雨”，就连着部首一路读到“雪霞霜雾霭”，也因为每个字都是我亲手掘出，便显得格外刻骨铭心。

上小学时，我是敬仰母亲的；升入初中后，这份敬仰日渐生变。

初中的第一堂英文课，老师问全班，有谁没办法按顺序念出所有的英文字母。我没有多想便举了手，环顾四周，却发现自己竟是少数。回家后，我把这份难堪与羞耻扔给母亲。母亲向我道歉，说：“我只读到小学，不清楚原来英文这么重要。你的学历比我高了，不然这样，我再带你去买一本英文字典，好吗？”我以沉默作答。这份复杂的情绪，到了高中愈加严重。升学考试不仅筛选出成绩好的学生，也隐约淘洗出家世背景较好的同学。多数同学都有家学渊源，相比之下我的背景相当突兀。客观上我明白“万般皆是命”，主观上却藏不住“半点不由人”的感伤。我的挚友，自小就受到父母的严加管教。我向往这种家庭，以为爱一个孩童不过如此，约束他、管教他，确保他没有辜负每分每秒，年年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那时未能读出挚友的隐



忍，隐忍自己得收下一份过于贵重又不能拒绝的礼物：在父母无微不至的关注下，你必须活成人上人，为父母争气。

我甚至谴责了母亲的“无为而治”。

高二时，我因胃酸倒流，每个星期有一天得去医院检查。我跟母亲坐在医院的长椅上等待显示屏上号码的跳跃，有时母亲会想到什么似的说“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下一秒，她又陷入自我审查、修正，“算了，当我没说，我也没读过书，我懂什么”。对话便到此终止。又一个星期，我们坐在同一张长椅上，忍受同一份尴尬。相比之下，做胃镜真是太轻松了，一根细管，数次忍耐和几分疼痛就能看清楚病灶。也许那时候我与母亲之间也需要一根管子，去查看生活的酸液是如何将我们之间的关系腐蚀出窟窿的，为什么我们表达感情的方式只剩下沉默，沉默至少稀释了我们对彼此咆哮的欲望。我怨过她，怨她什么也不懂，填志愿的时候甚至不知道学校的排序。这反复纠缠的情结，直到我大学毕业，才有了释怀的契机。挚友与我吐露生命的负担，我也看到其他孩子的伤楚。他们被父母的期望压得喘不过气，而我的母亲从头到尾，不忘送给我最难能可贵的爱：自在。

我本该向母亲道歉，但我没有。我以为母亲能从我重新释出的依赖，理解到我对过往言行的懊悔。我低估了道歉这一举动的功效，对受伤的人而言，这是不容省略的仪式。

一场国外旅行，终于使我意识到自己错得有多离谱。那时，酒店的系统出了点纰漏，我们一行人准备就住时，酒店已是满房的状态。我跟前台服务人员用英文争执起来，母亲也很紧张，不时出声询问。工作人员请来经理，我得同时和两个人沟通，母亲的频频询问让我左支右绌。我转头，以不耐烦的语气说：“你先在旁边等好不好，我这里很忙。”几天后，在餐厅里，母亲突然开口说：“那日在前台，你让我很受伤。你让我觉得我英文不好，什么都不懂，是个累赘。”母亲似是再也承受不了，一把撕开我们多年以来绝不轻易碰触也从未结痂的伤口。她问：“命运怎么开了个玩笑，让鸭子生出天鹅呢？”闻言，我跌入时光的回廊：博物馆的标本、为我朗读介绍文字、手上字典的重量、我升入初中时既欣喜又心酸的祝福——“从今天起你就读得比我高了”，也包括高中之后的片段回忆……在她认识的字比我多时，我们相互理解；而在我习得的知识比她多时，我却单方面地关闭频道，再也不让她收听。羞耻感淹没我的心房，我岂止红了眼眶，眼泪也扑簌簌直落。

“鸭子怎么会生出天鹅呢？”我生平见过最温柔、最友善的控诉，再也想不到还有其他表达方式，比这样的言说更委婉深沉。

我深知母亲苦于她的失学。终其一生，她在职业上的选择很少，也总是碍于学历而

不得晋升。我深知母亲辛劳的一生与她长女的身份密切相关，她牺牲自己，换来手足上学的机会。我偶尔体谅，偶尔怨怼。仿佛她可以选择，其实她根本没有选择。

我向母亲道歉，我错了，我的书读得太差劲了，知识的存在是用以认识自己，而非否认来历。母亲也掉泪了。她原谅了我，她总是能谅解别人对她的误解。

到了三十岁，我看得更清晰。母亲没有给我指示，她给了我一盏明灯，我要往哪儿去，她极少干涉。

我跟弟弟对知识的恋慕，很大程度上来自模仿，模仿我们最重要的人对于知识的渴慕。她若得一秒钟清闲，就读一段文字，无论报纸还是杂志都好，而她的两个小孩跟在她的身后，陪她摇头晃脑，把整个世界都收纳于掌中开合的书页。母亲没有藏私，她并没有为我们精心规划出缜密的学习计划，也不曾给我们编排课程，她甚至从不评价我们成绩的好坏。她只是把我们引到水畔，我们见她洒水、拍浮，时而没入水中，时而浮出水面深吸一口气。我们的一切成就，都来自一个十二岁时离开教室的小女孩。

再次回答那个问题：“丑小鸭怎么会变成天鹅？”因为丑小鸭的妈妈，本来就是天鹅啊！



（心香一瓣摘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可是我偏偏不喜欢》一书，本刊节选，王 妮图）



在《史记·孔子世家》里，记录着老子送给孔子的临别赠言。

老子说：“送别，有钱的人送财物，仁德的人送教导。我没钱，就冒充一下仁德的人，送你几句话吧。”

第一句话是：“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

一个人聪明，明察秋毫，很好。可是这样的人，往往比那些笨人更容易招来杀身之祸。为什么？因为他好议人。一个人知识广博，能言善辩，很好。可是他却因此时时处在危险之中。为什么？他喜欢揭发别人的隐私。

聪明会使一个人对别人的缺点一目了然，善辩会使一个人对别人的毛病一针见血。

笨人倒并不一定不好议人，不好揭人隐私，而是眼拙、嘴笨，看不出别人的问题所在，无从议起。即使议论别人，也不得要领，不至于戳在痛处。

智慧之巅是德行

●鲍鹏山

老子想告诉孔子什么？单纯的智力如同没有柄的刀片，让握住它的人自己受伤，且刀片越锋利，人握得越紧，伤得越深。

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到此时，三十而立。就是一个聪明深察、博辩广大的人。

老子提醒了孔子，人生有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让自己聪明起来，第二个过程是要善于把聪明藏起来。

接着，老子又对孔子讲了两句话：“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做儿子，不要太坚持自己。做臣子，也不要太坚持自己。

谁不是别人的儿子呢？谁不是别人的从属呢？后来庄子直接说，这就是我们“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伦理之网。在这

样的网里，我们要学会谦恭，学会听取并欣赏别人的主张，学会服从权威。

其实，我一直想把这两句话中的“子”和“臣”两个字去掉，变成一句话——“为人者毋以有己”。

这不是我自作聪明，删改前贤嘉言。庄子早就这样改了，他的句子比我的更简洁，只有三个字：“吾丧我。”

吾——即自我的本体，本来的自我。

我——附寄于“吾”的自以为是的观念、知识、经验、是非、好恶等“成见”“成心”。

“我”总是遮蔽着“吾”，但没能使“吾”与世界赤诚相见、互相洞开，反而使得“吾”认“我”为“吾”，“我”把“吾”李代桃僵了。

所以，智慧的根本在于呈现本来的“吾”，汰除附寄的“我”——吾丧我，与他人赤诚相见。

谁没有“己”？谁没有“我”？每个人都固执“己”见，每个人都“我”行“我”素，世界将被切割成无法互相包容与理解的碎片。

老子的“无己”，庄子的“无我”，是道德的境界。智慧的顶端，就是德行。

（枫林晚摘自岳麓书社《孔子如来》一书，杨向宇图）





见到许伯威先生时，他已经七十岁了。这位国内顶尖的理论物理学家，在校方的邀请下重新出山，给我们这些本科生上量子力学。

许先生一头白发，总是穿一件灰色的夹克衫，朴素干净；夏天则是灰色短袖衬衫。量子力学是物理系学生公认最难的课程。许先生讲课不用投影仪，不用幻灯机，坚持写板书。从普朗克到薛定谔，从海森堡到狄拉克，涉及无数抽象的演绎与推导。许先生每次上课都密密麻麻地写满四大块黑板，擦掉，再写满。逻辑清晰，一丝不乱。

被问起缘何选择研究量子理论，许先生笑言，当年他在南开大学读研究生时，学校组织批判“资产阶级学术理论”，分配给许先生的任务是批判狄拉克的量子学说。

动乱中，这却是一个难得的可以静心读书的机会。许先

生借“批判”之名，系统钻研了狄拉克的理论，大为叹服，从此与量子结缘，矢志不渝。

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天时，先生正在甘肃农村劳动。他身边没有任何资料，硬是从牛顿定律出发，推导出整个力学体系，进而计算出“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轨道参数。与官方公布的数据比

许先生

●路明

较，几乎丝毫不差。

许先生说：“当时那种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回头想，多少岁月蹉跎，情何以堪。”

许先生给我们上课的那个学期，正值“本科教学评估专家组”前来视察，学校极为重视。

系里召开大会，反复教导

我们，万一遇上专家私访，该如何作答。

此外，为展示我校学子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各宿舍摊派一人，每天早上六点钟去体育馆打乒乓球。

教务处也不闲着，派出人手在各教学楼蹲守，专抓那些迟到、早退等“学风不正”的学生。抓到就记过，取消奖学金及保研资格。

一时间人心惶惶。

那天上午，许先生正上着课，一位教务处的领导冲进教室，揪住一个正趴着睡觉的学生，要记他的名。

我听见许先生的声音：“请你出去。”

领导愣了：“我在给你整顿课堂纪律呢。”

“那么，请你尊重我的课堂。”许先生顿了顿，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不希望学生上课睡觉，但我捍卫他们睡觉的权利。现在，请你出去。”



最后一次演唱会

●鹏飞

美国女高音歌唱家普莱丝，1961年以《游唱诗人》登上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并以42分钟的谢幕掌声创造了纪录。对此，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多明戈感慨道：“普莱丝是我听过最完美的女高音歌唱家，她歌声的力量和美感都是无与伦比的。”

正当普莱丝演艺事业如日中天时，她却在57岁那年的一次演唱会上，做出令人惊诧的举动。当晚在演唱完最后一首歌曲后，她向观众深深地鞠了一躬，问道：“我今晚唱得好不好？”观众情不自禁地欢呼道：“唱得好，唱得好！”普莱丝又向观众鞠了一躬，微笑道：“既然如此，这就算我最后一场演出吧！”

她话音刚落，全场观众顿时愣在那里，以为自己听错了。少顷，便有观众大声问

道：“您不是在开玩笑吧？”普莱丝依然微笑道：“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又有观众大声问道：“您为什么事先不做预告？”

这时，普莱丝的伴奏站起



普莱丝

来对观众说：“说实话，我与她共事多年，事先也一无所知，直到在她谢幕时，我才从她不寻常的眼神里吃惊地发现，今晚居然就是她的告别演出。”

看到观众久久不愿离去，普莱丝眼含泪水哽咽道：“我感谢这些年大家对我的厚爱，我已经57岁，我确实唱累了，也该去找适合自己的另一个舞台，那就是停下来好好休息！”说完，她再次深深鞠躬，然后挥着手潇洒地从舞台退下。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普莱丝说：“我之所以事先不预告这是我的最后一次演唱会，是希望听到大家问我为什么要退休，而非私下窃语为什么我还不退休！在过去的时光里，我因观众的赞美而感到快乐，所以我快乐观众也快乐，我要让这种快乐在以后很长时间仍然陪伴着我和大家，而不是因为我的力不从心而给人们带来伤害。”

（梁衍军摘自《演讲与口才》2021年第9期）

领导脸憋得通红，犹豫了一下，怏怏地走了。

课堂里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今天想起这段话，我依然抑制不住热泪滚滚。没错，我就是那个上课睡觉的本科生。

从那天起，我没在许先生的课上开过一分钟小差。期末成绩九十八分，是我本科四年的最高分。

我们是许先生教的最后一届学生。一年后，我直升本校研究生，后来又读了博，成为一名高校教师。

在我的课上，我坚持不点名。我对每一届学生说着许先生的话：“我不希望你们翘课，但我捍卫你们翘课的权利。”

2007年4月29日，许先生因病去世。按先生遗愿，丧事从简，谢绝吊唁。噩耗传来，很多老师和学生哭了。

记得有一节课，讲到电子轨道的角动量，先生仿佛在无意中谈及生死——一个人的生死，对宇宙而言，真的不算什么。总质量守恒，总能量守恒，角动量守恒。生命不过是

一个熵减到熵增的过程。始于尘土，终于尘土。

我不知道，一个生命对于另一个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一个粒子轰击另一个粒子，一个波经过另一个波，抑或是一个量子态纠缠着另一个量子态？我只知道，在那样一个时刻，有一个人、一句话击中了我，照亮了我，改变了我前行的方向。

永远怀念您，许先生。

（姚思远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名字和名字刻在一起》一书，马明圆图）



2004年8月28日，雅典奥运会男子110米栏决赛，刘翔以12秒91的成绩夺冠

他，就是刘翔

◎张 玮

2008年8月18日，北京鸟巢体育场。我坐在记者席的第三排，面对男子110米栏预赛的跑道。刘翔撕下号码贴纸的一刹那，我站了起来——刘翔退赛了。

1

2004年8月28日，雅典奥运会男子110米栏决赛。作为记者，我就在雅典。但根据比赛报道分工，我不在田径赛场。刘翔的那场比赛，我是在奥运村自己的房间里，通过闭路电视看的直播。

结果大家都知道，12秒91，冠军。这个赛前被我做报道计划时列入“可能登上领奖台”的上海小伙子，居然拿到了金牌！

回国后，我接到报社的任务：刘翔希望出一本自传，由我担任主要的采访整理者。

2004年9月的一个下午，在刘翔家，我第一次见到刘翔本人。当时他从自己的小卧室走出来，明显没有休息好，眼皮还有些浮肿。

“叫哥哥！”刘翔的父亲在旁边说了一句。

我忙不好意思地摆手：“别别别，我没比你大多少。”

刘翔笑了笑，伸出手：“张记者，你好！”

那是我对刘翔的第一次采访，按理，我应该为他的自传搜集很多第一手材料。但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将很多时间都花在对电脑游戏的讨论上。

“《传奇》后来不玩了。《帝国时代》，你懂的呀，那时候造农民都要掐秒表的，几秒就得造一个，不然后面会死得连家都不认识。”刘翔说起这些来眉飞色舞。

那一年，刘翔21岁。

2

2005年，应该是刘翔最火的一年。

其实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结束回国后，刘翔就已经蒙了。从奥运会归来第一次回家，他发现道路两边，站满了自发来欢迎他回家的市民。待了半天，刘翔也不敢下车。车里的老刘拍了拍他的肩膀：“接下来，不是看你的成绩，而是看你做人了。”

2005年，刘翔的热度达到了巅峰，各种各样的邀请、采访、广告让他晕头转向。

面对热潮，刘翔渐渐选择自我封闭。“我不担心别的，就是担心他太封闭了，整个心态会受影响。”刘翔的父亲不止一次对我这样说。

2005年，在深圳举办“中国十佳劳伦斯冠军奖”的颁奖典礼，刘翔是候选人，我是采访记者。

颁奖典礼前一晚，我去刘翔的房间玩儿。那时候，为防止媒体采访，他那一楼层的电梯口已经有保安站岗了。如果不是刘翔亲自出来接我，我根本进不去。主办方给刘翔准备的也是一间标间。闲聊了一会儿，看时间不早，我准备回自己房间，刘翔忽然说了一句：“今晚别回了，睡这儿吧，我们聊聊天。”我说算了，怕给他添麻烦。他摆了摆手：“我说可以就可以，你放心！”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话题五花八门，比如他以前在体校受年纪大的队友欺负，比如变形金刚，比如喜欢

的电影、影星。那天他给我讲他欣赏的香港影星，我记得其中有刘嘉玲。说到开心处，我们俩会捶床、踢被子。

第二天一早，“频道”似乎又调了回来。他对着镜子整理衣领：“待会儿有个运动员代表发言，我准备说3个方面……你帮我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当晚的颁奖典礼上，刘翔毫无悬念地当选2005年“中国最佳男运动员”，给他颁奖的嘉宾，正是刘嘉玲。

3

2006年，刘翔的成绩再一次达到巅峰：在瑞士洛桑，他以12秒88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

打破世界纪录后的刘翔，成为“无差别级”的国民偶像。我的老师、同学、同事，身边的朋友，各种年龄层次和职业的人，纷纷拜托我帮他们索要刘翔的签名，当然，最好能看一眼刘翔本人。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广东，刘翔冬训，我去采访。一

起吃过晚饭后，我们找了一家量贩式的卡拉OK唱歌——刘翔喜欢唱歌，但那时，这样的放松机会不多。包厢外忽然一阵骚动，伴有责骂声，然后门就被撞开了。一个身着黑衬衣、戴着金项链的50岁左右的男子，硬是闯了进来。身后试图阻拦的服务员，被这名男子身后跟随的几个穿黑西装的男子挡在门外。

“刘翔？刘翔真的在？”那个中年男子边走边嚷，满身酒气。

包厢里的人都挺紧张的，刘翔站了起来，一时不知如何应对。气氛有点紧张。那名男子走到刘翔面前。“果然是刘翔！”他喊了一声，然后忽地退一步，双手一抱拳。刘翔忙抱拳回礼。

“刘翔！英雄！”那个男子就说了这4个字，随即转身，带着其他人离开了。

4

做英雄，是要付出代价的。200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在日本大阪举行，刘翔是男

子110米栏最有希望的夺冠候选人。当时日本的媒体送给刘翔一个称号：黄金升龙。

刘翔抵达那天，在大阪的关西机场，挤满了中日媒体，希望能采访他。刘翔从出口出来后，却虎着脸，没有接受任何采访。我迎上去，希望能和他打个招呼，却不承想，他也没有理我，直接从我面前走了过去。

后来，他的教练孙海平对我解释：“刘翔那天其实发着高烧，来的飞机上，机舱里的人排队找他合影留念，他可能有点情绪。”孙海平后面还跟了一句，“他很想拿这个冠军……”

在此之前，刘翔还没拿过世锦赛冠军。所以，在决赛那晚，身处第9道，却以12秒95的成绩夺冠后，刘翔兴奋得有些异常。在赛后的混合采访区，我隔着围栏，伸出手喊：“刘翔！”他过来和我猛力击了一下掌，他的眼里，明显有泪花。

那让我忽然想到了大赛前不久的一幕，那是去北京体育总局看他训练，结束后我们打了一辆出租车去吃晚饭。我坐副驾驶位，刘翔坐司机的身后。

“哥们儿，你们是运动员吧？”的哥从训练中心门口接的我们，自然这么认为。

我侧头看了一眼刘翔，他蜷在座位上，低头摆手。之前已发生过多起，出租车司机认出了他，结果到目的地后，坚持不肯收钱。于是我否认。

“可惜了，如果是运动



2006年7月12日，刘翔以12秒88的成绩打破男子110米栏世界纪录



员，我就不收你们车钱。”

“是运动员你就不收钱？”我倒好奇了。

“有条件！你得代表我们国家，在世界大赛里进过前三名，我就不收钱！”的哥非常认真地说，“运动员嘛！为国争光就是英雄！”

“不然呢？”我问。

“不然就是狗熊！”

自始至终，刘翔没说一句话。

5

2008年年初，我曾问刘翔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他回答：“我希望明天早上一睁眼，奥运会就开幕了，我想赶紧赛完。”

刘翔是一瘸一拐走回北京奥运村的。他走在前面，一群志愿者不敢上去搭话，默默地跟在后面。忽然，有一个志愿者喊了一声：“刘翔，加油！”“刘翔，好好养伤！”“刘翔，我们会继续支持你！”大家都跟着喊了出来，带着哭腔。

晚饭时间，刘翔没有去运动员食堂。房门紧闭。不知是谁在他门口留下一束鲜花。没多久，鲜花堆满了门口。

刘翔的父亲第二天才进入奥运村。那时候，刘翔正趴在理疗床上，做腿部肌肉恢复。“爸……”刘翔叫了一声，就没再出声。

房间里寂静得出奇。老刘忽然听见水滴到地板上的声音——刘翔哭了。

6

更大的挑战，是康复训

练。2009年春节，我去了美国休斯敦。在北京奥运会上伤退的刘翔，在那里做康复治疗。

北京奥运会后的某一天上午，我去他家，当时他正在吃早饭。

“我决定动手术了。”他对我说。

我知道，之前有不少人劝过他，千万别动手术，不然就废了。“但不动手术，我不可能继续跑下去。动手术，至少我还有机会。”刘翔说。

其实比起手术短暂的痛苦，更大的挑战在于康复训练。在休斯敦的得州医疗中心，刘翔让我做一组他的康复动作，很简单，提着两个哑铃，上一个台阶，再下来。我做了一组，已气喘吁吁，而伤口才愈合的刘翔要做10组，每天至少要做5套类似的动作，再加上其他各种康复训练。

“我想过放弃，这是我第一次想到放弃。我每晚闭上眼就在想，明天又是一天，我还坚持得住吗？”那天在休斯敦刘翔借住的公寓，我们聊了一个下午。

刘翔对我说这句话时，我确实很震惊：手术都决定动了，还会挺不过康复训练？

在休斯敦的莱斯大学，那时的刘翔已经可以开始室外的康复训练了。有一天午后，在做完一组跨栏动作后，他和我坐在沙坑旁聊天。“有时候我真的很难相信，我怎么已经26岁了？”他仰头看天，休斯敦的天碧蓝如洗。

然后他忽然说起了2008年，“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场灾难”。

印象里，这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回忆北京奥运会的比赛。当时在一旁的，是刘翔的赞助商聘请的一位专门来为他拍视频的老兄。这位老兄回国后，剪辑出了一部记录刘翔康复历程的片子，叫《追》，我个人认为拍得很棒。在那部时长23分钟的片子里，他忠实记录了一段采访内容，采访对象还是一位的哥。

“大多数客人都这么认为，认为他这次觉得跑不过人家了，所以还是退出比较好，省得在自己国家丢脸。”

“那他不是腿受伤了吗？”

“借口！”

“那你还会支持他吗？”

“从他退出比赛我就讨厌他了。”

7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从2010年到2012年，我也没见到刘翔几次。和他的主要交流，也只限于偶尔的电话，或者短信，后来是微信。那几年，我感觉他是憋了一口气。谁都知道他想证明什么，但他自己从来不说。

有很多人质疑：奥运会前，刘翔干吗那么拼命跑？但我知道，他是怕旧伤复发，想在自己状态最好的时候，把世界纪录给夺回来。

2012年，我是坐在伦敦奥运会记者席的第一排，看着刘翔退赛的。我参加过3届奥运会的采访，现场目睹了他两



次退赛；唯一一次夺冠，我不在现场。

伦敦奥运会男子110米栏第一轮，裁判说：“各就各位。”我的心跳和往常一样开始加速。尽管采访过刘翔那么多次，我依然会紧张。尤其是在决赛起跑线上，站着清一色的黑人选手，只有刘翔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孤独而坚定地举起双手向观众示意，瞬间就让人血脉偾张。

那时，我才会觉得往日这个嬉皮笑脸的家伙，有多么了不起。但那天，刘翔还是倒下了。

“医生之前就告诫过我，说我的跟腱很有可能断裂。”后来刘翔回到上海，和我聊起那天的情景：“我上跑道踏了踏起跑器，就知道医生没骗我。”

那天在伦敦，我所能做的，就是第一时间把“刘翔跟腱确认断裂”的消息通过新浪微博发布出来。

2012年8月8日晚，伦敦奥运会男子110米栏的决赛。在伦敦市郊的罗姆德小镇，我和刘翔的父亲刘学根，坐在他住所外的露天长椅上。老刘点燃一根烟，仰望夜空，一语不发。屋内电视正在直播比赛，但我们俩，谁都没进去。

半晌，老刘幽幽吐出一句：“这一切和4年前太像了。”

然后，老刘开始陷入回忆：“他赛前训练的所有数据都已经超越历史最高水平，那时我想，他应该可以圆梦了。

“以前我叮嘱他回家要戴脚套理疗伤处，他还会笑着说我啰唆，但这两个月，他一回家就自己戴好脚套，我知道他真的拼了。”

“我来伦敦前就知道他的脚又出问题了，但我每天都祈祷，希望奇迹发生。我一直瞒着他妈妈，我想自己先扛着。”

“他伤势一有好转，就会给我发短信，我这一天就会乐得跟什么一样。他一不发短信，我就知道又糟糕了，这一天就魂不守舍……”

所有的希望，在老刘赶到医院陪刘翔做跟腱手术的那一天，全部化为泡影。那是一场一个多小时的手术，刘翔最终被推出手术室。看到守候在外的父母，实施全身麻醉的刘翔努力动了动身子，想对父母挤出一个微笑。刘翔的舌头还不灵活，喉咙里发出“嗬嗬”声，费尽全力吐出一个模糊的词：“没……事……”

那一刻，60岁的刘学根不顾众人在场，眼泪横流。“那一刻，哪有什么奥运会，哪有什么冠军，眼前的人，就是我的儿子，其他什么都不是！”老刘说。

8

2015年3月底的一天晚上，10点多，我手机忽然响了，一看，是刘翔。“玮哥，没睡吧？”话筒那头刘翔的声音，有点低沉，但非常严肃，“想和你讲一件事……”我的心忽然“咯噔”了一下，一阵莫名的紧张，随后却是释然——他要做出一个重要的决

定了……

一周后，在上海体育场，数万人面前，刘翔宣布自己退役。我没有去现场，在电视机前，泪流满面。

2016年6月，我们全家去了一次瑞士，住在蒙特勒。有一天，我对我太太说，我想去一次洛桑。

洛桑不大，没费多少工夫，我就找到那家体育场——刘翔创造12秒88世界纪录的那个体育场。然后我就看到那两块铭牌——见证了刘翔在这个体育场，一次打破世界青年纪录，一次打破世界纪录。

看着那两块铭牌，我忽然挺为他感到欣慰的。

2016年里约奥运会期间，不少网友说：“我们欠刘翔一个道歉！”对于这点，我并不认同。其实不管世人怎样评判，刘翔就在那里，他的成绩也摆在那里，并不会因大家的态度而发生任何改变。

刘翔曾被身不由己地捧上云端，也曾被毫不留情地踹下神坛，他经历了常人远不能承受的成功和失败，也得到了常人所不可能得到的锤炼和磨砺。人们无须向他道歉，当然，他也从来无须向任何人道歉。他可能是中国体育史上再也不会出现的运动员——不是说他的运动成就，而是他的人生遭遇：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大彻大悟。

他，就是刘翔。



（屈志摘自中信出版社《历史的温度》一书，本刊节选）





小时候，父母长辈常对我们这么说：“你们现在有吃有喝，幸福啊！不像我们那时候日子过得那么苦。”紧接着就是一句质问：“你们说，你们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没想到，等我们这一代上岁数了，也会对年轻人说同样的话。

现在到处都在讨论“90后”“00后”的心态，于是“70后”和“80后”开始语重心长了：“你怎么那么讲究个人的舒适，一不高兴还辞职、跳槽、骂老板，就不能像我们一样努力拼搏吗？”

说这代人比上一代人幸运，算是事实。因为国家在发展，人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但这句话让年轻人听来有点气恼。“知足”的意思不是让你们享受幸运，恰恰是你们不能太享受了，你们需要做点什么回报它。一边给年轻人创造条件，一边计算投入产出比：“你们是有更好的生活，但你们也不能太贪得无厌了啊！”

东京奥运会上，女子10米气步枪比赛，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王璐瑶没发挥好，止步于资格赛。她在

微博上发了一张自拍，附文说：“各位抱歉，很遗憾，我承认我废了，三年后再见吧。”这给她惹了麻烦。很多网友在评论里大肆指责，大意是：输了比赛不好好反省，还有心情玩自拍，像话吗？我不禁猜测，说这种话的恐怕是我的同龄人，或者更年长者。因为只有在上代人习惯的话语体系里，人们才会那么强烈地抵触“愉悦”——问题不是你没取得成绩，而是你居然都不“苦大仇深”一点？

我倒觉得，年轻人更轻松，更乐意愉悦自己，不见得是坏事，反倒应该将这看成上一代的成绩。几代人前赴后继地奋斗，不就是为了后人过上更幸福的生活吗？有人看不惯，说年轻人都不知道努力，嚷嚷要“摸鱼”，少工作，多花钱。对此，我是这么看的：首先他们只是说说，该做的事情未必落下了；其次他们说这些，其实就是在表达对上一代的反抗。

当然了，要接受这种逆反不容易。一些上了岁数的朋友问我：这么好的日子，他们为什么就不珍惜呢？

我认为，上一代人无意识地把他们的人生期望，尤其是未曾实现的期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让孩子为自己而活无可指摘，因为这是人性。但我们也要看清，这是一种看似大度的自私：我们没享过福，你现在可是替我们享福；我们小时候没机会，你必须珍惜机会，活得精彩一点。

说这话的人，很可能忘了自己的年轻岁月。当年我们也会被问“有什么好愤怒的”，或是“到底为什么迷茫”，但答案永远是“你们不理解”。上一代站在高处评头论足，他们不甘心：这不是我们赠予你们的美好生活吗？怎么玩着玩着，就把我们忘了呢？

忘了，才是好事，因为年轻人有自己的人生。“我都是为了你好”这句话很危险——如果“你”为我好，那么我宁可

你有什么不知足的

●李松蔚





快乐比任何学问都难

◎陈文茜

2010年,“荷兰好声音”冠军得主马丁·赫肯斯,在得奖之后走到街头演唱,其视频在网络上已有数亿人观看。他原是一名面包师,拥有荷兰一家面包店的部分股权。金融危机后,面包店撑不下去,卖给了连锁商家,他失业了。整整两年,他游荡街头。他的女儿知道父亲除了做面包,还有一副好嗓音,2010年就为他偷偷报名“荷兰好声音”。一个50多岁的老头站上舞台,高唱《今夜无人入睡》,登上冠军宝座。接下来,电视台及舞

台剧的邀约不断,但马丁没有选择趁此机会赚钱,他选择在街头演唱。

马丁选择的街头,正是他失业潦倒、痛苦匮乏时最熟悉的角落。他说:“记得那天下



马丁·赫肯斯

着雨,我鼓起勇气走到街头,没有人认出我,甚至没有人注意到我,我决定站在那熟悉的街口演唱。”马丁知道,街头总有许多飘零的心。他选择了一个让别人快乐,也让自己感到有意义的方式回馈他刚刚获得的荣誉。

什么是快乐?快乐的定义可能很简单:“今天的你比昨日的你慈悲、感恩。”贫穷的人,可以因家人还相聚快乐,因自己还健康快乐。即使面临死亡,回忆一生曾拥有的美好时光,哪怕只是片段,也可含笑而去。

(夕梦若林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愉悦哲学》一书)

自己不好,以此宣示我和“你”不一样。

我记得有一次,跟国外同行讨论青少年咨询的案例,咨询师说孩子“逆反”,翻译找不到合适的词,用了rebelling。对方一开始没理解:违抗?抗争?问了半天,也没问出孩子有什么具体劣迹,不抽烟、不喝酒、不打架,只是一回家就锁上房门,不跟父母说话。

对方说:“噢,autonomy。”

这个词的意思是“自主性”。保留自己的空间,做自己的事,按自己的想法生活,这跟逆反当然不是一回事。但站在上一代的角度,很容易把它们混为一谈。保留自主性本身,就成了一场抗争。

“你该知足了”是一种姿态巧妙的介入,甚至有一丝狡猾。表面上什么都给你了,但眼睛始终盯着你的人生:什么都给你了,你就该像样点!把门锁上?不行,为什么不让我看到你在干吗。爱玩?不行,我的要求你还没达到呢。

每一代人在上一代人眼中,大概都有过不像话的时候。其实,每一代人都曾为这个社会默默奉献,艰苦有艰苦时的顽强,富足有富足后的奋斗:从前的年轻人在国企拼、在外企拼、在生意场拼;现在的年轻人去互联网大厂

拼、去创业公司拼、去西部拼、去农村拼。这就像一个代代相传的成人礼。

东京奥运会结束了。这一代年轻运动员的成绩非常亮眼,而且他们更爱玩了:玩直播、玩自拍、做美甲、打游戏……也许年长者还是会感叹:“一代不如一代。”而一代代年轻人照样充耳不闻,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按自己的节奏长大。最终像他们的父辈一样,成为一个时代新的中流砥柱。

我在年纪上越来越接近上一代人了,再说下去难免有指手画脚的嫌疑。最后再说两句:看到年轻人鲜活的身影,我其实有一些隐秘的忌妒。冲着他们指手画脚、评头论足,也许是想表达,“我要是像他们那么年轻就好了”。上一代给予下一代的一切支持和照顾,大约是上一代梦寐以求却遗憾没有得到的,于是用这种方式说:“替我们好好再活一遍吧!”

但我们心里知道这是没有用的,你永远不能从别人身上找回自己。只能隔着距离欣赏,看那些朝气蓬勃的人享受他们的幸福。这是另一代人的快乐和自由。

(高 驰摘自《环球人物》2021年第16期,王 青图)

当你在互联网上清晰地看到一位缉毒警察的照片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已经牺牲了。

9月，正是秋高气爽，金风飒飒的日子。27年前的9月，是云南缉毒警察张从顺牺牲的日子。

1994年9月，在一次特大跨国毒贩抓捕行动中，张从顺和战友遭到毒贩的暴力反抗，最后毒贩引爆手榴弹，为了保护战友，张从顺壮烈牺牲。

当年，他最小的儿子张子权只有10岁，刚懂得离别的含义。泣不成声的张子权，用小手抹去满脸的泪水，哽咽道：“我一看见爹爹的照片，就想哭。”

2020年4月，记者再次采访张从顺烈士的家人。此时，张子权已经不能露脸——义无反顾地，他也成了一名缉毒警察。

1

很多年前，我看过一部关于卧底缉毒警察的纪录片，镜头里被打码、变声的警察说：“和毒贩打交道，就是和亡命之徒打交道。缉毒警察是最危险的职业，毒贩经手的毒品基本以公斤甚至吨来计算，他们非常清楚自己是被判了死刑的人，所以一旦和警察交手，都抱着鱼死网破的极端心理。”

几乎是警察喊“不许动”的同时，毒贩已经举起了枪。

据说毒贩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运送1公斤毒品，配一颗手榴弹；运送3公斤毒品，



2020年清明，张子权（右一）三兄弟在父亲墓前敬礼

和平年代的守护神

● 霹雳蓝

配两颗手雷；运送的毒品超过5公斤，就配一把勃朗宁手枪、数颗手雷甚至小钢炮。

当场牺牲的缉毒警察不计其数，幸存下来的，受伤率达100%。可以说，每一位缉毒警察都是遍体弹孔，满身刀伤。

2

1994年9月1日，在抓捕现场，张从顺和战友王世洲扑过去的同时，毒贩拉开手榴弹，“嘭”的一声，张从顺和战友瞬间成了血人。

“王世洲的胸口直接被炸成蜂窝状，张从顺整个小腿肚都被手榴弹炸没了……”

抓捕结束后，作为所长的张从顺，认为自己的伤不重，坚持先送重伤的战友。最后，只剩下张从顺了。此时，他处于严重失血的状态，没走多远，他的头就垂了下去，再也没能抬起来。

20多年了，那群中弹流

血都没哭过的铁骨铮铮的汉子，在谈起牺牲的战友时，眼泪还是止不住扑簌簌地往下掉。

张从顺走了，抛下妻子和3个儿子。

失去至亲的痛，就像一道永远不会愈合的伤疤。

长子张子成极力克制着颤抖的声音，说：“他跑遍了这里所有的地方，每一个角落都好像有他的身影。”

3

作为张从顺的妻子，彭太珍既要面对自己失去丈夫的痛苦，还要面对孩子们失去父亲的崩溃。但她始终表现得非常克制，极少流泪。

正是这样一位看似平凡的母亲，数十年如一日地践行着伟大的定义。

亲人因禁毒事业牺牲，一般人家大多不愿意自己的孩子重走老路，这是人之常情。但在这个家庭，父亲的



牺牲反而坚定了3个孩子的信念：长子张子成，成为镇康县公安局凤尾派出所教导员；次子张子兵，成为临沧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民警；三子张子权，像父亲一样，站在禁毒的一线。

面对孩子们的选择，彭太珍说：“如果仍然选择这份职业，就一定要做好。”

3个儿子也非常了解母亲：“就算担心，她也不会说出口。再说，不可能因为危险就不去做这件事情。再危险也不过是牺牲，对不对？”

4

就在父亲牺牲的那个夜晚，10岁的张子权直接跳过少年的不谙世事，认定了奉献一生的目标。

2007年，张子权毕业，一开始并没有在禁毒一线，而是历经了多岗位的磨炼。4年后，张子权认为自己足够成熟，不会给父亲丢人，才主动申请调入禁毒一线。

很快，他就成为禁毒战线上的一员猛将。为成功侦办生产制造K粉原料的团伙案件，张子权冒着生命危险，在境外原始森林蹲守跟踪毒贩20余天，最终找到制毒窝点；执行抓捕行动时，明知对方是武装贩毒，张子权仍主动请战；在确认目标车辆后，他第一个冲上去亮明身份，强行打开车门，和战友控制了5名毒贩，缴获毒品40多公斤。

“当时情况很紧急，对方迟迟不开车门。后来，我们在后备厢发现了一把枪。”张子权的同事回忆道。

从事缉毒工作9年间，张子权先后参与侦办重特大贩毒案件158起，缴获毒品27.7吨。

“每一次出任务，大家都会第一个想到他，每一个专案组都想让他加入。”

张子权总说：“我还年轻，就应该多承担一点！”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出差在外的张子权得知单位要组建抗疫禁毒先锋队，第一时间请缨，奔赴抗疫最前线，到输入任务最重、条件最艰苦的防疫卡点。

在一起重大涉疫跨国违法犯罪案件发生后，张子权申请加入专案组。他与战友辗转多地，在30多摄氏度的高温下身着防护服、尿不湿连续奋战17天，最终抓获6名犯罪嫌疑人。

就在此时，张子权倒下了……

2020年12月15日19时，张子权同志经抢救无效、因公牺牲，年仅36岁的生命画下了句点，比当年他的父亲牺牲时，还年轻9岁。

5

父亲牺牲后，张子权曾说，母亲过得太苦了，以后要好好陪陪她。

但在面对“你父亲都牺牲了，别再干禁毒这一行”的劝说时，他又说：“如果怕死，就不当缉毒警察了。”一位缉毒警察许下陪伴的承诺，在心底里却早已做好随时赴死的准备。

26年前，在父亲的葬礼上攥紧了拳头、强忍泪水的哥

哥张子兵，26年后，紧紧地抱着弟弟的骨灰盒，一言不发。

在张子权的追悼会上，那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在众人的搀扶下，一眼又一眼地望向儿子的照片。她的眼里没有泪水，但无人能想象她心里的疼痛。

一如26年前的那个夜晚，这一次，失去丈夫和父亲的痛，将由张子权的妻子和女儿来承受。

张子权的女儿，只有5岁。扛下所有伤痛的妻子，只能一遍遍地告诉女儿，爸爸出差了。小女孩就一遍遍地给爸爸发微信：“爸爸，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陪陪我？我想你了。”

6

在中国，几乎每天都有一名缉毒警察牺牲。缉毒警察，是公认的和平年代最危险的警种之一。据统计，中国缉毒警察平均年龄为41岁。这是什么概念？1800年，人类的平均寿命是37岁。

也就说，今天，当一群人选择吸毒、贩毒时，另一群人就已经接受了比普通人少活30多年的结局。

在这个壮烈的群像中，我们不要忘记有这样一个家庭：两代四警，一对父子，相隔26年，倒在同一个岗位上。

无论时间过去多久，只要有人记得他们的牺牲，就有人记得贩毒、吸毒的恶果，中国的禁毒事业就有希望。

（盛明新摘自微信公众号“视觉志”）



1

嵇康在洛阳街头打铁。

1700多年后，有一种铁器就叫洛阳铲，不知道嵇康跟这件铁器有没有关系。我常常 would 想一个问题：嵇康打铁，到底打了些什么？

我猜他肯定不会打刀剑，不会打农具，八成会反复打造一把小铲子，这玩意儿更像一个玩具——就好像重返幼儿时代，孩子们喜欢用它在时光的沙滩上挖呀挖，自得其乐。

打铁这活儿，适合孤独的人干。

小时候我经过铁匠铺，总会看半天：通常是一对师徒，你一锤我一锤，在铁砧上敲打着通红的铁块，他们赤裸的上身湿漉漉的，闪烁着汗珠子的光泽。

让我深感意外的是：这对奋力敲打的师徒，几乎从不说话——他们默默地捶打着铁块，直到把它变成一把锄头，或者一只锅铲。

2

李白狂傲，敢说：“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李白怎么度过孤独的时光？他看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孤独之妙

◎丁小村

你们爱飞多高飞多高，我跟山做朋友总可以吧？你们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你们——对一个孤独的人来说，不能打铁，那就看山。

3

看山这事儿还有一个人爱干，辛弃疾。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

我者，二三子。”每次读辛弃疾的诗句，我只有一个疑问：那“知我”的“二三子”是谁？我怀疑其中一定有李白。这两个人有很多共同的爱好：都喜欢仗剑，都喜欢远游，爱喝酒，爱写诗；除此之外，他们都狂傲而孤独。

别人享尽荣华富贵，他们享尽孤独寂寞。别人夜宴欢饮，他们独对青山。别人成群高飞，他们欣然独往……就在孤独中，他们得到了某种自由。

4

伟大的智者如博尔赫斯，他已经看淡繁华，看透虚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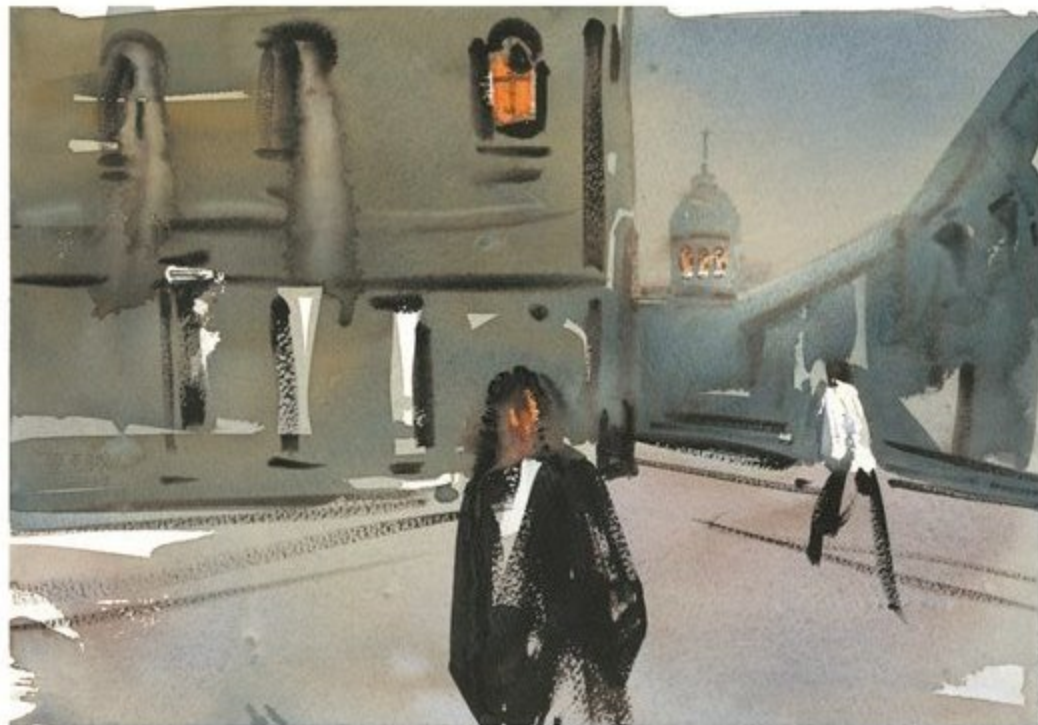
博尔赫斯生前是国家图书馆馆长——这大概是世界上最不需要繁华热闹的官职。

博尔赫斯心里几乎装了一整座图书馆。每次读他的文字，我都会感慨，人世间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他博学睿智，脑子里不但装下了世界的往昔，还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奇妙的小说和诗歌世界。

当然并非他的脑子特别复杂，而是他习惯了这种安静的生活，把孤独变成人生的财富。与朋友谈到博尔赫斯时，他说：“当看到他和猫在一起的照片时，我觉得他内心孤独而温柔。”一个老人和一只猫。一个人和一座图书馆。一个作家和孤独。

我想起一个打铁的人：他把孤独锻造成人生的玩具。

（谷峰摘自微信公众号“丁小村”，董克诚图）





自知者不怨人， 知命者不怨天

●马未都

中秋节那天，我在微博后台看到一个孩子给我写的信。信是手写的，满满当当四页稿纸，以图片的形式发过来。信上的钢笔字很清秀、很规矩。

我年轻的时候是职业编辑，因此对手写的文字有种天然的亲近感。在这四页稿纸里，他讲了自己的身世和故事，工工整整，文理通达。他所讲述的人生十分不幸：在农村长大，小时候受人歧视，家庭氛围很不愉快，甚至还有家人自杀，等等。

读完这封信，我通过微博私信跟他简短地聊了几句。我问他现在的工作状况怎么样，他说他大学毕业后去了一家银行，工作了四年，不是很愉快，也不能实现人生价值。正好北京有一家公司招人，他就来了北京。那是一家做小额贷款的公司，基本是靠骗人维持运营。他心里跨不过这道坎儿，公司允诺的工资也没有兑现。

他是在很郁闷的时候，给我写这封信的。我告诉他，我们观复博物馆正在开发一个App， he可以去试一试。

几天后，他告诉我，他试过了，觉得那些岗位都不大适合。我问他学的是什么专业，他说统计学。我说，开发App正好需要一个学统计的人，你愿不愿意尝试？他觉得自己没能力做这份工作，很礼貌地说了“谢谢”，这事儿就

过去了。

一个月后，还是在微博后台，我收到他发来的一条信息。内容是：“斯人已逝，谢谢你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给他安慰。”当时，我的心一下子就沉到底了。

我通过所有可能的途径，急切地想跟他的家人取得联系，但是没有联系上。最后，他的微博永久关闭，内容全部被清空。

这个孩子，仅凭一手好字，就有无尽的价值。我当时还想，正需要这样能做抄录工作的人——我们有很多信件，手写比电脑打印显得更加亲切。

如果他能够跨过这道坎儿，他的世界一定会更开阔。所以古人说“自知者英，自胜者雄”，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生活中的英雄。

很多年轻人羡慕我，我却觉得，什么都不如年轻好。只要年轻，未来就有无限的可能。

人生的目标不一定宏大，有些人在达成所愿后才能感到愉悦。对我而言，很多目标根本达不到，但我一直在努力。

荀子说：“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公平是相对的，当你在生活、学习、工作中感到不如意的时候，一定要放平自己的心态，了解自己在社会整体架构中不过占据很微小的位置，这样你的内心才能强大。✿

（杨贺勤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对白：让我们和更好的你聊聊》一书，辛 刚图）

做刺猬还是当狐狸

●罗振宇

著名哲学家以赛亚·柏林说：“刺猬知道一件大事，狐狸知道许多小事。”这里提到的刺猬和狐狸，象征着两种不同类型的人。

知道一件大事的刺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拿着锤子看什么都是钉子，以不变应万变，很简单，也很狭隘。要是碰对了，能做很大的事，若是碰错了，就可能造成很大的灾难。

狐狸不一样，它是现实主义者，知道许多件小事；心里没有什么宏大叙事，也不急于找到根本答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走一步看一步，以万变应万变。

这两种人，我们在生活中都会遇到。我们该当哪一种人？如果在一百年前提出这个问题，大家大概率会认为刺猬是好的。在当时的观念里，人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是简洁的。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佛家有所谓的“四法印”，牛顿用简洁的公式就能解释庞大的

宇宙。在那个时代，有思想的人，就是能够把复杂的世界抽象成一件事、一个道理、一个公式的人。那个时代的思想家都有自己的招牌思想，这就是“刺猬的时代”。

简单原则，其实得靠复杂的操作支撑，否则大多数时候就是个口号，落不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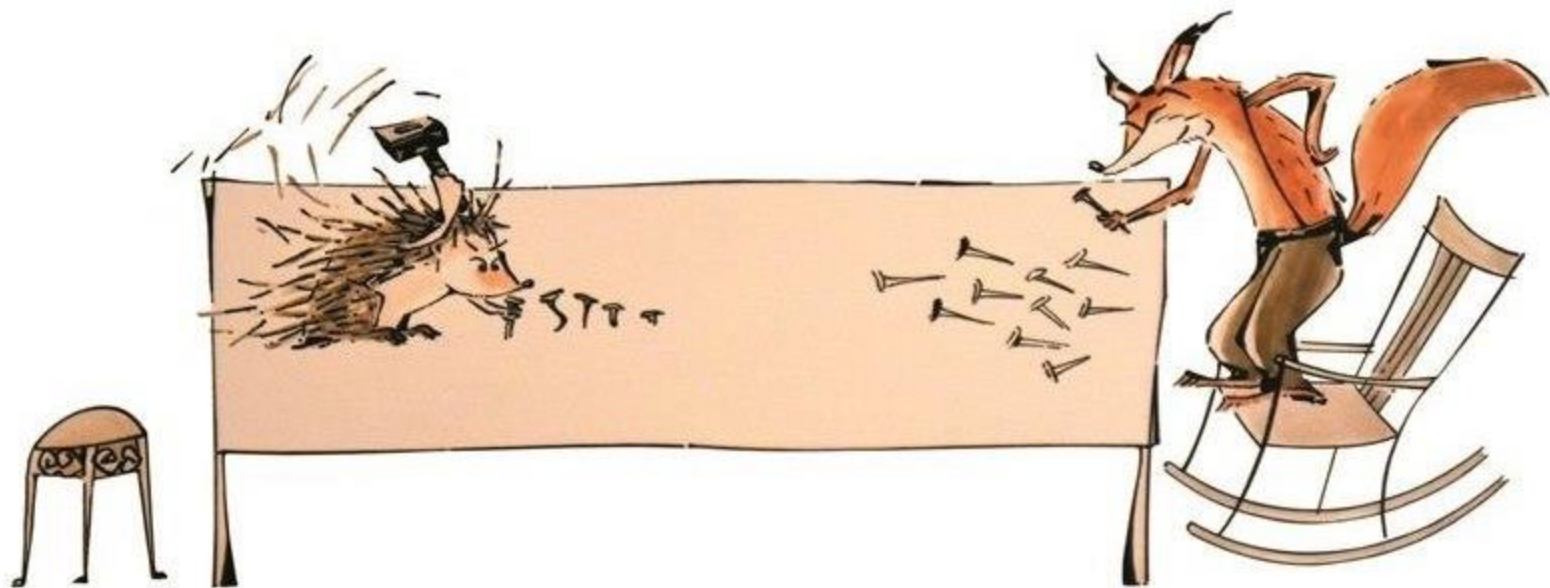
举个例子。桥水基金创始人雷·戴利奥的《原则》这本书很火。书中提到，雷·戴利奥在他的公司管理中采用“讲真话”原则。这个原则要求包括自己在内的公司员工极度诚实，对人对事有什么意见一定要当面讲出来。听着挺对吧？我们都想生活这样的世界里。但如果有人一直讲真话，到了不顾场合、不可理喻、无法说服的地步，那会是什么情况？我猜想雷·戴利奥迟早也会动用自己的权力，要么禁止他讲话，要么干脆把人开了。

讲真话这个原则，其实不可能被贯彻执行。现实情况是什么样呢？原则可以不变，但

什么真话可以讲，什么场合可以讲真话，可以讲到什么地步，什么时候必须闭嘴，在他们公司一定有一套默认的规则。你如果没弄懂这套复杂的规则，只掌握一个简洁的原则，在这家公司是生存不下去的。世界上每个原则背后，都有悖论，都需要我们动用世俗智慧将它补齐。

再比如，有人问神父：“我祈祷的时候可以抽烟吗？”神父说：“当然不可以。”又有一个人问：“我抽烟的时候可以祈祷吗？”神父说：“当然可以。”其实，原则就是人要虔诚地祈祷，看起来很简单，一旦成为现实世界里的行动，马上变成悖论。这就是用刺猬方式来解决生活的难题——会出现悖论。

哲学家叔本华说过，每个人都把自己视野的极限当成世界的极限。但凡认识到这一点的人，都不可能当刺猬。刺猬只知道一件事，但一件事不可能是全世界。我们知道，世界





是不确定的，因果链条是杂乱纠缠的，社会系统是动态的，我们都不可能像刺猬一样，宣布自己知道终极答案。

既然刺猬不行，当一只“知道很多小事”的、现实主义的狐狸好不好呢？狐狸的生活方式，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多元思维模型”。

在互联网时代，我们都知道这样做的好处，所谓“小步快跑，快速迭代”——都总结成方法论了。

狐狸不要高兴得太早，狐狸从反馈中学习，但是反馈中可能会有陷阱。

我们接受世界反馈的来源主要有三种：第一种反馈是得失，赢就继续，输就变化；第二种反馈是榜样，跟榜样一样就继续，不一样就变化；第三种反馈是环境，适应就存活，不适应就被淘汰。这三种反馈学习，在本质上都是适应性学习。

但是请注意，这里面有陷阱。

所有的适应性学习，都是短视的。不论给出反馈的是得失、榜样还是环境，它们都只能给你局部的和当下的反馈，你根据这个做出来的调整，当然也只能是局部的和短暂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管理者，为了股价好看，逼着自己每一年，甚至是每个季度都要保持利润增长，结果是没有创造出长期增长的新引擎，每一步都很满足，最后却落得没有未来。

美国资本市场上就有这样的恶性操作，趁股价不好的时

候收购公司，然后拼命地缩减成本，比如大量解雇员工，把财务报表做好看，待股价上涨，再卖出去。但是减成本有可能损伤公司的长期竞争力，公司就完了。这就是利用短期反馈做的恶性收割。这是一种很悲惨的路径。

有这样一种人，他赢了每一局比赛，最终还是输了。

原理很简单，如果每一局都赢，每一个短期目标都得分，就意味着你变得越来越适应现在这个环境，得到越来越多的稳定性，最后丧失了创造力，整个环境都被你的行动策略撑满，环境都为你所用。如果环境不变，你就是王。但要命的是这个时代，环境不仅在变，而且越变越快，一旦发生剧变，用什么去应对变化？

最典型的例子是当年的日本，从明治维新到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他们打赢了每一仗，但是，等他们把自己的环境撑满，再往前走一步，环境就发生了巨变，接下来就是毁灭性的灾难。日本获得了每一个战术胜利，终于一步步把自己带进一个战略陷阱。

这就是狐狸的问题，不要以为在现实世界就可以获得现实的胜利。

那么问题来了，当刺猬不行，当狐狸也不行，怎样才行？当狐狸，但是同时搭刺猬的便车。

第一，我们自己要成为一只狐狸、一个现实主义者，敏锐地感知环境的反馈，不断地调整自己，不断地使用新工

具。第二，对这个世界的刺猬好一点。刺猬本身的下场也许会很惨，但他们有一项独特的本领，就是着眼于未来，总会给我们发来长期主义的信号，这是现实主义狐狸的世界里最稀缺的东西。第三，看好、警惕那些刺猬，听他们说的话，但是小心他们把你带到沟里去。

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当一只现实主义的狐狸，但是在现实主义的世界里，也给理想主义的刺猬留一份尊重，留一个有边界的位置。

（王传生摘自文汇出版社《罗辑思维：认知篇》一书，宋晓军图）

请您快来

●吕叔春

一个边远省份的读者给法国哲学家、作家伏尔泰写了一封洋洋万言的长信，表达仰慕之情。伏尔泰回了信，感谢他的深情厚谊。

从那以后，每隔10来天，此人就给伏尔泰写一封信。伏尔泰的回信越来越短，终于有一天，这位哲学家再也无法忍耐，回了一封仅一行字的信：“读者阁下，我已经死了。”

不料几天后，回信又到了，信封上写着：“谨呈在九泉之下的伟大的伏尔泰先生。”

伏尔泰赶忙回信：“望眼欲穿，请您快来。”

（一米阳光摘自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骂人的艺术》一书）



姥姥和季羨林是同学

●倪 萍

前些年，季老的散文集、杂文集刚上市那会儿，我们买了几套，没事就念给姥姥听。

虽说是大学问家，可书里的国事、家事都写得那么入情入理，不矫情不做作，大白话里透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这样的文章姥姥爱听，有些段落我反复给姥姥念。日子久了，姥姥常会打听这个老头儿的一些事儿，我也一遍一遍地把我知

道的、听说的、从书上看到的跟她细说。

慢慢地，爱翻书的姥姥手里又多了几本季老的书。有一天回家，我看见姥姥正手捧一本季老的杂文，戴着老花镜端坐在落地窗前的竹沙发上，口中念念有词。我们都笑了。生人要是初次见到这场面，一定以为姥姥是一位做学问的教授呢。

姥姥不识字，却崇尚文化。在姥姥的秤上，字的分量最重，书最值钱，多贵的书姥姥都说值。

“二十几块钱能买个啥？买个吃的一会儿就吃完了，买本书吃一辈子。好的书可以让下一辈儿接着吃，上算。”

姥姥说买季老的书更上算：“人家书上说的都是咱家也有事，遇上解不开的疙瘩，看看人家季老头儿是怎么说的。”

也不知从哪天起，姥姥在季老后面加上了“头儿”，于是季羨林就变成姥姥嘴里的季老头儿了。日子久了，我们也跟着姥姥叫“季老头儿”，好像季老是我们村一个普通的老头儿，全家都叫得那么顺口。

姥姥看季老头儿的书多半是看书里的照片，整天看、反复看。

我表妹说：“别看了，再看就看上人家了。”

姥姥也不客气：“这季老头儿年轻的时候可是个不磕碜（丑）的人。”姥姥指着季老留学德国时那张穿西装的照片，那时的季老确实很精神、很帅气。

我逗姥姥：“你看上人家，人家还看不上你呢。人家多大的学问，人家会好几种语言，你就会写个自己的名儿。”

姥姥不无忧伤地无数次感叹：“俺是没遇上好社会、好家庭，没摊上个明白的爹妈（姥姥的哥哥、弟弟都念书了），要不我怎么也得念念书、上上学，弄不好我还是季老头儿的同学呢！”



我们几个后辈哈哈大笑，姥姥自个儿也笑出了眼泪。

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身上的血水已经没有了，这珍贵的泪水饱含了姥姥怎样的渴望和遗憾，只有我明白。“姥姥，你不是常说一个人一个命，一个家一个活法吗？咱别和人家比。在我的眼里，你没上过学也照样是文化人，我相信，你就是季老头儿的同学。”

我急于安抚姥姥那颗痛楚的心，极力保护姥姥那份美好的渴望。从此，我们称姥姥为刘鸿卿同志，是季羨林同志的同班同学。

姥姥心里一定是为自己没读书纠结了一辈子啊。

我也劝她：“读书其实也是挺苦的一件事，书念多了，痛苦也就多了。”

姥姥说：“书念得多的人比别人多活了好几辈子。念了书就算不出门也哪儿都去得了。两条腿再能走，这一辈子能走多远？认了字看了书想上哪儿跟着书走就行了。”

“哎，姥姥，你没念过书怎么那么了解读书人啊？”

“咱还不会看吗？俺那地儿没念过书的那些人，岁数一大就像傻子一样，你们这儿的人，那些电视上的干部，多大的岁数都精精神神的，人家肚子里有东西啊！再说了，有苦也不是坏事，苦多了甜就出来了。你吃一块儿桃酥试试，又甜又香，你再吃一斤试试？你就想找块咸菜往嘴里塞。孩子，别怕苦，苦的兄弟就叫甜！”

姥姥没念过课本，可一直在念生活中的书。

姥姥和季老同是山东人，年龄相差三岁，都差点儿活到一百岁。然而他们走的人生之路完全不同，日子也过得千差万别。

有一年去南开大学参加校庆，我在那儿遇上了季老。回来我跟姥姥说：“今天碰见你同学了啊！”姥姥一听就知道我说的是季老，因为姥姥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个“同学”。

我说：“季老也挺可怜的。这么大岁数的一个老头儿，这么冷的天，里外穿了四件毛衣。不好看不说，关键是多不得劲呀！有的毛衣磨得只剩下线了。四件毛衣的袖子套在一块儿，胳膊都不能打弯儿，季老站在主席台上，胳膊伸着像个稻草人。况且，也不暖和呀！老头儿脸冻得煞白。又不是没钱，买个丝绵袄宽宽松松地穿上又暖和又舒服。”

转天姥姥就叫我去买块藏蓝色丝绸，再买一斤二两蚕丝绵，她要给他同学做件棉袄。

这回我没逗她，立刻就去了当时的友谊商店，又跑了元隆绸布店，把姥姥要的东西买齐了。只一个星期，姥姥就把棉袄赶制出来，拽断最后一针线，我就给季老送去了。那天我还带了我们山东的水疙瘩咸菜和姥姥蒸的全麦馒头，都是季老最爱吃的。

在堆满厚书的小屋子里，季老吃着馒头、咸菜，穿着老乡给他做的丝绵袄，频频点头。我相信老人家激动了，我

也有些心酸。多么大的名人，多么大的学者，日子不也就这样吗？我想起姥姥常说的一句话：“不想遭罪的人得遭一辈子罪，想遭罪的人遭半辈子罪就行了。”季老年轻时就奋斗，奋斗了一辈子不也没享多少福吗？福到底是什么？

我回来问姥姥。

“这么个过法对他可不是遭罪，人家这就是享福。对季老头儿来说，不写书、不看书就是遭罪，守着书睡觉比守着钱睡觉享福。他爱吃咸菜可不是想遭罪。”

姥姥以她的针线给大文化人缝着丝绵袄，我相信姥姥是快乐的、得意的。已经多少年不做针线活儿的姥姥手戴顶针，穿针引线依然是那么娴熟。

姥姥对季老的关心还是源于我。

写出《日子》的时候，季老曾开我的玩笑：“人家倪萍现在也是作家了。”我真是脸红，《日子》不过是一堆废话，季老竟说他也要一本。

我心里还是想送去的，问姥姥：“这合适吗？和季老的书比，咱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小书啊。”

姥姥说：“要书不丢人，给书也不丢人。没听说哪个大人不让小孩子说话的，有时候小孩子能说出一堆大人的话。”

姥姥和我都清楚，季老写的是大书，我写的是小书。我硬着头皮给季老送去了一本《日子》。

后来，有一年季老回山东老家官庄给他母亲上坟，我带



摄制组跟机采访，顺便把三岁的儿子也带上了——读好书，交高人嘛。

我们是坐火车去的，一路上季老都看着窗外，偶尔看看车厢里的人，逗逗孩子，话不多却很温情。你如果不认识他，一定以为这是个地道的乡下老头儿。

家，实际上已经没有了。父母不在了，兄弟不在了，儿孙也不在，回家看谁？可季老依然那么急切地往家奔。

我一路也在盼着。

离县城只有三十公里的官庄是个挺大的村子，村里有五百多户人家。有电视的人家不到一半儿，大部分还是黑白电视，于是我就被很多老乡误认为县里来的干部。

八月六日是季老的生日，那天清晨我们摄制组是和太阳一起走进官庄的，我们想赶在季老回官庄给父母上坟之前拍拍官庄。一进官庄，我们就知道来迟了，因为官庄那天家家户户都起得很早，六点多钟许多好热闹的小孩子、妇女已经聚集在街头。村庄的街道被人们打扫得一尘不染，虽然是土路、土房子，可会让人觉得这是乡亲们用乡情为季老铺下的一块块最松软、最好的地毯。我被感动了。

更让人感动的是，村里许多人不知道季羡林是多么了不起的人，更不知道他如今是什么身份，他对国家有什么贡献，他们只知道他是官庄人。上午八点季老回家了，“家”里有上千人在村口等着他，季老不停地握着每个人的手，嘴

里说着什么。

季老带着从芝加哥回来的孙子季泓在坟前长跪不起。他和官庄最普通的百姓一样，给爹妈摆上了点心、水果，还有鸡鸭鱼肉。如果二位老人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十分安慰——他们唯一的儿子，在九十岁时还能回来看望父母。

回到北京，我们把季老请到台里的演播厅，做了一期谈话节目《聊天》。季老很少上电视，那时候电视上谈话节目也很少，季老给足我面子，我们说了很多小事、家事。

我读过很多遍季老的散文《永久的悔》，每次读，都有一种痛的感觉。

我们山东有句老话，说“儿子长得特别像妈”，所以我问季老：“您长得像母亲吗？”

没想到，季老说：“不知道，我母亲什么样子我记不清了。”

“一张照片都没有？”

“没有，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哪还有照片？”

“我在母亲身边只待到六岁，现在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特别有一点，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的笑容，她好像一辈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

在节目现场，我们特意请来濮存昕朗诵了一段季老的《永久的悔》。朗诵结束，所有人都被深深地感染了。我当时真想告诉已经长眠在官庄的季老的母亲，她穷尽一生恐怕也无法想象，自己养育了一

个多么了不起的孩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看了这期节目后，姥姥说：“人哪，该干啥的就得去干啥，季老头儿会写书不会说话，坐那儿像要睡着了。”

季老说他母亲长什么样儿他都记不清了，模模糊糊记得，六岁他离开家去济南那天，母亲是倚在门框上的，日后母亲留在他记忆中的永远是这个画面。他这一走就再也没回过这个家，再也没见着母亲，直到回来为母亲奔丧！

他说见到母亲的棺材停在门厅的那一瞬间，他恨不能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而去。如果还有来世，他情愿不读书、不留学、不当教授，就待在母亲身旁娶个媳妇、生些孩子、种些田地。悔呀！

那几日姥姥长吁短叹。我问姥姥，如果你是季老的母亲，你有这么一个儿子，你是送他出去读书，还是留他在身边种地？

姥姥脱口而出：“送出去呀！天下有两个妈，一个是大妈，一个是小妈。孩子也有两个，干大事的孩子、干小事的孩子。季老头儿的妈是个大妈，孩子也是个干大事的孩子，必定要送出去。”

姥姥说的大是伟大，伟大的母亲用更伟大的母爱把孩子舍出去为天下做事，不管情愿不情愿，不管自己有多苦。

（简 博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姥姥语录》一书，本刊节选，李晓林图）



某年六一，父亲单位的工会征集职工儿时的照片。父亲出身贫寒，自然没有儿时照片，最早的影像是高中毕业时的同学合影。母亲也好不到哪里去，除了百天的留影，再往后就直接跳到了初中毕业。

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说，摄影最早的流行，是用来纪念被视为家族成员的个人的成就。摄影成为家庭生活的一种仪式，通过照片，每个家庭建立自身的肖像编年史。

与父母早年影像记忆的大段缺失相比，我的照片有幸从未断档。我出生时家庭条件相对宽裕，父母也有心用影像为我的人生备份。到我上中学时，大头贴开始流行，自拍之风越刮越猛。后来随着数码相机和智能手机日渐普及，再没有比拍照更容易的事了。

影像匮乏的时代一去不复

返，取而代之的是影像的泛滥。现在讲究“打卡”，吃喝玩乐无一不可海量留存。苏珊·桑塔格说，大多数游客都感到有必要把相机搁在他们与遇到的任何瞩目的东西之间。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到家什么都不知道——有人如此总结“中国式旅游”。“有图

圈，看看谁又点了赞，新冒出哪些溢美的留言。

层出不穷的滤镜和美颜功能，让修图美化如此简单，众人沉醉于理想化的自我形象，如古希腊神话中顾影自怜的水仙花少年，满世界寻找摄像头和反射面。他们一路拍摄，一路分享，留下的数字足迹之丰富，简直像英剧《黑镜：马上回来》中讲述的那样，通过拼凑整合他们发布在社交

平台上的信息，复制出一个惟妙惟肖的机器人来。

拍摄原本是为了对抗遗忘，穿越人脑记忆的迷雾，提供追寻往昔的线索。借由那一一张张时间的切片，我们仿佛又能回到彼时彼地，与故交谈笑风生。有人迷恋胶片摄影的质感，因其底片少、成本高、冲洗耗时、效果难期，反倒让人静心沉淀，珍惜每一次记录。

从前拍照具有仪式感，要当成一件正经事来做，现在这种属性被“写真”拍摄收编，嗅觉灵敏的商家把“节庆限定”“生活仪式感”这类词挂在嘴边，忽悠大伙儿花钱，只因平日里众人拍个没完，不进专业影棚好像都不是来真的。

摄影是怀旧的艺术，当一切变得太过轻易，怀旧也减了些分量。与其不加节制地拍拍拍，让自己时刻活在镜头下，不如真切地拥抱人世，活个通透明白。过犹不及，太多与太少，都是遗憾。

（丹语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30期，小黑孩图）

摄影是怀旧的艺术

●琥 珀

有真相”地标榜自己走遍万水千山，却未必记得每一条河、每一座山温暖的名字或说得出口它们的故事。

美食上桌，手机先“吃”。亲友聚会之际，有人兴奋无比：我见美食多妩媚，料美食见我应如是。不用这等“美图”装点微信朋友圈岂不可惜？虽然肉身席间彼此陪伴，心思早就飘去了微信朋友





艰难的酒事

● 毕飞宇

我们家没有能喝酒的人，等我结婚，生了孩子，家里还是没有人能喝。这么说吧，在我们家，即使是大年三十，餐桌上也见不到酒。有一年除夕，我对父亲说：“我们也喝一点吧。”老父亲豪情勃发，说：“那就开一瓶。”我们真的喝上了。一瓶酒我们俩当然喝不完，喝不完那就放下。一眨眼，第二年的除夕又来了。我想起去年的那瓶酒还在呢，于是，我和父亲接着喝。我们这对父子在两个春节总共喝了多少酒呢？最终的答案还是贾梦玮提供给我的。他把那瓶残酒拿在手上晃晃，说：“起码还有六两。”别起码了，就六两

吧。我愿意把这个无聊的故事演变成一道更加无聊的算术题：一瓶酒十两，两个人均分，喝了两次还剩下六两，问，一人一次喝几两？

虽然酒量不行，可我父亲喝酒的姿态很优雅。在端起酒盅的时候，他通常是使用大拇指和中指，这一来他的食指、无名指和小拇指就会呈现开放的姿态，绷得笔直，分别指向不同的方向。有一回在飞机上，我和昆剧武生柯军先生聊起了各自的父亲，我就把父亲端酒的姿态演示给柯军，当然是说笑话。这位昆曲名家没有笑，却点点头，说：“对的。”我说：“什么对的？”“拿酒的

动作。”柯军说，“舞台上的兰花指最早并不属于女性，而是来自男性。在很久很久以前，有身份的男人参加宴会必须有模有样地端酒，否则就粗鲁了，就失礼了——兰花指就是这么来的。”也对，一滴酒的背后是一堆粮食，一堆粮食的背后是广袤的土地。酒是大地的二次方，端起一杯酒其实就是托起一片风调雨顺的大地。它需要仪式感，它需要敬畏心。把手指摆成兰花的姿态，是应该的。

父亲把他局促的酒量传给了我。因为不能喝，我对酒席上的枭雄极为羡慕，说崇拜也不为过。十七岁的那一年，我看到了罗曼·罗兰对克利斯朵夫的描述，他描述了克利斯朵夫在巴黎的一场酒会——年轻的约翰真是能喝啊，他“把各种各样的颜色倒进了他的胃”。十七岁的年轻人喜欢上这句话，赶紧抄在一张纸上。这里头有他人生的期许——天才的豪横、淡定、硕壮、帅、不可一世和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把各种各样的颜色倒进他的胃”。酒纳百杯，有容乃大。一个人的壮丽与浩瀚是可以喝出来的。六年之后，十七岁的少年二十四岁了。那是1988年的夏天，他去了趟山东。先去高密，看过了红高粱，然后，豪情万丈，点名要喝高粱酒。很不幸，他没能把“各种各样的颜色倒进他的胃”。热菜还没有上桌呢，他就冲出堂屋，把“各种各样的颜色”倒在了天井。他抱住围墙，可该死的围墙怎么也搂不



过来。他的胳膊借不上力，这让他气急败坏，一桌子的人还等着他上热菜呢。第二天，他醒来了，就此知道了一件事：兄弟，你不行，不行啊。悲伤涌上他的心头，他的人生就此少了一条腿。

我喝酒真的不行。一次又一次的大醉让我产生了恐惧。这恐惧固然也来自酒，但更多来自酒席。我上不了席，真的上不了。中国的酒席到底是中国酒席，它博大精深，你是不能自斟自饮的。自斟自饮？那成什么了。你必须等别人来“敬”，“敬”过了你才能喝；当然，你也要“敬”别人。如果彼此都不“敬”，那也要有统一的意志、统一的号令和统一的行动。“我”喝和不喝都不是问题，重点是，“我”必须为“他”和“他们”而喝。每个人都必须这样。这很好。可我难办了，如果酒席上有十个人，少说也得十八杯。只要有人约我，我一定先问一问：多少人？有一道算术题我必须先做一做：六个人以下，也就是五个客人，可以的。如果是八个人以上，那我就要掂量。有时候其实也就是一两杯酒的事——千万不要小看了这多出来的一两杯酒，对我来说，它们是左勾拳和右勾拳。咏春大师叶问说，武术（喝酒）很简单，一横一竖。打赢了（能喝）才有资格站着（坐着）说话；打输了（不能喝），躺下了。

我不想躺下。不想躺下那就只好耍酷：看到人数不对时，我就滴酒不沾。时间久

了，我发现滴酒不沾也不是一个好主意。常识是，酒过三巡，喝酒的人大多会兴奋，这是无比幸福的一件事，要不喝酒还有什么意思呢。我呢，糟糕了，我的情绪慢慢地就跟不上趟了。我在众人欢腾的时刻上过卫生间，照过镜子。我在镜子的深处，一点也不兴奋，连基本的喜悦都没有。这么说吧，我只是处于常态。但酒席上，常态就是异态，它另类，类似于阴险。我的“死样子”连我自己都不愿意接受——“他怎么就生气了呢？”“究竟为了什么？”“和谁呢？”老实说，我也不知道。即使到了第二天，好心的朋友打来电话，

淡出

◎袁哲生

多年以前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段话，大意是说：我二十岁以前很在意别人的看法；二十岁以后便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四十岁之后，我才发现别人根本就没有看过我……这一段话，诙谐幽默之中，隐隐透出一股自嘲的省思和沉重的讽喻。人到中年，往往多了一份从容和自适，在这个时候回首来时的脚步，便能以超脱的心境，对过往云烟心平气和地审视一番，这也算是一种恬静吧！

（梁衍军摘自四川人民出版社《送行》一书）

我依然不知道。我只能这么说，其实我已经很配合了，该笑笑，该点头点头，该鼓掌鼓掌。可是，天地良心，不能因为我喝了八两矿泉水你就让我手舞足蹈，要知道，平白无故地亢奋两三个小时，太难了，体能跟不上啊。跑一场马拉松也不过两个多小时。

我对酒席的恐惧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地方，那就是说话。在酒席上，音量偏大，抢话，语言夸张，骂娘，这些我接受——和我的“现场直播”比较起来，不知道好到哪里去。可我不太能够忍受“单曲循环”——同样一段话，他能重复十几遍，几十遍。我曾经遇到一个“可喜”的读者，就在酒席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站起来背诵了我作品里的一个段落，然后，用慷慨赴死的劲头玩命地夸。我虚荣啊，哪里还绷得住，就笑。在我返回房间的时候，这位仁兄跟了上来，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要去我的房间“和毕老师说说话”。这个我必须答应，我还想听人家接着夸呢。虚荣必遭天谴，灾难就此降临。这位老兄一屁股坐在我的床边，接着背诵，接着夸。特别好。可我哪里能想到呢，他背诵的永远是同一个段落，说的赞词永远是同一番话。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结果可想而知，虚荣抛弃了我。我去了趟卫生间，给朋友发短信：“快来我房间，就说三缺一。”

（李金锋摘自《文化艺术报》2021年8月25日，陈岱青图）



无欲则勇

● 清风慕竹

曹操打败袁绍，夺取了富庶的冀州。有一天，曹操看着呈上来的冀州的人口、粮食等统计数据，喜不自禁，给大家算起了账。这么多的户数能征多少兵，这么多的粮食产量能抽多少粮草，有兵有粮又可以打仗了。众人纷纷表示祝贺。在一片颂扬声中，有一个人站了起来，当众给曹操泼了一盆冷水，他说：“武器，是一种凶器，万不得已才使用。我听说圣明的君王善于拯救时世，所以世道纷乱时就用仁义来治理，世道虚伪时就用质朴来克制；世道不同，事势变易，治国的手段就应有所不同。用高尚的品行来影响他人，用仁义的思想来感化他人，同时安抚他们，替

他们扫除危害，这样，百姓才会与你同生共死。难道仅凭征伐就可以征服人心吗？”

曹操听后深以为然，他定睛一看，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袁涣，便拜他为沛南部都尉。

曹操当众挨批却不生气，是因为袁涣是一个值得人另眼相看的人。当初吕布败亡，曹操接受吕布手下的人投降，连颍川大族陈群父子谒见时，都行跪拜大礼，以求关照，而袁涣只是一个长揖，便傲然而立。曹操又听说了袁涣的另一个故事，不由得有些肃然起敬。

袁涣原在袁术手下做事，在阜陵之战时成了吕布的阶下囚。吕布在徐州打败了刘备，还不解气，命令袁涣写信辱骂他一番，不料遭到袁涣的严词拒绝。怒火中烧的吕布拔出宝剑，架在袁涣的脖子上，威胁道：“如果你依照我的命令写信辱骂刘备，我就放你一条生路，否则你就死于我的刀剑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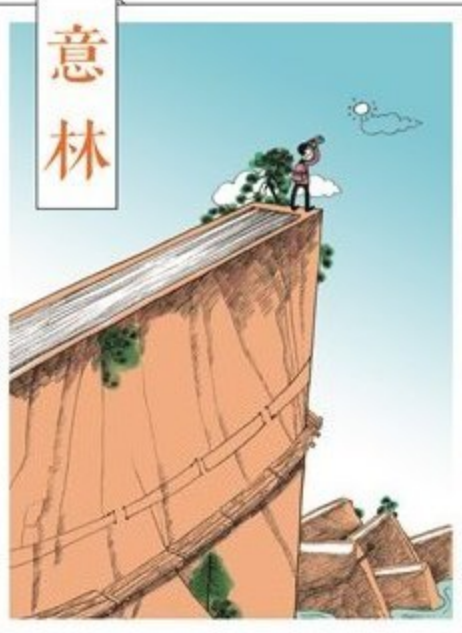
袁涣毫无惧色，平静地回答说：“我听说世上只有以德行使人感到羞愧，从未有谩骂而使人受辱的。假如刘备有君子风度，接到您的辱骂信后，会非常鄙视将军的行为；倘若他属小人之辈，也会像您那样，回敬一封辱骂您的信，那样招致耻辱的是我们而不是刘备。况且我以往曾侍奉刘备，他有恩于我，我不愿写信辱骂他。您让我写信骂他，就像我现在跟随将军，一旦离去，别人命我写信辱骂将军一样，很不妥当。还望将军三思。”吕布虽为一介武夫，但道理还是懂的，袁涣的一番高论让吕布撤回了手中的宝剑。

袁涣不肯辱骂刘备，原因非常简单，刘备任豫州刺史时曾举荐他为茂才（即秀才）。按照东汉时的传统，被州郡保荐的孝廉、秀才，即使其后任职朝廷，不管官当得多大，都是过去保荐他的州郡国长官的“故吏”。所以，袁涣对刘备是以师礼相待的。





意林



手段

●[印度]安东尼·德·梅勒

◎夏建清 译

弟子离开大师，重返家园，重操旧业。临行前，他询问大师自己要带些什么回去。

大师说：“谨记，并非火本身炽热，而是你感觉其热；并非眼睛看见，而是你看见；并非圆规画圆，而是工匠使然。”

（晓晓竹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

幸福的方法

●[瑞典]安吉拉·阿霍拉

◎邝慧玲 译

卢梭曾说，拥有物质财富不是幸福的全部，得到自身渴望的人或物才是幸福。

幸福的定义不是绝对的，人们应当把追求自身目标视作幸福。不论实际的经济水平如

何，每当自身的经济实力不足以支撑购物欲望时，人们就会觉得自己是拮据的；每当人们对自己拥有的事物感到满足时，人们就会觉得自己是富有的。

有两种让人们感觉自己富有的方法：一是给予钱财，二是缩小目标范围。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也许是仰望星空时能感受到最多震撼的人，是有闲情逸致观赏星空的人，是能够沉浸在当下的

人，又或者是可以自由规划工作时间的人。

（从容摘自人民邮电出版社《心理动机》一书）

答问皇上

●月如钩

东晋大臣顾悦之是画家顾恺之的父亲，他与简文帝司马昱同岁，可是头发早已白了。简文帝问他：“为什么你的头发比我先白呢？”顾悦之回答：“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

这个回答相当有水平。首先是雅，语言如诗赋；其次设喻精当，我为蒲柳，君是松柏；最后是不正面回应，迂回答复，很有意境。

这样的回答，抬高了对方面，也无损自己。因此，简文帝对这个回答很满意。✿

（田龙华摘自《民间故事选刊》2021年第14期）

有一次，曹操和袁涣的堂弟袁敏议论起这件事，曹操问道：“袁涣勇敢时是什么样，胆怯时又是什么样？”袁敏说：“袁涣给人的印象是平易近人，非常柔和。但是到关乎名节的时候，在危难关头，其勇气就连战国时的勇士孟贲和夏育都未必有。”曹公听罢很是敬佩。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攻下下邳城，高兴之余，下令给手下的将领们分金银财宝。将领们欢呼雀跃，争先恐后地带着大小车辆进城。这些人中，只有沛南部都尉袁涣与众不同，他也带着车来了，但并没有加入争抢的队伍，而是前往藏书阁。他指挥人一摞摞地往车上搬书，足足装了几百册。之后，又带着车到仓库，装满了粮食。

有人不解地问他：“你放着那么多值钱的东

西不要，为什么只拿些没用的书和粮食呢？”袁涣回答：“拿书是因为自己喜欢，口粮是行军打仗必不可少的物资，所以我只拿这两样。”

后来袁涣的官越做越大，得到的赏赐也越来越多，可他从来都是平静淡泊的模样，赏赐的财物根本没往家拿过，都是随手转送给了别人，自己更是不置产业，不攒家财。

那些看到领导就不由自主地弯腰鞠躬、露出谄媚微笑的人，实际上并不是敬畏领导本人，而是害怕得罪领导后失去官位和财富。袁涣的勇气来自没有私欲，难怪曹操说：“一个不把功名利禄放在心上的人，还会畏惧什么呢？”✿

（丁强摘自《天津日报》2021年8月23日，曾仪图）



未来几年，如果你想去月球，最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的办法是跟中国人一起去。但是即使你会讲中文，这份工作的竞争也非常激烈。让我们大胆假设一下，如果你没有得到这份工作，但你还是下定决心去呢？因为你非去不可，所以你偷偷地爬上了一艘宇宙飞船，并且因为太空服很贵（约1200万美元），你只穿了短裤和T恤。那么，我们觉得会出现如下一些情况。

数到5的时候——你不是真正的宇航员，当然听不到倒计时了，但是你大概能从外面的喇叭听到——主引擎会启动。在发射的时候，飞船会在接下来的8分钟里加速到每小时约40234千米，你将会承受4g的重力加速度，跟坐最激烈的过山车差不多，只不过时间要长很多。你能活下来，但是没有宇航员用的那种太空服和安全座椅，你会感到很不舒服，可能还会昏过去。太空服在飞船有破损的情况下也是有帮助的。因为你没穿，那么你能只能寄希望于飞船能够平稳航行了。

你也需要寄希望于参与太空计划的工作人员给飞船多加了一些燃料，因为加上你90公

斤的体重以后，飞船的运行轨道就不精准了，工程师将被迫使用制动火箭来调整运行轨道。

但是让我们假设一切顺利，而到你被其他人发现的时候，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带上你一起。那么在这趟为期3天的零重力旅程里，你会有什么感觉呢？你会觉得非常恶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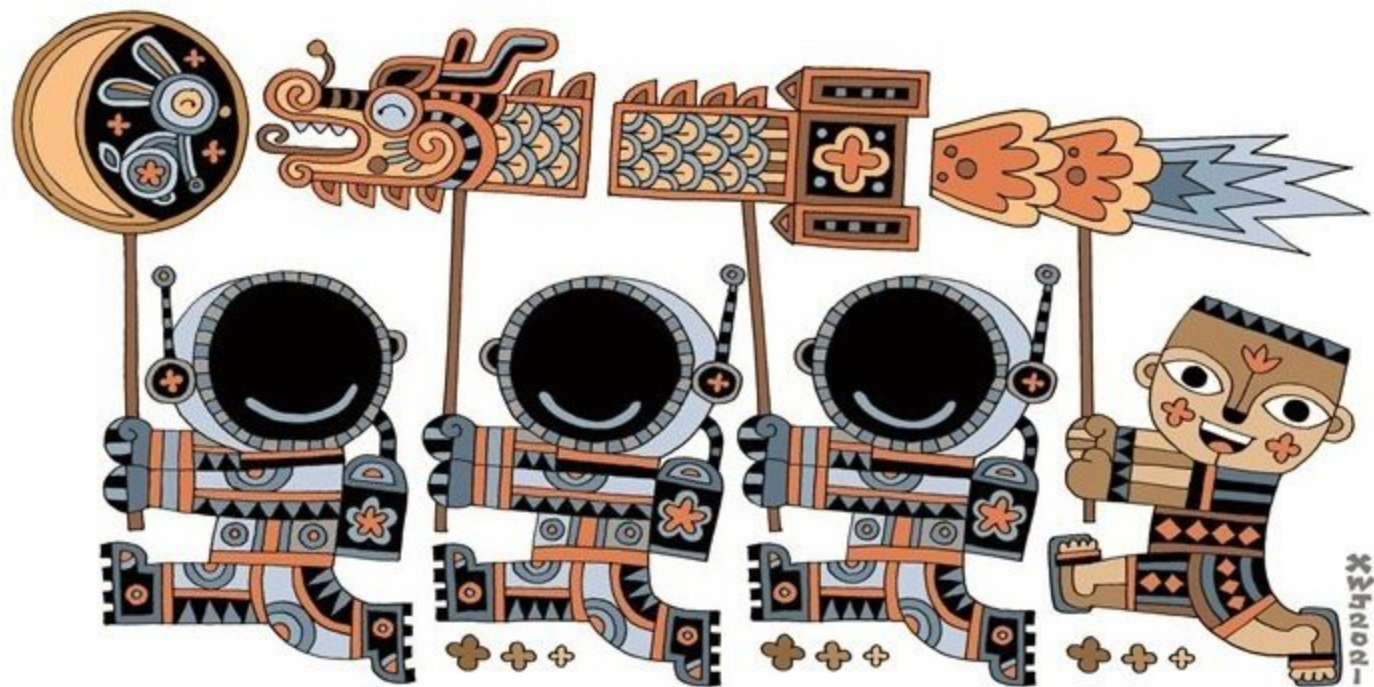
恶心是生物在零重力下初始反应的一部分。在太空里感到的恶心，是行动产生的恶心的加强版，是你的眼睛和内耳之间互不协调的结果。你的大脑将这种不协调理解为食物中毒，然后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呕吐。

你到底会感到多恶心，这取决于你的大脑和内耳之间联系的强弱。所有人的这种联系都是不完美的——如果你在水下旋转，你的内耳会无法分辨哪个方向是向上——但是你的这种联系越紧密，不协调的程度越大，你就会觉得越恶心。

目前的太空恶心“冠军”是美国犹他州的前州长杰克·加恩。1985年，他利用在参议员拨款委员会里的职务之便，给自己争取到一趟太空之旅。他在太空里感到的恶心是如此剧烈，达到了传奇的程度，以至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直接以他的名字来给太空恶心命名并分级：

你偷偷搭乘飞船登陆月球

●〔美〕科迪·卡西迪 保罗·多赫蒂 ◎王思明 译





加恩恶心指数从 0 到 1。

0 加恩时，你会觉得没事，而且你经历的典型的晕车恶心指数只有 1 加恩的 1/10。1 加恩则意味着你感到非常恶心，丧失了行动能力。

在拉风的汽车旅程里，一般来说呕吐并不致命，但是在太空里呕吐很危险。如果你正戴着头盔进行太空行走，你可能被自己的呕吐物淹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NASA 训练宇航员时，会让他们进入一个昵称为“呕吐彗星”的特殊训练飞行器，这个机器会载着他们进行夸张的抛物线轨迹飞行。每次往上爬之后，飞行器就开始自由落体，在之后的大约 90 秒里，飞行器里的每个人都会跟着自由落体——体验零重力。

你没受过这种训练，那么你的内耳就会经历一次剧烈的旋转，很快你就会感到 1 加恩的恶心——接近丧失行动能力的恶心。

好消息是，一旦你到达月球，月球的重力会治愈你的太空恶心。坏消息是，你仍然没有太空服。

月球，跟太空一样，是没有空气的真空，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的同伴宇航员在踏上月球时都穿着昂贵的、笨重的太空服。而当你穿着你那身更舒服的衣服踏上月球时，你会死掉。但不是马上就死！

我们怎么知道的呢？

1966 年，NASA 的技术人员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在一个真空舱里测试一件太空服时，一根有问题的软管让太空服开始减压。当时，技术人员在未受保护的条件下，在真空中待了 87 秒之久，之后真空舱才重新获得压力。在那 87 秒的大多数时间里——除了最初的 10 秒——他都丧失了意识。幸运的是，除了因为急剧的压力变化而产生的耳痛，他毫发无损。由此人们得到的教训是：在真空中，在没有保护的条件下，人类的身体可以坚持 1 分钟或者 2 分钟，但是有意识的状态只能够维持 10 秒。

在那短暂的有意识的状态里，你会经历什么？

这取决于你踏上的地面位于月球的哪个面。是阳光照射的那面，还是背面，这其中的

区别很大。地球自转需要 24 小时，而月球需要整整 1 个月，这意味着月球的一个面可以受到太阳照射的时间是 15 天，那面会升温至 127℃，而不受照射的那面会降温至零下 183℃。当你第一次打开舱门往外走时，这种温差会造成很不同的感受。你会有什么感觉？

如果是在不受太阳照射的那一面，温度是零下 183℃的话，你会感觉到冷，但是没有到冻僵的程度，因为真空里的零下 183℃跟地球上冷库里的零下 183℃，给人感觉是不一样的。没有任何大气，热传导会发生得很慢。如果你踏上的是不受太阳照射的那面，温度的变化给你带来的感觉差不多就像是裸体走进了一个凉爽的房间。然后，因为在真空中水的沸腾温度要比你的体温低，那么随着你的汗水瞬间被蒸发，你会打个冷战——这是最糟的感觉了。

如果你踏上的是月球朝阳的那面，温度在 127℃，真空又一次拯救了你，让你不至于被烤焦。但是月球的炙热表面散发出来的热量，会让你感觉比夏天待在死亡谷热那么一点点。

除了热那么一点点，朝阳的这面跟背面还是有几处其他的区别的。月球表面有 127℃，那么没有靴子的你，需要当心踏上去的区域。月球表面大多是细粉，没有那么密实。事实上，这些细粉很轻盈，所以不会烤焦你的脚，相反，你的脚会让月球降温。但是如果你踏上的是一块月球岩石（月球上到处都是这种岩石，它们的密度比脚的要大），那么你的脚就会被烤焦，发出滋滋的声响。

除了需要避开月球岩石，你还需要考虑到太阳——更确切地说，是 UV 射线带来的影响。

太阳放射出 X 射线、紫外线，而高能量的辐射分子会一直照射在我们身上。对居住在地球表面的人来说，幸运的是，地球的大气层和磁场会吸收掉大部分的辐射，而防晒霜和衣服会把其余的隔离。在这些层层防护之下，生命得以延续。然而对任何处在大气层之上的人来说，情况就会变得很不一样了。

在月球上的你，没有了大气层的保护，所以即使你小心翼翼地涂上一层日光防护系数为 50 的防晒霜，然后才踏上月球，你也会在几秒内受到足够的辐射，得到一层健康的小麦色皮肤。你



众神之王奥丁有六枚神奇的硬币，每一枚都仅有一个面。当硬币放在桌上，这仅有一面朝上时，它看起来就是一枚普通的硬币，如果你用手把这枚硬币翻过来，试图看看它的另一面，这枚硬币就会消失（它本来就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它没有另一面。这六枚硬币中的任何一枚，如果让人类得到，只要他能够保存十年而硬币不消失，那奥丁就会出现他的面前，收回自己的硬币，同时满足他一个愿望。几千年过去了，其中五枚硬币，据说还在奥丁手里，只有一枚流落到人间，就是此刻放在你眼前的这枚。

这个故事的讲述者，没有透露自己的姓名，他在赫尔辛基一家偏僻的酒吧快打烊的时候闯了进来，喝了一杯酒，然后说自己没有钱，但是可以送



奥丁的硬币

◎刘 按

给老板一枚硬币，同时附赠一个故事。这个神秘的客人留下硬币就走了，酒吧老板乌伊尔看着这枚放在吧台上的硬币，陷入了思索。

乌伊尔并不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但是他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他伸出手压在硬币

上，让手压着硬币在吧台上来回滑动，他感觉这枚硬币是如此真实，一点都不像神的物品。他把手从硬币上拿开，弯腰凑近看了一眼，硬币有点脏。乌伊尔认为刚才那个客人肯定是骗人的，当然也有一种可能——他说的是真的，只是这种可能性太小。最后，乌伊尔还是决定翻一下硬币，他轻轻地用手，把硬币翻了过来，然后奇迹发生了，那枚硬币就在乌伊尔的眼前消失了。乌伊尔非常震惊，他小心翼翼地用手摸了一下刚才硬币消失的地方，吧台十分光滑，那里什么都没有。乌伊尔心想，神有可能真的存在，但他转身洗杯子的时候，已经释然。他还是决定做一个相信自己的人。

（铭 程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为什么要把小说写得那么好》一书，连培伟图）

在 15 秒内吸收到的辐射，最终会造成让皮肤起疱的三级晒伤。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呼吸。如果你在踏出登月舱前深吸一口空气，并且不呼出去，那么你肺里的空气会在真空下立即扩张，撑破脆弱的肺泡。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在离开登月舱时，不要让你的肺里充满空气，然后屏住呼吸，你需要做的是张大嘴巴，让你肺里的空气冲出去。

你的血液里有足够的氧气，可以让你维持有意识的状态长达 10 秒到 15 秒。在那以后，你会昏过去，而 20 世纪 60 年代一项利用真空状态下的狗进行的研究显示，2 分钟以后，你就会脑死亡。

一旦你的心跳停止，情况就会变得更糟糕。在真空环境里，水的沸点比你的体温低，所以你的所有汗水都会蒸发（连同你的眼泪和口水一起，那场面真是令人不忍直视）。这些

都是你体外的液体，你体内的液体，也就是你的血液，会在几十秒内开始蒸发。

你会丧失意识，然后很快死掉——所以这其实更像一个太空需要处理的问题，而不是你的麻烦——但是随着你的血液开始蒸发并且变成气体，你的皮肤会扩张到无法拉伸的程度，你将变成一个人体气球。

最终，所有的气体会离开你的身体，你会泄气，但是你的皮肤在经历了扩张到收缩的过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皱纹。

月球上没有虫子和细菌，只有你的体内存在这些东西，但真空和急剧的温度变化会杀死它们，所以你的尸体不会腐烂和降解。

假设你的同伴宇航员不愿意把你的尸体拖回去，那么你就会以一个保存完好、浑身皱纹的干尸的状态，在月球上居住数千年。

（秋水长天摘自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假如你跳进一个黑洞里》一书，肖文津图）



朋友阿朱热爱旅行，近几年却似乎少了兴致。事前攻略准备得越充分，游玩就越顺畅。然而，到了旅行地，阿朱突然发现失去了最重要的体验——新鲜感。

不仅是旅行，信息时代，模仿成为新的生活状态。人也好，物也好，前面都有一面鲜红的旗帜，逗引着人们热切地追随。短视频层出不穷，网络上各种体验笔记，稍微有点创意的，大家马上就跟风。我们度过的时间都是别人的“二手时间”。

流行田园美学时，一到风和日丽的周末，朋友圈全是格子布、竹编提篮、莫兰迪色的气球，渲染出相同风格的郊外野餐。新开发的古镇都标配统一的牛轧糖、手工酸奶、东北大板、煎饼果子、糖葫芦、银器、背景音乐，南北千里时尚的潮汐一线牵。

张爱玲曾经感慨，生活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

信息时代，我们更容易把追随当成特立独行，在模仿中人云亦云。看电影之前先去查看网络评分；外出吃饭，先打开点评 App；旅行更不用说，要么跟着微信朋友圈的九宫格一拥而上，要么下载一份详细的攻略按图索骥。年轻父母痴迷育儿专家的科学理念，老年人跟着各种偏方去养生。海拔 8848 米的珠峰人潮汹涌，大家都在拥堵中获得征服的虚荣心和成就感。中产阶级的“广



二手时间

◎ 蒋曼

场舞”是跑过不同城市的马拉松，不用牙齿咬住奖牌，就觉得不是积极上进的人生。

微博和朋友圈成为人们卖力摇旗的舞台，名牌、潮流、热点是这条路上醒目的路牌。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今天的所有想法和所有语言全都来自别人，仿佛是昨天被人穿过的衣服。”潮流借助科技的力量，正在呼啸而来，它席卷过普通人的生命，把他们变成空无的海滩。我们以为的新鲜与奇特，不过是别人走过的风景，流利畅达中失去的恰是自己的探索 and 发现。这是信息时代流水线上的灌装生活，一笑一颦，都有着标准尺度。短视频的火爆使得人们的某些行为呈病毒式扩散，不论是话语、食物，还是行为、姿势。

有一年正月初一，路过云南楚雄。到饭馆吃饭，发现地板上全铺着松枝，散发出浓郁的树木香气，像走进森林。当地人的过年风俗与许多地方不一样：逢年过节，屋子里要铺新鲜松枝。一屋子的松枝香气，这是属于楚雄的翠绿、清香的新年，它不是火红色的新年。

幽居瓦尔登湖畔的梭罗在自然的山林、湖泊中获得宁静的喜悦，但他并不认为那段生活是值得效仿的。他恰好希望这世界上有尽可能多的与众不同的人，非常清醒地去追求自己的

生活方式，而不是模仿他的父母或者邻居。

做你想做的事，
走你想走的路。千人
一面，灵魂该是何等
无聊和疲倦。 🍀

(严格摘自《杂文月刊》2021年8月下)





妈妈以前常对我们兄弟俩说：“不要乱说话！”显然，妈妈的意思是叫我们不要说脏话。不过，进入职场后我发现，妈妈的话其实有着更深的含义。脏话并不仅仅局限于骂人的话语。在某些情况下，滔滔不绝也会让人生厌。

美国著名的领导力专家弗朗西斯·赫塞尔本曾提出这样的问题：“你听别人说过‘我想当谁谁的部下，简直想疯了’这样的话吗？”她的意思是说，“部下”这个词有低人一等之意，没有人会把低人一等作为自己的梦想。所以，提及直接下属时，为什么不能换一个更鼓舞人心的称谓呢？所幸，很多高管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改用“商业伙伴”来称呼他们的员工，这种词语让员工觉得自己受到了足够的尊

重。另外，我还特别受不了“我的员工在客户服务上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果”中“我的员工”这个说法。如果不是国王，也不是王后，那我劝你还是尽量不要用这种说法。虽然你有权在下属的工资条上签字，有权解雇下属，但下属并不是你的附属品。用这种贬低他人身份的称谓来称呼他们，员工肯定会心生不满，不

知不觉中就会把心里积的怨气撒到客户身上。

能说明语言在商界的重要性的例子还

有很多。以上两个例子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语言既能使人泄气，也能为人鼓劲儿。既有破坏性，也有安抚性。既能引发战争，也能带来和平。《我有一个梦想》一文虽不长，却为我们勾画了一片天地。语言文字既能在我们的大脑中

描绘出盛景，也能造成颓势。记忆最为深刻的话语，往往是那些最能撼动心灵的。

欠妥的语言就像病毒，会在不知不觉中侵蚀企业文化。如果贬损的、诋毁的或丧气的用语在企业流行，那么，不仅员工的热情会冷却，服务质量也会触底。如此一来，客户便会一个个地弃你而去。

20世纪80年代，我有一次在百慕大乘坐美国东方航空公司的航班时，听到一位空姐对另一位空姐说：“野兽们来啦！”她所说的“野兽”，指的就是乘客。1991年，东方航空公司便倒闭了。很显然，“野兽们”纷纷选择了别的航空公司。对此，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意外。对待客户时所使用的语言，往往蕴含着重大的意义。正因如此，很多企业才把客户尊称为“贵宾”。如果把那些使用产品和服务的人称为贵宾，那么，你的员工（或者说商业伙伴）也一定会给客户贵宾的

发掘语言的魅力

●〔美〕李·科克雷尔 ◎张凌云 译





读小学的语文课本，见到“什么”二字，不知是啥东西，蜀童感到困惑。日月星，牛马人，都具象，很好懂。唯有这个“什么”，已出象外，让人弄不明白。上中学读英语，学会拼音，忽悟得“什”和“么”的古音拼起来就是川话的“啥”，心头疙瘩才解开了。今老矣，又困惑：“这个‘啥’又是啥？”

原来“啥”就是蛇！

《说文解字》有“它”字，就是“蛇”字，音 shé，食遮切。“它”字篆文像毒蛇的三角形头部和直立的颈部。许慎特别说明：“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意思是说远古先民生活在丛莽间，蛇咬为患，所以相互问候：“没蛇吧？”迨至文明初启，斩劈蒿莱，上宇下栋，移居堂室，蛇患远离，问候话留下来，暗变成“没啥吧”，今人仍然这样问候。例如甲跌

●流沙河

什么是什



倒了，乙去扶起，问道：“你没啥吧？”甲摆手笑，答道：“没啥！”若是北方人，便答：“没什么！”蜀人以龙为老大，以蛇为老二，称之为梭老二。“什”和“么”的今音拼成“梭”声，仍然是蛇。冷兵器的梭镖即蛇矛，斯可证也！语音考古可补充田野考古之不足，未可忽视。

普天之下的蛇都发出“嘶嘶”声。“其名自呼”，所以叫蛇。蛇的英文是 snake。试急读之，这两种远距离的语言都带着“嘶嘶”声。可知“其名自呼”的命名法，不论欧亚，古人都懂。还有一件有趣的事，便是蜀人称大蛇为“梭棒”（本作“蛇蟒”二字），同英语的 serpent（大蛇）的读音几乎相同。倒转来便成了今人说的“蟒蛇”一词了。

（刘长兮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书鱼知小》一书）

礼遇。

无论是与客户交谈，还是谈论客户，言语中都应该表达出尊敬和关爱之情，把每位客户都当作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要注意，日常生活中用的一些措辞，还是尽量不要在客户面前用。譬如，“伙计，想吃点什么”这句话完全可以用在子女身上，在“超级碗”比赛时用来询问朋友，也无可厚非。但如果服务生在一家高级餐厅对客人说出这样的话，就有些欠妥了。“伙计”这个词太过随便，甚至还会让有些客人觉得这是在搞歧视。

我的妻子特别讨厌别人说“有个叫普丽西拉·科克雷尔的来找过你”。“有个”这个词让她不舒服，觉得就像在说“洗碗池里有一只蜘蛛”或者“阁楼上有一只老鼠”。而“普丽西拉·科克雷尔来找过您了”，这句话听上去就让人舒服多了。

那些激情四射而又信心满满的措辞，在客服中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绝对的”“一定的”“没问题”“当然了”——这些措辞都很

好，远比“可能吧”大气。

此外，我还有一些建议：“我怎样帮您呢”比“要我为您做点儿什么”好用；“让我带您去看看商品”比“在那儿”有用多了；“这是我的荣幸”比“没关系”或“不客气”听上去更真诚；不要说“这不归我管”，而要说“请允许我找位更专业的人士帮助您”。

能够提升客户信赖度的语言一定是积极的、文雅的、充满恭敬的。语言是具有魔力的。以至诚之心去发掘语言的魔力吧！

（清荷夕梦摘自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卖什么都是卖体验》一书，王 原图）

声 明

《读者》杂志于2021年第19期刊登作家陈春成《夜晚的潜水艇》一文，未得到作者允许，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删节，特此致歉。该文的完整版本，以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夜晚的潜水艇》一书为准。

读者杂志社



工坊里的“三重奏”

● 虢 雪

1

朋友老夏就职于一家黄金公司，因知我曾在博物馆工作，尤其喜欢传统文化中的金银玉器，于是发出邀请，让我近距离感受他和一帮同道所在公司的古法金器工坊，是如何通过传统的古法手工工艺将一块块金疙瘩打造成巧夺天工的金器的。

一进入加工车间，我便被各式金器包围，它们或精巧，或古朴，或被层层花丝缠绕，或因嵌了珠宝钻石而熠熠生辉。因设计纹样、制造工艺等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密切相关，虽都是黄金制品，但全然褪去了黄金那种绚烂耀眼的金属感，反而给我一种色泽温润、华而不炫、贵而不显的感觉。

“古法花丝镶嵌制金工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出自宫廷造办处，在京城传承近百年。我们从前辈匠人那里接过衣钵，几经周转从北京来到古城岳阳。这里不乏能工巧匠，做这行基本上

10年起步，二三十年的也不稀罕。有的更是家传的童子功，一出手连着几代人的手艺。”

进到一间花丝工作室。4名匠师正伏案合力制作金蝉。金蝉通体只有5厘米长，蝉身古朴无奇，双翼的花纹却极尽繁复。我禁不住凑近仔细观看。

一位刘姓师傅正专注于一只3厘米长、薄如纸片的蝉翼。他左手的食指轻轻固定住蝉翼，右手用镊子从料盒中选取长度约2毫米、细如毫发的金丝脉络，夹住后在特制的胶水袋上做个“蜻蜓点水”的动作，然后一根根地将这些脉络黏合。这期间，他整个身体几乎静止，躬着的背看不到呼吸的起伏，只剩右手和眼睛精准地配合着。

“我们几个性子比较像，又慢又轴。老刘做了5年蝉翼，我跟在旁边打磨蝉身也快5年了。”刘师傅身旁的小文师傅给我展示了他引以为傲的右手——因为常年使用锉具，他右手3根手指上的指纹已经被磨得看不清楚。

用小文的话说，他们4个人不喜热闹，也不爱凑热闹，习惯了坐冷板凳。

“有些人在许多件事里找快乐，我们是在一件事里找快乐。”

“找什么快乐，找麻烦还差不多！”这边刘师傅右手的动作慢慢停下，隐约听见他轻轻吁了一口气，然后用镊子将先前黏合的脉络一一拆掉。他抬起头，说：“老孙，帮我放首许巍的歌，刚中奖了，得缓一缓。”

一只蝉翼有300条脉络，做一双这样的蝉翼要4到6个小时。像刘师傅这样技法纯熟的匠师，每天也做不了几对。只要有一根脉络跟翼骨没有完整结合，就只能全部拆掉重做。

这种“中奖”的情况，很常见。

“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花丝工坊里，许巍舒缓却又透着坚毅的歌声回荡着，纾解了工匠的片刻沮丧。

据说这首歌是许巍献给玄奘大师的，蓝莲花象征着希望、自由、永恒、平静……看着这些追求极致技艺的匠人，我的神思一下子飞了出去，仿佛看见西行的路上，迎着玉门关外的

漫天黄沙、顶着高昌城的炎炎烈日、涉过孔雀河、翻越大雪山的三藏法师，为了追求心中的理想，上下求索的动人画面……

2

在精工工坊，大师傅老夏正在给身后的小徒弟们展示他的“锤揲”绝活。老夏长得斯斯文文，做这行已经15年了，是家传的手艺。制作龙凤牌和南瓜壶这两种经典器型，是他的拿手活儿。

他右手拿一把小锤，左手持一只粗坯金碗，有节奏地敲打着。“这活不难，不过是一锤一锤地敲。难的是心绪，要稳定平和。难的是时间。敲一百锤简单，敲一万锤就很难了，而敲一万锤还要有敲一百锤时的心绪，就难上加难。拿这只金碗来说，器型要做到圆、稳、匀、正，线条要足够流畅，手感要温润，一万锤敲下来，和第一次落锤的力度并没有什么不同。大巧不工，不着痕迹，这就是功夫。”

的确，把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用心做，做到精巧、极致，绝非易事。百次、千次、万次……重复同一件事、同一个动作、同一个想法，才能成就一个真正的工匠。一个真正的工匠要做的，无非就是过自己的关、渡自己的河、翻越自己心中的一座又一座大山。

用徒弟们的话说，老夏的手艺没得说，做人更是榜样，“镂胎”“锤揲”“篆刻”，这些重要的传统古法制金工艺，他从不吝惜教给年轻人。

老夏在做活时，都会放音乐。“起初不这样，传说一个大师傅在做如意的时候随意放了首经典古曲，谁知道竟意外获得创作的灵感，最后还拿了一个大奖。就从那儿起了头，一传十、十传百的，放曲听歌都快成我们公司——老铺黄金工匠们的传统了。”

老夏给我展示了能显示他“锤揲”和“篆刻”本事的南瓜壶，“在做器型的时候，加一点自己喜欢的旋律进来，这就是玄机所在”。他将自己最得意的一把壶命名为“晚风壶”。这把壶，壶身取南瓜的八瓣造型，腹小口圆。壶把做成随意弯扭的瓜蔓状，藤蔓装饰壶身，钮似瓜蒂，身为瓜形。既显工匠技艺，又有文

人意趣，真是一把好壶。

3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盛夏的古城岳阳，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还未见一角，扑面的热浪已先声夺人，如同把一个人直接丢进笼屉中蒸着、烤着。烈日下的一花一叶纷纷低着眉眼，就连远处的山峦，也因这撼城的水汽，变得影影绰绰。

“来了岳阳，岳阳楼是一定要去的。”从工厂出来，老夏再三提出陪我去趟岳阳楼。

登楼前，老夏邀我在碑亭处逗留，他说这儿的碑刻同他的“篆刻”技法是同源的。然后给我讲线条的粗细、欹正、呼应关系。最后总要落到篆刻的道理上来。

随口聊着工坊的见闻，老夏说：“刘师傅是个闷葫芦。你别说，他最拿手的还真是做葫芦，他做的‘福禄万代花丝葫芦’，比起金蝉，工艺复杂何止数倍，需要有手工编花丝图案的本事。据说，这家伙为了锻炼编花的手法，下了班回去就织毛衣。”

我们边走边聊，登到岳阳楼最高处。

此处终于可以躲开骄阳，临窗听涛，饱览洞庭美景了。

老夏说：“你猜《岳阳楼记》里，我最喜欢哪一句？”

“世人提到这篇文章，要么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要么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处世心境。”

“拿我们这群人来说，自打从北京来到洞庭湖畔，这其中的况味，真是‘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道理有时是不管用的，因为道理谁都能懂，有些东西要超越道理才有意义。知道这行里能出大师是一回事，坐得住几十年的冷板凳、吃十倍于常人的苦，最后成为大师，是另一回事。”老夏呢喃着，轻轻吐出一句，“微斯人，吾谁与归……”

我知道，这便是老夏的答案了。

“帘旌不动夕阳迟”“徙倚湖山欲暮时”，缓缓西沉的夕阳铺在湖面上，一半冷绿一半红。

傍晚的风掠过洞庭，起于青蘋之末，扶摇直上。





不止我一个人怀疑
你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神秘生物
你的左耳里有一把外太空的小提琴
能够在嘈杂的地铁里
演奏出一团安静的星云
你的视网膜上有奇怪的科技
总能在大街上发现一两张
穿过大气层陨落下来的小广告
甚至连你身上那些沉睡的脂肪
都美得极其可疑
它们是你藏在皮肤下的翅膀
我总担心有一天你会
挥动着缀满薯片的大翅膀

飞回外星
留下我孤独地破译
你写在一滴雨、一片雪里的宇宙日记
好在今天早上你在厨房做饭的时候
我偷偷地拉开了后脑勺的诗歌天线
截获了一段你那个星球的电波
一个很有爱的异次元声音
正向我们家阳台五米远处
一棵老槐树上的啄木鸟下达指令：
让她在他身边作终身卧底
千万不要试图把她唤醒 🍀
(奕 衍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中国新诗百年大典》一书)



终身卧底

●胡续冬



[俄]玛格丽塔·奇吉娜 油画

LY

期刊网
qikan.com.cn

集人文名刊之大成

1500万+

龙源期刊网注册用户



扫描二维码
直接打开网页



龙源

龙源数字传媒集团
Dragonsource Digital Media Group



名刊会

精致阅读,让文字照亮生活

“ 名刊荟萃 找到 你想要的 杂志”



plus.qikan.com.cn

新版名刊会IOS版本已在苹果市场上线

打开苹果市场搜索【名刊会】即可下载体验

PDF杂志购买微信: bfwz888888



龙源数字传媒集团
Dragonsource Digital Media Group